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737B

西風社編

西風社徵
選第一集

樊

籠

上海西風社發行

268082

樊籠目錄

西風徵文集序

編者(I)

第一輯 我的家庭問題

跳出家庭樊籠

若葦(三)

我的三妻四妾

恨人(一二)

第四個女兒

忘家(一八)

父母的出氣筒

梟獍(二三)

沒有孩子的悲哀

李思齊(三〇)

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林莎(三七)

家庭間的衝突

解秀(四五)

痛苦的淵藪

佩芷(五一)

無情的哥哥

張心(五四)

好賭的媽媽

霜秋(六一)

糊塗的父親

司徒英(六六)

悲慘的家庭

凌素華(七三)

忍心的父親

周業理(八一)

弱女的呻吟

廢名(八七)

媽媽的主張

夏朋(九七)

三個家

張萍(一〇五)

誰是家之罪人？

蘆濱(一〇八)

雜家

葉沛霖(一一八)

祖母再否？

貝素娥（一二八）

蠻橫的父親

馬 凶（一三八）

四代同堂

小 培（一四七）

無母之苦

孫 霞（一五一）

母親的痛苦

芽 子（一五六）

人生途上的駱駝

周少英（一六三）

第二輯 我的婚姻問題

一個無靈魂的人

縵 雲（一七三）

相反的兩極

藜 輝（一八七）

由隔膜到諒解

芳 訊（一九四）

如何是好？

李 薇（二〇一）

西風徵文集序

編者

在創辦西風月刊之初，我們對於西洋雜誌文體就抱着相當的熱望。我們相信在每個人的生活中，至少有一篇動人的好文章可以寫出來——如果他會寫而且願意寫的話。

西風發刊一年半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國一部份人士對於甚麼叫做西洋雜誌文一點，應該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就大胆地發起了一種國內刊物中少見的徵文，所定的題目是：（一）瘋人的故事，（二）私生子自述，（三）我的家庭問題，（四）我所見之低能兒，（五）我的懺悔等。我們所以提出這些題目，是因爲覺得這種材料比較切身，比較實在，比較容易寫得動人。我們所定的簡單條件是：『根據事實，隨意發揮，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三千。文筆不必怎樣美麗，

能夠實而不華，娓娓動人已足。」

徵文啓事刊出以後，文章便從各地源源而來了。有些是從來沒有寫過文章的人所寫的，這使我們感覺極度的興奮；因為我們所想做到的不僅是非文人要讀文章，而且是非文人要寫文章。

讀者對於所選刊的徵文，多數表示滿意與熱烈的歡迎，甚至有一部份讀者竟以為『徵文當選』是西風最精采的部份。徵文的『喧賓奪主』，老實說，是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

西風已經進入它的第五週年了。我們把兩三年來的徵文收集起來，竟有六十篇之多，於是就把它們分類編成兩本小冊子，算是獻給幾年來愛護西風的讀者的紀念。第一本叫樊籠，包括『我的家庭問題』與『我的婚姻問題』；第二本叫供狀，包括『我的懺悔』，『私生子自述』，『一個怪人』，『瘋人的故事』，『我』，『兒』，和『我的人生觀』六題。這些作品我們不敢說有甚麼文學

上或夢。大價值的，可是它們表示着人類心靈深處的痛苦，呼號，嘆息，徬徨，懷疑，矛盾，悲哀。這裏有着跟你我一樣渺小的人，把他們心坎中的話語，的血淚，毫無猶豫，毫不躊躇，也毫無慚惡地傾訴出來。

這是『樊籠』中的人類的『供狀』。

廿九年十月二日

第一輯 我的家庭問題

此
页
空
白

跳出家庭樊籠

· 若 葦

「家」，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似乎在字典中永遠是應該和溫暖，甜蜜，熱鬧，安定，舒適……等字並列的。……然而，在我，家只是一個藏着污穢和氣惱的冰窖。……當我逃出了那桎梏我的樊籠時，我彷彿第一次又吸到新鮮而自由的空氣，第一次又抬起頭來看見了這海闊天空的世界。

家，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看見這個字馬上會聯想到家人的問暖嘘寒，溫存體貼；想到過年過節；想到不必住旅館或寺院似的公共宿舍；想到某個屋角落裏一張慣用的搖椅，或飯後由家裏人手裏遞來的一杯熱茶。

——**離家**——
一個人離開了家，似乎是應該滿帶着辛酸和傷感的意味的吧。可是我離開了家，却好像是割棄了甚麼可憎的贅疣似的痛快。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自己的歷史。仿照日出中陳白露自我介紹的口吻：我是舊官僚家庭出身，受過大學教育，從小沒有了父親，一直在各大都市裏面輾轉流離，頗有點新思想，也常寫點文藝作品，博得女作家的虛名聲……

我現在的家庭並不是我自己的，我是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家庭裏。我結了婚，家裏有兩個孩子，孩子的爸爸，和孩子的祖母。

孩子的爸爸是農人家庭出身，生長於鄉村，大學畢業，從小沒有了父親，求學是自己奮鬥出來的。也常寫點文藝作品，有文學家之名。

因此，我們有兩個條件是巧合的：第一，都是孤兒；第二，都與文學有緣。換句話說，我們在感情上同病相憐；在理智上彼此志趣相投。由此看來，我們的結合應該不是盲目的，我們應該可以攜手在一條事業的路上走，我們應該是幸福的吧。

可是感情是會使人盲目的。它會像仲夏夜之夢裏的仙王一樣地惡作劇，使仙

后熱戀着一個驢頭人。

和其他愛侶沒有兩樣的，我勇敢地離開了我自己的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親，跟一位並不怎樣深知的男人跑到另一個大都市去。在那裏，便開始了我們的共同生活，並沒有任何儀式，我們都鄙視那種束縛人而毫無用處的東西。

第一年，我們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地過着青年人第二期的熱戀生活——靈與肉的一致。他憑了那張大學畢業證書，得了一個小小的位置，經濟狀況並不壞。我則埋頭於寫作。說實話，這一年的生活，過得相當好，我認爲這便是我所要追求的幸福。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已經發覺我和他在思想上，在生活態度上，是多麼的不同了。

我是一個頗富於浪漫情趣的人，我有許多的白晝夢。把我的夢想向我最親近的人談談，我認爲是一件最痛快的事。可是當我非常熱情地和他談話，我自己覺得月兒都在向我含笑，星兒也在狡猾地眨眼，微風頑皮地撫摸着我的臉頰的時

候，對面的人却絲毫不感到興趣，強忍着呵欠說：

『空想！你這全是空想啊！』

彷彿是一幅美麗的畫，突然被一隻醜惡的手扯破了，我感到痛惜；又彷彿硬吞下一顆鐵丸似的，我感到梗塞。這樣一次兩次，我祇好像一個孤獨的人似地，呆呆地獨自沉思默想了。

有一位朋友曾批評我倆的作品說，他的作品結構很嚴緊，思想很縝密，但嫌呆板，少一點才華。我的作品却正相反，感情如長江大河的奔放，雖然有時沖破了堤防，有時不免夾泥帶沙，然而祇令人覺得氣勢的雄厚，金沙般的閃爍着清光。總之，一個是寫實的，一個是浪漫的。在文藝思潮上，這兩種思潮常常衝突着，同時，這也判斷了我倆的思想和人生觀。

後來我加以分析，爲甚麼在熱戀的時候，一點也不會覺察這些呢？我想一是因爲感情使人盲目；二是沙氏的名言：『詩人，瘋人，情人，都是一類的。』不

論你是多麼實際的人，在戀愛的時候，多少總帶點浪漫的情緒。這掩飾了你的本性。

可是一等到共同生活之後，我們的思想與觀念便完全不同了。我認爲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究竟還簡單，假如人與動物的生活還應該有點區別的話，便在人還有精神上的生活及享受。但他却在生活的壓迫下兢兢業業的，壓得氣也透不出。

依照我們的經濟狀況說，每星期看一兩次電影該不算過分吧，可是他有時會說：『電影看了便完了，不如拿那些錢來上館子。』結果呢？館子也沒有上，因爲還不如在家裏吃省錢。

跟着孩子來了。我倆除了初做父母的喜悅之外，都擔憂着。我怕有孩子以後的麻煩，會奪去我不少的時間。我還年青，要做點自己的事情。他擔憂的是孩子出世後的經濟負擔。總之，他是越來越變得實際了。

這種實際的生活態度，等到他的母親來了以後，更是變本加厲。他母親是一

位五十年未離故土的鄉下老太太，因為家境貧寒，受了許多苦，於是連一根斷針頭也珍惜起來。這樣一個人，初到城市，看見城裏人過的生活，無怪是會像子夜裏的吳老太爺一樣，百不順眼，舌橋不下了。在這一點上，因為過去的環境相同，所以他們母子站在一條線上，我完全變成一個孤立的人了。

於是秉母調，家政一天一天的緊縮。一斤油規定吃一星期；兩毛錢一天的菜錢，無論有客無客；房子也恨不得只租一間；至於傭人呢？老太太情願自己倒馬桶。她那凡事實際的兒子終於也覺得有失禮統，看不過去。可是一星期換幾個傭人是常有的事，因為傭人都受不了這位老太太嚴肅的監視與干預。

早寡的人常是脾氣乖僻的。她早年吃了許多苦，便認為吃苦是人生第一要義，稍微享受一點便等於犯罪。這裏帶着一點報復性的虐待狂的意味：對別人的幸福嫉視着，連兒子和媳婦的和好也看不慣。

婆媳間永遠是敵視着的。我記得一件事：從前他洗澡時，總是叫我去幫忙

的，現在却有他的母親了。當我第一次看見他赤裸着身子站在另一個女人的面前時，我是怎樣的強抑着自己的惱怒啊！我真想一氣把那個女人趕出屋去，叫道：『你有甚麼權利在這兒！』這時候我完全忘了她是生養他的媽媽，我只把她看做另外一個女人，而他除了我以外，是不應該再在第二個女人面前赤裸着身的。我跑到屋外去，掩面低聲哭泣起來。我知道現在有個第三者把我們隔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氣惱是不能避免的。其間還夾雜着孩子的事情。我常常打罵了孩子，以後又抱着他哭。我恨他給我帶來更多的麻煩和氣惱，然而我又知道他是無辜的。孩子做了我的絆腳索，使我跳不出這個樊籠。

這時他變得愈拘謹，愈吝嗇了；我也變得愈消瘦，愈沉默了。這種環境磨滅了人生的性靈，強按着你的頭去注視那些平凡的日常瑣事。家裏終日難得聽見笑聲。家只是一個藏着污穢的氣惱的冰窖。

我們的熱戀時代早已過去，剩下的祇是夫與妻的關係，此外便甚麼都沒有。

我像一般女孩子一樣地夢想過婚後的幸福，也親身嘗到夢的幻滅的滋味了。

不，我要救出我自己。可是這時又來了第二個孩子。

我一點也不灰心意冷，靜待着機會。像一個囚人等待着越獄的機會一樣。後來機會終於到了。憑着自己的技能，找着一個小小的位置，我就毫不留戀地走出了。過去的四年——是一個女人最好的時期呀，可是我却把它完全消磨在痛苦和煩惱中了——還是忘了吧，那是一場惡夢！

我要自由飛翔。我要找回我自己。當我逃出了那桎梏我的樊籠時，我彷彿第一次吸到那新鮮而自由的空氣；第一次又抬起頭來看見這海闊天空的世界！

現在我是獨自在人海中漂浮着，忽而西，忽而東。當在病苦，工作疲倦，或失意的時候，我也會感到需要情感上的安慰，鼓勵，溫存和體貼。雖然有時受到孤獨和寂寞的侵襲，然而總不會半夜醒來，還愁着明天又沒有了米，或是一斤油只吃了三天；總不會正在構思一篇小說或劇本的緊張場面時，老媽子忽然抱了孩

子進來說是又尿潮了褲子，或是老太太跑來告訴你，說老媽子買的菠菜比她自己買的要貴兩銅板一斤；總不會在好容易把哭鬧着的孩子餵飽奶，哄睡了，自己也急於合眼的時候，枕邊一個涎臉的聲音說：『親愛的，別把背朝着我呀！』夠了，夠了！做主婦，做母親，做妻子，做兒媳。我只要做一個自由的簡單的人！

我還年輕，我要把自己的全付精力貢獻給社會，給國家，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情。

我的三妻四妾

恨人

我是生長在一個中等農村家庭的，父親有足夠生活的農田，故從小就讀書。我的婚姻是早年由父母代訂的，對方從未見面。光緒末年，廢科舉，興學校，我也由舊式的私塾轉到官立學校。經過學校洗禮以後，漸知婚姻應該自由；但那時舊禮教的束縛甚重，對於廢約不易啓齒，故默默未加反對。及至成婚，對方是一個不識字的小足少女，當然不能滿意。但不知是生理需求呢？還是性情相合？彼此感情甚好。大學畢業以後，在某鐵路任工程師職，攜眷同出組織小家庭。雖在社交上，在離別時，覺得有種種不便，倒也不能算是不幸福。

舊禮教是吃人的。我成了婚以後，必須生男育女，延續宗嗣；否則就是罪大惡極，犯了七出之條。我妻不幸，嫁我八年，並未生育。父母雖沒有逼我出妻，

但又在農村中爲我訂聘第二個妻，促我歸娶，這在當時法律上雖不負甚麼責任，但在家庭幸福上，在人道上，如何可以呢？經我極力反對，延擱半年，未加承認。終因婚約已成，我妻亦爲脫卸嗣續責任關係，勸我歸娶，乃於一年後，復作第二次新郎。

我的後妻略識文字，放足，但一切仍是舊腦筋；尤以秉性疎慢，處事不能井井有條，什物擱置後不能隨時找出，爲我所最不滿意。我於第二次成婚後，不聽父母囑咐，仍將前妻一併攜出同居。從此家庭間不能流露真情，各有一副假面目。雖敷衍二年，未聞勃谿之聲，但已幸福全無，精神時感痛苦。我自嘆爲時代的犧牲者。因家庭間缺乏樂趣，偶爾涉足花叢，別求刺激，得識我後來所納的第一妾。我妻見她爽直可愛，（或者別有用意）勸我娶她；我抱一誤何妨再誤主義，竟成事實，——是的，那時糊裏糊塗，我竟同時討了三個老婆。——入門未足三個月，前妻身體抑鬱，竟不支而歿。始悟多妻不僅喪失家庭幸福，且影響家

人生命，益恨從前反對重婚的不澈底。

路柳牆花究少涵養，前妻歿後，第一妾與後妻間，不能如後妻與前妻間的保守和平面目。（雖然和平面目是假的。）由爭管家務而要求分爨，要求衣食住以外的月費。我爲息事起見，一一照辦，並求澈底公平。伙食費，月費，女僕，彼此一律；添置衣飾，不問各人需要，必選同質同樣的，各置一件。因爲這樣，經濟上受了不少損失。但她仍事事爭先，因爲在三年內連舉二女，得到父母『有女必有男』的獎勵語，不肯以妾媵自居。親友酬酢有不便以兩個眷屬出面的，她必哭鬧不休。我的衣履反無人顧問，遇有破損，必須自己縫補，出門行裝更須自行整理。這樣過了六年，我僅有的二女，忽因食傷相繼夭折；她自覺沒趣，乃下堂求去。

一夫一妻本爲婚姻正軌，但必性情相合，方稱幸福。我的後妻隨我八年，亦未生育。自第一妾下堂後，忽自第九年起，連舉一男一女，在理不該再有二色。

奈她性情終嫌過於沉靜：噓寒問暖，公餘相對，固然沒有；就是離別數月，遠道歸家，她總安居樓上，從不下樓迎慰。有時置我的問話於不答，如發怒再問，始以『不記得』等淡語塞責，家庭組織雖入正軌，仍乏樂趣。

十九年的秋天，因為兼辦鐵路黨務，在天津認識一個江南少女。她是孤苦無依，流落津沽的。性情與我極合，故時加周濟。友人有勸我娶她的，我因家有糟糠，未為所動。過了數月，她竟自動向我提議，願居妾媵，我以已往經驗告訴她，勸她寧擇自食其力的配偶，勿作人妾。但擇偶非急切可就的，到了二十年的春天，竟以半需要半慈善的性質，成為我的第二妾。我為減少煩惱起見，起首即令別居；除費用婢僕衣飾悉照陳規外，並每星期輪值一次。雖經濟上負擔更重，但第二妾性情和順，妻妾間如親友的互相往來，不常見面，故迄今八年，仍能保守和平。我則無論輪居何處，因無第三者在旁，亦得盡情享樂。

或問這樣就可免除痛苦麼？那又不然。俗語說得好：『一隻碗不響，兩隻碗

叮嚀』。家庭骨肉間，究竟不能如親友間僅有酬酢。後妻見我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固然不願；但妾處缺少用具，雖有餘裕，不肯移贈。兒女例應管束，但我納妾後，不能管教兒女；否則就有『寵妾滅妻』的嫌疑。因輪值關係，逢節逢年，偶偏一方，彼方必怨憤數日；我則輪在何處，如彼處有事往理，雖風雨晦冥，必跋涉而回。此外，衣履雖由第二妾爲我管理，但梳洗用品必須備具兩副；否則換值時包紮而往，如小學生上學然。親友有事接洽，郵差投遞信件，每每與我相左。種種不便，痛苦仍多。兼之我的第二妾母性特重，對於小孩無一不愛，小孩對她亦無一不歡，但她自己却無生育。鑒於將來的空虛，益感眼前的寂寞，時行暗泣。這非力所能致的事，亦增我惆悵不少。

以上是我的罪惡史，也是我的訴苦語。因西風月刊的徵求，拿它胡亂寫出，奉勸讀者諸君切勿娶妾。不過娶妾亦有爲環境所逼，並非個個自願的。我以爲欲免娶妾，必須社會視離婚爲平常，不鄙棄離婚婦女。欲免離婚，必須婚姻絕對自

由，家人不以嗣續爲重。本人婚姻如得自由，前妻決不成婚；即使前妻過門，並無後妻束縛，則前妻歿時，我年僅三十，以年齡地位而論，尚可擇得滿意配偶，何致娶妾，演成這樣的局面呢？

第四個女兒

忘家

我將怎樣洗去我的冤枉呢？我實在是毫無辦法了！我的丈夫待我的態度日壞一日，他已經考慮再娶一個妻子來代替我的位置；我的婆婆已經不將我當作人看待，他們說我是女人中的最下賤者，並且他們有理由有證據來向我提出離婚的要求。

然而這一切都是冤枉的，一切的事實全是他們誤會了。並且我又不能將他們的錯誤告訴他們，我祇能忍氣吞聲的忍受了他們的侮辱，以及終日的謾罵和不時的鞭笞。這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處。

事情是這樣的，在我這次將臨盆前——我已經有了三個女兒了——丈夫對我說：假如我這次再養出一個女孩，那末他一定要納妾。因為他以爲我再不會生出

男孩子了。當然，我是日夜地希望我的肚子爭氣。養出一個男孩子來，我就可以獲得丈夫的愛惜和婆婆的笑臉。然而，事情並不如此地順利，且恰巧相反而使我失望，於是我這樣悲慘的生活也就因之而展開了。

臨盆那天，丈夫將我送入了××產科醫院，便照常地到他的工廠中去了，六小時後，我那不幸的孩子呱呱墮地。當看護小姐告知我養出的是個女孩時，我幾乎氣死，我渾身顫抖着，失望使我悲哀，那悲哀便是我以後生活的徵象。

我掙扎哀求看護小姐，能不能設法換給我一個男孩，以挽救我那將臨的不幸？那些年青的小姐們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在一小時後，由我出了十五元的代價，換得了一個男孩子。

事情並未被婆婆和丈夫發覺，他們似乎很愛那個『外路貨』的孩子，因此我也得沾餘澤。我那時雖然一方面略為感得一些『人』的暖氣，但另一方面我却時刻不能忘記我那親生的肉。我仍舊不感得快樂。反之，我良心上却劃上了一條深

深的創痕。爲了滿足他們的慾望，和換取我的利益，我竟拋去了我親生的女孩，我是如何地殘忍啊！但是誰知那種時光却成了我現在夢想中的樂境，先前做夢也未曾想到現在這樣的情狀呀！

不久，那孩子病了，丈夫雖然將他帶到病院中去醫治，但醫藥金却逼我將私蓄拿出去應付。直待用完我所有的私蓄時，那孩子却瞑目長逝了。醫生說那孩子有梅毒，孩子有梅毒一定是母親遺傳的，我當然不能逃出我丈夫的毒打和婆婆的咒罵——他們罵我沒有福氣招兒子，是無恥的寡婦，害人的娼妓。天哪！我不是有苦說不出麼？我不能將我的秘密宣佈明白呀！那樣非但對我無益，並且有害那些好心的看護小姐們。

非但如此，有一天一位看護偷偷地告訴我說：那和我換孩子的婦人到醫院裏去哭鬧，要索還原來的男孩。看護們嚇得不得了，那件事情是瞞着院方幹下的呀。後來還是再三勸慰那個婦人，並且塞了一些錢方才了事——當然，那些錢我

將設法歸還她們，我預備偷典去我的僅賸的手飾。但是丈夫知道了怎樣辦呢？我將怎樣再去接受他的拳頭和鞭子呢？

總之，這是不幸，也是我的錯誤形成了的罪惡。爲甚麼要欺騙我的婆婆和丈夫而換去了我的孩子呢？但究根追底，我又要怪我那不講理的婆婆和橫蠻的丈夫了。隔壁王家嫂子不也祇有三個女兒麼？何以他一家人都待她很好呢？本來女子和男子不是應當完全一樣的嗎？沒有男子固然不能傳種接代，繼續香烟，但是假如世界上沒有女子，男子怎樣生出來呢？我真不懂他們爲甚麼就爲了這不成理由的『理由』而苛責我？

婆婆罵我一天到晚沒有好面孔給她看，天啊！我怎會有笑臉呢？又有誰來理會我的笑臉呢？三個小孩的纏鬧，丈夫鐵也似的臉，婆婆的指桑罵槐……一切的一切都不容我有笑的機會呀！我將怎樣做好呢？我已墮入了深深的冰窖裏了！浮在我四週的全是些譏笑和刮得下霜來的臉，我沒有光明，更沒有快樂和幸福，我

已被逼着踏上那黑暗的毀滅之路了。

父母的出氣筒

梟 獍

一個家庭中若發生了問題，那末不會美滿當然是意料中事；在我短短的一生中，還從沒有脫離過家，這並不是說我的家是怎樣地值得依戀；實在，我是不配離開家啊！我有甚麼能力呢？像這樣的一副空虛的腦子，一雙軟弱的手！

從小我便被打怕了，因此，一看到父親，我便不敢聲響，在他跟前，以往我一直是一個木偶！母親，固然對於我不能說是不關心；但是，要加上一個慈母的稱號，那，確還差得很遠！整個幼年，我是做着他們兩人的出氣筒；雖然名義上我是他們兩人的孩子。

我有一個姊姊，但是，基於重男輕女的惡習，在暴烈的虐待下，她被送給異鄉的伯父了！

一個最年長的弟弟，很小便害天花去世，在我腦海中根本沒有他的影子；我還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一個哥哥在重慶經營着他自己的業務；另一個哥哥，則因養病而陷在淪陷區中了。至於兩個弟弟，我是絕不願理會他們的；這，並不是我太冷酷，實在，他們確是太頑劣了！比較年長的弟弟是誤進了學校學壞的；另一個呢？一點也不過分，是放縱壞的！這樣，雖然我父母雙全，兄弟俱有；然而，一天到晚我還是沒有一個同伴足以解除我的寂寞！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逐漸地由懦弱轉向剛強了，我有獨立的人格，我不承認我是任何人的附庸，在我心目中，除了人倫是不能廢除的以外，任何長輩我祇知一視同仁地對待。我的品行確實不能算壞，我有青年的熱情，亢爽的俠氣。我難得（或者可說從不）因失意而埋怨別人，路見不平，我喜歡多管閑事，當別人遇有困難時，即使我曾和他吵鬧過，我也願意去幫助他；但是，我壞就壞在過於急躁，雖則我從不欺凌別人；但，如果誰和我無理取鬧，不管在家庭中，在學校

中，甚至在親友的家中，我祇知以武力來答覆他；因此，如果誰因為自己是長輩，便想在晚輩跟前作威作福時，那，我便絕不客氣地攻擊他，我相信：所謂長輩者，不過是比較早出世幾年而已，除此以外，還有甚麼？

我不懂甚麼叫做『應當』對長輩對父母孝順？我不知道爲甚麼必要去孝順？父母扶養一個小孩長成，固然極爲辛苦；但，當這小孩自己做了父母時呢？他不是一樣地扶養孩子嗎？而況小孩的出生僅僅是爲的他父母解決他們生理的要求的自然結果啊！但是，人類是感情的動物，父母之希望有幾個孩子來解除他們的寂寞也是事實；所以，以我的主見：孝順不是人類應盡的義務；但，爲維持人類高尚的情愛起見，兒女固應愛戴先輩，父母；而先輩，父母也應同等地愛護兒女；換句話說：孝順是雙方面的。不過，實在說來，這種結論還是太偏狹，說得曠達些：『凡是動物，都應互相幫助，互相愛護。』（但是，這種結論對於自然律又是衝突的。）

我的家庭還存着封建思想的餘孽！我的父母還抱着『父欲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偏見；自然，在這種尊長即權威的黑暗環境之下，這種見解當然被認為大逆不道，於是新舊思想的衝突便使得一個家庭一變而為戰場！我曾在我素所懼怕的父親面前伸出了拳頭，反抗他無理的壓迫；我曾賭氣將所有的現錢一起丟在家中，大衣也不穿，冒着寒風獨自一口氣從市內步行到南翔；但是終於受不了飢餓的威脅，冬夜的冰寒，接受了好心者的勸告，被伴着回到家裏。

請不要懷疑我的倔強是專用以對付父母的。同樣地，我也曾因不受欺凌而踏進過握有領事裁判權者的法庭。我一貫的主見永遠認為欺凌與壓迫是最卑鄙的行為，就如和虛偽詐騙一樣。

在我寫這篇東西之前，我已整整三個月沒有和母親開口說話了！並不是我對她有如此地深仇大恨，實在，為保持面子起見，我沒有勇氣先向她開口！至於父親，沒有談話的必要，我們相互是絕對緘默的；兩個弟弟除了他們不無理瞎鬧之

外，我向來不願理會他們，但是，他們會有一天不瞎鬧嗎？

這樣的，我是墮入寂寞的深淵了！既沒有父母的愛護，又沒有友朋的鼓勵；更沒有愛人的安慰！當我讀到『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詩句，我感到實在太淒涼了！別人寂寞時有一個故鄉可以憶念，還有兩個慈親可以思慕，而我呢？除了我本身之外，伴着我的却祇有一個荒然的獨影，孤燈隻影，夜雨蕭窗，寂寞是多末地可怕啊！即使飄零荒島的魯濱遜，也還有貓狗作伴，何況我還是個祇活了十八年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我還沒有這樣好的涵養功夫來忍受這怕人的寂寞啊！

月亮在孤獨者的心目中，祇是悲悽的象徵，當我想起我已被這世界遺棄時，當我想起一天中我祇說過了三五句必要的話時，當我想起茫茫地心緒正無處可以依泊時，我再也忍噤不住，祇得悄然伏在映漾着明月流光的枕上悲泣了。沒有一個知心可以讓我聲訴我的淒涼，我不敢放聲痛哭，我不願被冷酷者知道我在流

淚；孤獨者無處可獲得安慰，孤獨者祇能藉淚水來渲洩心底的悲鬱，孤獨者內心的痛苦祇有孤獨者自己知道！

當我含着淚水向着靜夜的天空仰望時，明月的外廓已模糊不清了；隔着長天遙望着我的明月，幾時我才可撲進你仁慈溫柔的懷抱，獲得你至性的慰藉呢？

悲哀已將我的健康衰蝕下去了！淚水祇能渲洩我的苦悶，可不能防止我的苦悶，一個年青人是不應抱着那樣消極的態度的！終究我還有一個活潑的靈魂，創造力不是與生俱來，而是由學習獲得的，雖然我的腦中是這樣地空虛，雖然我的雙手是這樣地軟弱；但，爲甚麼我就不能鍛鍊充實我自己呢？我不願做一個半死不活的僵屍，我知道：我有突破這枯寂氛圍的要求！

親長慈心的愛護，我是不十分再希望的了；友朋，那沒有關係，和我相打一陣要好一陣的朋友，我是不會沒有的；那末，我是不是在設法獲得一個愛人呢？不，決不，至少現在是不，要在我現在這時候便追求愛人，那，簡直在破壞我未

來的幸福！

實在說一句，我見了女子就想逃走；在街路上，爲了避開女子，我已有五次險作了車輪下的冤魂了！這，真是種滑稽到極點的怪脾氣；雖然，我並不是真的害怕女子。

我有一個美麗的夢境，我相信在這夢境中：沒有國籍的限止；沒有思想的束縛；永遠自由；永遠平等，永遠充盈着人類至高無上的情愛；永遠遍播着活潑的生機，光明的因子；雖則或許這夢境不會實現，但，無論如何我得抱着諸葛武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精神幹他一下！我希望：我未來家庭的美滿，猶如我現時幻想的夢境。

沒有孩子的悲哀

李思齊

一個孩子在我們家庭裏是這樣的重要啊！

我的家庭生活，在物質方面，可算得相當滿足，因為每年家庭的消費和生產，都是收入比支出多。但是精神方面呢？却痛苦極了，每天都在吵鬧聲中，像這樣人口簡單，經濟寬裕的家庭裏，還會吵鬧不休，說來實在使人難信，但分析起來却又是必然的事實。總之上天有意和人為難，萬不會使人能有十全十美的環境的。

我生在一個小鎮上，這裏的交通有鐵路公路；風景除山川，河流，湖泊，池沼之外還有很多溫泉，我們在全縣雖不能算首富，但這鎮上卻沒有第二家。離開現在約十一年前，本縣的唯一偉人某師長回鄉來掃墓，同來的除了他夫人外，還

有一位小姐；過了不久，有一個消息傳出來說，師長夫人有意將她的令愛匹配與我。這消息傳入父親耳中，當初父親不信，認爲絕對沒有的事。後來說的人漸多了，父親也怕錯過機會，但又不敢冒昧的去問，最後終於大胆的請了一位體面的紳士，而且這人和師長常有來往，請他探聽師長有沒有這意思。結果不但父親想不到，恐怕連一切人們都想不到，師長竟允許了。父親高興得說出這兩句話來：『此後和師長家成親戚了，哈哈，而且還是親家。』這兩句話，時時都可以聽得見。父親的這樣開心，除了他夢中的事別人不知道外，這件事可算是最使他開心的了。他急擇了兩件傳家的飾品做聘禮，並且還花了全家一年以上的用費來做這件事。我呢？被他們弄得麻木了，所以根本就沒有反對的意思，婚姻就這樣決定了。

因爲我是獨生子，並且師長又要進省，所以訂婚後半年，就結婚了。那時我初中剛畢業，也可以說是最後的畢業，因爲此後我再沒有進第二個學校了。我的

運氣真好，每想起這件事來，我總要謝謝蒼天，這樣盲目的婚姻，危險萬分的婚姻，但她却不使我失望。姿色好像是小姐們特有的，智識和學問也和我差不多。興趣也很投合，對我很溫柔，能體貼入微；小姐的架子和脾氣都留在她家裏，所以一些家庭雜事，都是自己學着去做，私人生活也極簡樸。真是小姐隊裏的特殊人物，因此我倆的感情很好。

真是天無順人之境，我們生平最大憾事，就是沒有一個孩子。這事我們處之甚平淡，只是偶然的感覺不快而已，絕不會發生任何影響。但是在我們的父母，尤其是母親，這事就嚴重了，甚麼事情都沒有這事要緊。我們是很想要個孩子，來使他們安心的，所以我的妻甚麼方法都去試過。她會去省城就醫，中西醫只要稍有名的，都去試過，而且不僅一次。某次去給一個紅極一時的外國醫師診治，醫生說要剖腹改正子宮的位置。雖然是危險的，但有甚麼辦法呢？只好我忍着驚懼，她受着痛的去和死神開玩笑，幸好危險却沒有想像的那樣可怕。結果呢？白

費力，跟平時一樣，腹部還是平坦的。她設法了。迷信的明知靠不住，也只好去試試看，有回去求一位據說靈驗無比的觀音，去時冒着大雨，跑了十多里路，回來大病一場，幾乎將命斷送了，結果心雖誠，而腹部却仍是平坦的。

我的母親是個標準的多管閒事的老太婆。不論甚麼小事，都會使她終日喋喋不休，她——妻——總是不回答，隨母親叫罵，所罵的多是家庭瑣事，如傢具放得不好，甚麼地方不清潔，僕人們懶惰等……這些都是母親最好的藉口，很可以隨意發揮，一日以至數日可以不停嘴的。但妻，她從來沒有怨恨過，只當是日常生活裏必有的事情，如吃飯似的少不了的。這樣的生活不覺過了七年。近三年來，母親罵人的作風頓改，不僅只為些瑣碎事故，漸漸涉及不能生育這問題。妻呢？好像甚麼事情都可忍，唯有這問題，是使她痛心疾首的。有時母親提到這問題，她原有的溫柔，順從，忍耐，馬上脫離了她的軀殼，所剩的只有瘋狂，哀愁，和憤怒，她是預備抵抗的；而母親却視吵鬧為一件興味濃厚的娛樂品，隨時

都想用它來消遣的；母親以不能生育爲向她挑釁的工具，她態度也和從前不同，和從前的她判若兩人。工作也放棄了，雙方都捲在戰爭漩渦裏。每天都在研究作戰計劃，腦中所想的，我想一定是下回口角裏應對答的話，和譏諷的話。這家庭的幸福也給這種吵架驅走了。

她們的吵鬧開始，先是母親獨罵，始而她也就開始爲她自己辯護，母親常常說這句話，『好，現在是你們的天下，只有小的，沒有老的。』接着就是一來一往的對答，聲音高低不等，但高的佔多數，也就是所謂吵了，最後使出天賦本能來『哭』。她們的收場呢？我發見的有兩種，而且是常用的：一是有人來了，便戛然停止，或者給來人勸息；又一種是，大家都覺得沒趣了，她負氣走開，母親再罵幾句收尾的話就結束。但是有時因爲尾語太苛刻了，馬上又有惹起新戰事的可能，雙方重來決鬥。

最初幾天，她們吵着，我躲在房裏，終算相安無事。但不久禍事臨到我頭上

來了，母親給我加上了一個『縱妻逆母』的罪名，所以吵時連我也在內了。要想依從母親，孝道是有了，仁道上又過不去，而且也不能。師長家不動聲色，也就是爲這樣。我抵禦的法子，只有嚴守中立，裝聾做啞，老不開口。不然舌戰發生後，悄悄的溜出家去。這些都並非長期抵禦的辦法，我只好去離家四十分鐘火車路程的市裏，在那裏找一個小差使，過幾天安靜生活。但家裏總是常常捏造了些事實，千書萬信，或差人來催了回去，爲的還不過是她們吵罵的事。往往拖了一個疲倦的身體，想回家休息休息，但是一進門，就叫罵聲和哭聲混成一片，塞滿了耳朵；我只好默然退出，依舊折回市裏去。我真可憐弄得有家都不敢回了。遇着必要時，非回家不可的話，到了門口，先要停留着探聽一下，倘若風聲不對的話，就只好望門興嘆！

這類的事，照本地的習俗，通常是兒子，父親，母親等連爲一氣，自然佔了上風；媳婦只有孤立。所以慢說罵，就打也是極平淡的事，媳婦是永遠屈辱着

的，我母親的意思，也就是希望我有這样本領，可以征服妻子，但事實做不到，很多地方都是母親不對，就拋開我和她的立場說，也是這樣，並非我袒護她，因為我還是母親的兒子啊！總之說句公平話，自己的不是怎好去怪別人呢？但禮教的束縛，社會的輿論，我也不能幫助她，同時她也從沒有說過要我幫助。我只好守中立。永久的守中立。父親也是同樣沒有法子，也只好守中立，永久的守中立。我想要挽救這不幸的事，除了有一個孩子外，還有甚麼法子呢？只要有了孩子，這家庭糾紛就可以減少，或者根本消滅了也說不定。但是希望儘管熱烈的希望，迫切的希望，可是總沒有一點結果，真沒法了，唉！一個孩子，在我們家裏是這樣的重要啊！我們全家的幸福都在這未來的孩子身上，來吧！我們日夜希望着的孩子，快來吧！快帶幸福和平來給我們啊！

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林莎

每個夜晚，悄悄地溜出談笑的圈子，回到這寂靜的小屋，是一種『釋放』，一種『解脫』。固然，這屋子狹小，枯寂得像個鴿子籠，沒有陽光，沒有溫暖；可是我愛它。這才是我真正的『家』，我愛寂寞，我愛孤獨，因為沒有一個人愛我。

不！姐姐總算是愛我的，我永遠不會忘記方才在樓梯口，她追上我遞給我一個小匣子時的神情。我真想哭，真想在那溫柔美麗，充滿愛憐的眼睛上，印上一個感激的吻。家裏沒有一個人理會我的畢業，沒有一個人送我一一份禮物，只有姐姐想到我的快樂。她對我非常是很關心，很慷慨，這使我愛她又恨她。她聰明，好看，會說話，又能幹，比起她來，我簡直像一隻『醜小鴨』。她富裕得像一個

『公主』。我却甚麼都沒有，只能接受她的贈與。假如『穿姐姐的舊衣服』是天經地義的話，我似乎沒有感激她的必要，也沒有嫉妒她的理由。

是的，姐姐太好，我對她只有感激，不該嫉妒；今早若沒有姐姐，我一定又多一番磨難。今早，想起投考照片還未去照，聚餐費也沒繳。唉！又得向媽媽要錢，一步一挨地走到媽媽門口，掙扎了許久，始終沒有勇氣進去，十幾天前，一個可怕的經驗又在嚙着我的心靈：

那晚，我像每次一樣，吞吞吐吐地說明我的要求：

『媽媽，學校裏，募難民捐……我寫了……兩塊錢……明天……必須要交的……』

『踏進我的房門，除了要錢沒別的事。一天到晚這捐，那捐，我看都捐給你self了，少在我面前搗鬼……』

我蒼白的面頰突地燒熱起來，媽媽憑甚麼誣賴我撒謊？我忘了要錢的目的，

只爲這意外的冤屈冒火。我不知道我應該說甚麼，做甚麼。

『拿去，』一個充滿嫌惡，輕視的聲音驚醒了我。我下意識地伸手預備去接，媽媽猛地把兩張鈔票拋在地上。我呆住了，我被這想像不到的羞辱呆住了。我在媽媽的眼中還不如街頭的乞兒嗎？我也是一個人，爲甚麼可以被任何人任意羞辱？我不知道當時我怎麼會終於厚着臉拾起那錢，我不知道我怎能不暈倒在樓梯上，我只記得以後的幾天，我昏沉得像一個病人，又憤恨得像一隻受傷的猛獅。

夠了，夠了，這樣的經驗不能再溫習了，寫到這裏我的衣服已被冷汗浸透。生平最恨的一件事，就是向媽媽要錢，十七歲的女孩子怎能不向媽媽要錢？我從那晚起，我還未向她要過錢，姐姐是好人，總不時的接濟我，今早她塞給我一張五元的票子時，我真想抱住她哭一場。我疑心她那晚一定在隔壁房間裏聽見一切情形，也許她看見我從地上拾起那錢，一定看見了，我想起房門是開着的。

姐姐是懂得我的。懂得我的苦樂，懂得我的需要。我感激她，可是感激並不

是愛情。從前讀着冰心的作品時，總使我落淚。我希望我也能有一個慈愛的母親愛我無微不至，讓我也能夠以整個的心靈愛她。可是，人是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的，正如父母不能選擇自己的孩子，然而作父母的可以『虐待』，『偏寵』，作兒女的却永遠只有『服從』。奴性的國度，奴性的家庭。

我羨慕 Daisy，她母親待她多好，每次到她家玩，看見她家庭的快樂情形，真令我心痛。她母親也喜歡我，總留住我不放我走，我自然也願意多玩一會兒，可是回家晚了媽媽要罵的，說我整天在外面『野』，她不想假如她好好待我，我當然喜歡在家的。姐姐不是整天在家裏嘻嘻哈哈的嗎？

地球是兩面的，一面是光明，一面是黑暗，我的家庭也是如此，不知道的人誰不羨慕我的家庭舒適安樂？不錯，我也承認我家物質生活方面的舒適；爸爸是個精明能幹的人，在職務上態度極其認真，在家裏却嫌有點太嚴肅。我知道他不是不愛我，只是他的愛有如冬天的陽光，使我感不到溫暖，快樂。每一次我抬頭

見爸爸斑白的稀髮，我的眼睛便濕潤了。我想跑去吻他的前額，吻他的頭髮，讓我在他的懷裏盡情地哭泣。然而，當他的冷冷的目光注視我時，我的熱誠便凝凍了，只剩下畏懼，與尊敬。我不能從我的父母得到一點撫愛，更不能對他們表示我的愛情。爸爸待媽媽好，誰都看得出，因為這個，媽媽無論怎樣譏笑我，辱罵我，爸爸心裏不過意，表面也裝聾作啞。我不能了解媽媽的性格，她笑起來好看而動人，但是那同一張臉上也會有兇狠毒辣的表情，那小巧紅潤的嘴中也會吐出使人難堪的冷嘲熱罵。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我不能叫這樣一個女人作『媽媽』，我不知道姐姐怎麼想，媽媽簡直拿她當寶貝，這家庭，在姐姐是天堂，在我便是地獄。可不是嗎？爸爸晚飯時還大講其『天倫之樂』，今天他特別高興，話特別多，弟弟又會傻湊趣，滿屋裏動盪着姐姐銀鈴似的笑聲。我不想笑，爸爸忘記我了。忘記家中還有不快樂的孩子。

在這家庭中，我明白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累贅。我知道自己不漂亮，知道自

己沒有『天才』，但誰讓你把我生出來的？我不是自己要投胎的。從小，我沒有受到父母的注意和愛憐。我的糧食是冷眼，打罵，我不懂甚麼叫『母愛』，因為我的媽媽沒有愛過我，一分鐘也沒有，我不知道我有甚麼過失，更不懂一個母親怎能不愛她自己的孩子。也許她的愛祇夠用在爸爸，姐姐，弟弟三個人身上，我則是陽光照不到的角落。我只能每晚躲在這小屋中，在日記上和淚寫下一天天的悲哀。

明天我就『畢業』了，六年來最切盼的一個日子真真來臨時，却也不見得給人多大興奮，歡喜；相反的，『畢業』帶來了許多難題，煩惱，使我小小的心靈竟擔受不起了。爸爸本來不願意送我入大學，他說我沒甚麼出息，真怪，他從來不注意我的興趣，成就，怎能武斷的說我『沒出息』？即使我比不上姐姐，總比弟弟有出息，難道他不預備讓弟弟念大學嗎？況且姐姐明年要出國，爸爸有錢給她留學，却不肯讓我念大學。豈有此理。我已受夠了不平等的待遇，這樣的不平

等再忍受不下了。

我也懂姐姐並不想出國，不如說『鍍金』。姐姐真可惜，好好的一個人才給埋沒了，二十歲的人整天關在家裏，豈不苦死？『出國』不過延長兩三年的消費生活，回來還是不容易找事做。我覺得這社會太古怪了，辛辛苦苦把一批批人才培植出來，又擲在那裏不用他們，反而讓一羣只會『吹』『拍』『鑽』的人得意。我真怕我大學畢業後也是沒事做。姐姐是能幹的人，別人全原諒她沒有機會；若是我呢，又罵我『沒出息』了。

我想走，到內地去打開一條活路，省得在這美麗的地獄裏受活罪。不過爸爸準不答應我入『聯合大學』，十七歲的女孩子獨自往內地跑，這還了得？真想慫恿姐姐和我同去，她到內地準可以找到工作，可是姐姐捨得她的 Tony 嗎？姐姐和 Tony 太要好，爲了他還和爸爸吵翻了好幾次。爸爸嫌 Tony 掙錢太少，姐姐說她又不是『寄生蟲』。我看爸爸固執得不近人情，也許太愛姐姐，姐姐和 Tony

那樣好，他瞧着生氣。我佩服姐姐有勇氣和爸爸吵。我決定去學『看護』，雖然我的理化分數不高；分數是先生給的，真本領還在乎自己。

即使沒有一個人愛我，我至少還有我的國家可以愛。我的國家和我一樣都是『弱小民族』，受夠了不平等的待遇。Mabel 給我寫紀念冊時，說我在學校裏和誰都說得來，異常謙和，却又異常冷靜，冷靜得有點殘酷。是的，一個在自己的家庭中被擯棄於『愛』的圈子外的人，如何能不冷酷？我的字典裏找不到『愛情』，『自由』，『平等』。

可是，我是一個人，我愛原野的空氣，溫暖的陽光。總有一天，我會拋棄這陽光照不到的角落，把我的熱血，我純潔的愛，獻給更痛苦的人羣的。

家庭間的衝突

解 牙

我的家庭雖然不是『五代同堂』，也更不是『九世同居』；但人數之多，與問題之錯綜複雜，也夠『可觀』的了，其間的原因，不外由於我的父親娶過五個母親。

我的父親是滿清時的翰林，曾經做過御史，也做過河間府的府台；官位既然有個樣兒，娶妻當然『悉聽尊便』了。

父親十九歲娶大母親，大母親當年二十歲；幾年之間，大母親生了我們的大姊和大哥，以後便因病死了；這是我父親尙未做官時的事，父親二十九歲點翰林，三十一歲做河間府府台，其時有一個更有聲勢的汪府台，正爲他的二十八歲的閨女，選擇丈夫；結果是我的父親當了選，汪家母親身體極纖弱，到我家生了

我們的四姊以後，也因病死了。她出嫁時曾有兩個丫嬛陪嫁；自從汪家母親去世，這兩個丫嬛便一同做了我父親的側室，其中有一個姓劉的，便是十五姊，九哥，和我的母親，另一個姓趙的，便是我們九姊的母親。父親又娶了一個姓楊的母親，算做正室，楊家母親到我家後，生了我的八姊，八哥，和十八姊。趙家母親在我未出世前死去，我母親又於我六歲時死去。現存着的只有姓楊的母親了；以上的一些瑣事，都是這位楊姓母親告訴我的。

我將這事寫得這麼詳細，不爲無因；前面不是說過嗎？我的家庭間的大小衝突，便是由於父親娶過五個母親所致。俗語說得好：『一娘生九子，連娘十條心。』像我這樣的家庭，還有甚麼幸福可言！以下便是我家庭間的一些衝突：

我的父親雖然做過不小的官，但能廉潔自勵，加之我的三位叔父，都是『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人；所以父親雖然替家裏治了個小小的產業，但等諸父異爨以後，各人所得，已是甚少。同時我們兄弟年齡均小，大哥不幸早亡，父親

看到家業日頹，便將家裏的幾畝薄田，收歸自己耕種，於是我的八哥九哥，便做了『出作入息』的農夫；我便擔任了牧童的職務。自此以後，便由八哥管理家賬。

八哥爲人忠直，待我們異母兄弟極好，然而就因爲是他管賬的緣故，引起了一些大小的衝突，衝突的主角，要算我們的大嫂。大嫂因爲大哥去世，不會有男孩，兩女已先後出嫁。她常常住在省城娘家，由我家每年預備三十石穀子，作她的吃用。憑良心說，在長沙的生活程度之下，三十石穀子用一年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她却提出過幾次要求，要增加給她的穀石。無奈楊家母親這幾口子，總是不肯。她與她爭吵過無數次，鬧得一家烏烟瘴氣。楊家母親這一方面，覺得大嫂不應常住省城，尤其不應打牌。『打牌沒有不輸錢的』，這話也不無理由。然而大嫂又有她更大的理由了。她是一個細脚的寡婦，又沒有兒子，呆坐着過生活沒甚味兒，打打牌可以解悶。其實，打牌不但不足以解她的悶，反而使她增加了不

少苦楚。我就幾次看見她因爲打牌輸了錢而氣沖牛斗，胡言亂語。因此也曾傷過別人的感情。

楊家母親既然堅持不下，大嫂更感覺到勢力單薄，便常向九哥和我說：『年來八哥管賬，積有私錢。楊家母親，欺「孤」滅「寡」』。她這一個『孤』字，指的是我們弟兄倆。因爲這樣庶幾可以獲得我們的同情。但我們總是一聲不響。可是，我們雖然一聲不響，楊家母親有時還怪我們與大嫂打成一片。其實，我們心裏到底有個分寸：積私錢諒也不至於，因爲整個的家業只有這麼大，積來也不兇。大嫂想要增厚她的勢力，只得出此一舉。這一件事情，至今仍是懸案。在我未來上海以前，還常常聽到兩方的議論，『公說公有理，婆說理又長』。她們都把我這個已經死去了的丫頭的兒子，看得很『起』。覺得我是在讀書，將來多少有點出息。處在兩者中間的晚幼輩的我，真感到『左右做人難』。

其次要說我的同母的九哥了，因爲九哥正是複雜的家庭中被人欺負的典型人

物。九哥和我自從死去了母親，却也使楊家母親操了不少的心，撫養成人。然而她對自己的兒女和對我們倆，總有偏頗處。此中的原因，一面因為我們不是她的血肉，另一面便因為我們是丫孃的兒子，而她却是我父親的正式繼室。楊家母親待我還算好，因為我自小就能讀書，靠着學校的免費和戚友的幫助，對於學業總算『不絕如縷』，雖然其間因為充任牧童而就攔了一年多，就因為常不在家的緣故，我便能得到楊家母親好的看待。而我的九哥便是她的眼中釘了。九哥是個老實人，自從家裏種田以來，他便肩着死扛子，做在人前，吃在人後，一刻也不想休息，可是他不但不能夠得到一些兒的安慰，反而常常有人在楊家母親面前說他的壞話。楊家母親的第二個女兒十八姊，便是最恨九哥的人。當她一見九哥，便將臉拉得長長地，眼睛斜釘着九哥，不知他究竟為甚麼那樣地礙她的眼？

九哥曾經大病過一次，但久而久之也就恢復了健康，九姊因為這事，說過一句這樣的話：『瞎眼雞雛天照應，』九姊與我們同病相憐，所以不自覺地這樣說

了。這句話傳到楊家母親耳朵裏以後，引起了楊家母親不少的憎恨。至今還記在心裏。

數月前，九哥已經應徵往前線去了。最近不會得到他的消息，一個勤苦的勞動者，受盡了家庭間欺凌，居然找到了他的偉大的國家，做他的精神寄託之所了。而我還是因為學業，流浪在這『孤島』上，家庭之愛雖然早就沒有，國家之愛也暫時接觸不到。這在我只有慚愧和自勵了。

苦痛的淵藪

佩芷

在學校裏我是一個愛笑，愛玩，愛鬧的學生，旁人總以為我是個無憂無慮的人，又有誰瞭解我深切的悲哀，內心的苦痛呢？

我永不能忘掉那一個大風嗚嗚吹着的冬夜，那是我痛苦生涯的開端；從那時起，愁雲慘霧就籠罩了我的家庭。吃過晚飯，奶媽領着九歲的我，丫頭春蘭抱了六歲的妹妹，到外面客廳裏去，不許我們睡。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一種嚴重的表情，當時在我弱小心靈上，也有些恐怖了。我們靜默着等到了兩點鐘，纔回到上房去，原來是父親從蘇州回來了，並且帶了一個女人做姨太太。母親早知道，準着有一場大吵鬧，所以教我們避開的。這不過是一個序幕，從這時起，家中就沒有平靜過，爭吵相鬧，已是平常的事情。我的雙親從不曾想到這樣會對我

同妹妹有甚麼影響，在我們弱小的心靈上，種下了甚麼種子。每一個孩子都盼望過年過節，在我的家庭呢？沒有一次不是在爭吵相關中過去的。平時還可以馬虎一點，一到年節時，事情多，相吵相罵的機會更多了。於是我不但不懷着興高彩烈的精神去希望快樂的年節來臨，反而戰戰兢兢的恐怕着年節的到來，因為新年同佳節帶來的不是快樂同歡笑，而是風波和爭吵啊！

有時夜晚當我好夢正甜之際，被吵鬧的聲音驚醒；妹妹驚醒後急得哭了；我的眼淚不是由眼中流出的，滴滴的苦水是向心中流的，我聽見父母的吵聲，妹妹的哭聲和我的心碎的聲音！

六年後，我還沒有弟弟，姨太太仍沒有把弟弟帶來。於是我家庭的戰場上，又多了一個健將，二姨太太進了門。同時家庭的經濟狀況不及從前了，爭吵的事更多。家庭惡劣的空氣，壓得我透不出氣來。

無論在甚麼環境中，時光都是如飛的逝去。這樣又過了五年，父親因為職業

的關係，調到北方去，與他同去的，是二位姨太太。我們姊妹同母親仍舊未去。父親是到北方去了，同時帶走了他的一切，我們得不着他的信息，他已經將我們遺忘掉了。我們母女三人又度了三年的光陰。

妹妹前年結婚了。這兩年，我以吃粉筆灰來維持母親同我的麵包。我又負上了家庭的重擔。這時家庭給我的不是快樂，依然是深切的痛苦啊。十幾年來的生活磨老了我的母親，每一個回憶都給她以辛酸和苦痛，她向誰申訴呢？祇有我。所以每當我工作疲勞之後，回家看見的祇是母親衰老的面貌，耳朵所聽的也是些痛苦的申訴，我沒有適當的言語來向母親解勸，來安慰她。祇是感到心頭的重壓和深切的悲哀！

假使沒有學校，我不知我能否活到今天。家庭對我呢？不是快樂的泉源，僅僅是苦痛的淵藪啊！

無情的哥哥

張心

我的家庭，在別人看來一定以為是很幸福的；我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和兩個哥哥；還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和七個姪兒。這麼一個所謂『四代同堂』的家庭，誰不表示羨慕呢？

可是，正因為人口衆多的緣故，我的家庭就因貧窮而生出忙亂，更因為兩個哥哥的不能合作，使我生出無限的痛苦。

我父親在青年時代就因為苦讀而弄到身體不大健康，但他仍然耐着勞苦去做小學教員，用微薄的薪給來維持整個家庭的生活；甚至把僅有的房舍變賣了供給兩個哥哥進大學，而加多一筆房租的負擔，十幾年來我們一直過着流浪的生活，這其間父親的辛苦當然是夠受的，祖父和祖母也只好分別寄居在親戚的家裏，以

減輕父親的消費。

好容易兩個哥哥都畢業了，畢業後他們倆都幸運地得到了職業，大哥因爲成績優異，留在母校任助教，二哥也在故鄉謀得了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大哥月薪二百餘元，二哥月薪百餘元，本來這筆收入不算小，維持十一口之家，可以綽有餘裕的了，可是事實上並不然，大哥二哥在畢業後，都要馬上結婚。結婚的場面又要好看，結果是每人負了二千餘元的債務，他們將每月所入逐漸還債，於是，父親得不到兩位兒子的幫助，仍然執着小學教鞭過活，而祖父和祖母也仍然居住在親戚的家裏。

結婚以後，大哥帶着他的妻子遷到他任職的地方去了，二哥也帶着妻子另外租房子住下了，接着是兒女一年一個生下來，大哥一共生了三個，二哥四個：就是我的七個姪兒。

可是，人究竟是血肉之軀，父親以孱弱的身體，加上十幾年來的生活担子，

終於給壓得筋疲力盡了，他患了很重的神經衰弱病，不得不休息下來，這時家計照理該由兩位哥哥共同負擔，但是兩位都說債務未清，應酬大，家用繁，兒女病痛又多，沒有力量，結果是大哥答應每月幫助三十元。

說是沒有力量；可是我見哥哥嫂嫂和姪兒們的衣服都是時新的，他們有縫紉機，有收音機，有留聲機，還有僕人使喚，二哥並且常常從酒樓裏吃飽了下來，這些費用，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家用繁和應酬大罷。

回看到父親這方面，那真不可同日而語，那條舊棉被，舊得和污泥一色，護被的棉線斷了掉下來，好像零碎的蛛網；裏面的棉絮似乎想跑出來。那件舊棉襖，滿是破洞和油垢，然而都沒法更換一下。

父親每月拿着大哥給的三十塊錢，便維持着父親，母親，四個弟妹和我七個人的生活。雖然我讀的是師範學校，免收學費，書籍也可以從朋友那裏借來，得以省去一筆費用；但是那區區之數，包括着房租，食用，弟妹的教育費和其他鞋

襪，毛巾，理髮等等費用，實在是不夠開銷的。父親只好極力從食用上節省，每餐只買一角或半角錢的下飯物，雖然不到半盤飯便把下飯物吃光了，也只好算了。

家庭中的操作，如煮飯，洗衣，掃地，買東西等，也只是母親和我們幾個弟妹分担，整天忙亂着。

父親因為身體不健康，很容易動怒；母親本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舊式婦女，加上十幾年來的苦生活也造成了她鄙吝和粗魯的性格。因此，父親和母親常因小事發生爭吵，例如，母親要父親給錢買東西，父親拿不出，他們便爭吵起來，鬧個不休。

爲着一個銅板，母親會把弟妹體罰之後繼以責罵，使她或她哭個不休。

父親不過是五十六歲的年紀，他的病是很想醫治一下的，但是兩個哥哥都不肯拿出一些醫藥費來。在感情方面，也未見他們對父親有怎樣的掛慮，不過在暑

假和寒假的時候回來幾天，就是近在咫尺的二哥，幾個月也不來看父親一次。

講到我們幾個弟妹，在大哥，二哥看來簡直是他們的贅瘤。有一次二哥往廣州，母親曾叫他爲七妹買一雙鞋子回來，可是二哥回來時帶着的是嫂嫂和姪兒所用的東西，當我看見衣衫襤褸的弟妹和穿着入時的姪兒在一起的時候，顯在眼前的是兩個階級的對比，心中不禁起了憤憤不平之感。

弟妹們的疾病，在哥哥們是不關痛癢的，不但不來看看，就問也不問一句，可是姪兒感冒一下，就非常要緊，立刻要進醫院住幾天，那真相差得遠呢！

大哥和二哥間，感情也不好，大哥怨二哥不給錢養父親；二哥怨大哥不體諒他的收入，因此便鬧翻了。他們兄弟幾年也不相遇一次。同時，大嫂和二嫂也成爲死對頭。大嫂，二嫂都是『閨秀式』的婦女，誰也不肯吃虧的，她們受大哥，二哥的影響，對父親母親的感情，和對我們叔叔的關懷，和大哥，二哥是一樣的。不！而且對我們更有鄙視的樣子。

我們就這樣徬徨無主地生活着，這是機械式的，毫無感情成分的家庭，生活在裏面，誰也感不到融融天倫之樂，所看見的是自私的行爲，惱怒的面孔；所聽到的是如吼的詈罵，和小兒的悲啼，這些只有叫你感到痛苦，本來，以兩個哥哥的力量，儘可以把這個家庭改革一番的，可惜他們都有着很深的成見，而首先合不來，我也想打破他們的成見，可是當我一看見他們那晦氣的臉孔和嫂嫂們尖刻的眼睛時，心裏就覺得我的行動是白費了的。我想兩位哥哥都受過大學教育，這些道理他們都曉得的；但是他們見慣了公子哥兒們的生活，物質享用的慾望終於戰勝了他們的理性，加着個『閨秀式』的妻子，便決定他們的一切。且經久而愈根深蒂固，希望他們改變，那是很難的了。

但是我並不悲觀，暫時的痛苦我是能夠忍受的。我還年青，只要我肯努力，總有着我底光明的前途，我明年就要畢業了。畢業後，我決不讀哥哥們那麽樣的大學，我要到社會去，讀高爾基的我的大學學習，希望有一天能爲我這個毫無生

進，烏烟瘴氣的家庭打出一條新路來。我時時勉勵自己，向着這一個鵠的努力邁進。

好賭的媽媽

霜秋

我的媽媽現在已是五十多歲的老太太了。她精神不很好，時常要發肝胃氣和骨節痛，可是當親戚朋友們來了電話，要她去打牌時，她馬上很有精神似的換好衣服就走，即使有病痛時亦然。這一個電話，真比得仙丹的功効還好，因此常使我們姊弟數人驚奇得發呆。爲了媽媽的愛打牌，遂常使爸爸惱恨，而在兒女身上出氣。這一點委屈，我們雖不甘心忍受，但是亦無可奈何。

媽媽深受了舊禮教的遺毒，當我一出世，她就不喜歡我，爲的我已第三個女孩子——雖然我的大姊早就死了的！不論我做錯甚麼，即使芝麻大的事，她也要罵我，打我，甚至用鞭子抽。我被她打了，不准哭，並且要討饒，稍微嗚咽，她的手或鞭子馬上又落到我身上臉上；當我長大懂事了，我便覺得她好像不是我

的親媽媽似的。因為凶狠的晚娘，她的手段似乎亦不會比這再厲害呀。因此在我腦中深深的印下了一個惡印象，我喜歡看一切關於透露母愛的文章或電影，或者常常設計着一位理想的慈母。當我幻想着那位理想的慈母給我偉大的母愛時，我便滿意地笑了，可是當我回到這現實的環境裏，我不自主地流下淚來！因為我沒有受過偉大的母愛，雖然我的媽媽確乎是我的親媽媽！

媽媽的心腸再硬也沒有了，尤其是對我——因為我是她第三個女孩子。我病了，她非但不看我，不請醫生，反而拉開了她的大喉嚨罵我裝腔作勢，因此我雖病，亦得勉強下床去做我做不動的事。所以我自小時便瘦得皮包骨頭，臉兒終年是枯黃的！記得十二歲的時候，我不幸染上了癆病，人是瘦得太可怕了，臉上沒有肉，顴骨上發光，人家穿夾襖，我穿棉襖還嫌冷，那可怕的半聲咳日夜不停。尤其是晚上的發燒，我常覺到我死的陰影在心中籠罩着，可是親戚們或我自己對媽媽說我不舒服時，她便睜大了眼睛罵我裝病，貪吃懶做。我聽了她的話，雖覺

難受，亦未嘗不快樂，因為在我小小的受創的心靈中，早就存了個早死早好的惡念！不過終於給她發現我更吐血，於是也着慌起來，一面請醫生，一面幹那迷信的事，又是請道士，又是日夜點香，却把我垂死的命又給救過來。雖然病好了，我並不感激我媽媽，我們間的感情更壞，更冷淡，很少有親熱的話講。

因為我的功課成績較姊弟弟都好，她又非常妒忌我。當我拿了小學畢業文憑及名列第三的獎狀回家時，爸爸很快樂的問我預備投考那一家中學，可是媽媽却在旁說：『甚麼文憑，獎狀，還不是燒飯吃的柴火！』我雖難受，究竟把它趕快藏過了，免得取了無殃之災。我亦終於未得到媽媽的允許進學校。在家中我每天繡花，半年後居然成績可觀，於是媽媽便命我代人家用，所掙的我亦能分得少許，然而我並不喜歡那錢。我知道爸爸在社會上很有面子，他做了商會的常務委員兼會長。另外更擔任了幾個職務，又忙又神氣，清早起來，客人便來往不絕，門庭若市。他沒有一刻空閒，因此不能兼顧家中的事。以我的環境而論，我用不

着那點年紀便要掙錢，可是媽媽的主張，有甚麼辦法？過了一年，爸爸總算把我送進中學去讀書，可是我真在讀書嗎？天知道！放學回家要抱小妹妹，其餘的時間要爲媽媽做針線，若多讀了書，媽媽便會在一旁罵我把讀書做幌子，趁此不做事，在這種情形下，我的成績一天天退步了。

我漸漸長大，每天怨着自己命苦，同媽媽的感情亦一天天惡劣。我姊姊很舒服的在上海住讀，爸爸每星期去看她，我却孤寂地在家，似乎被家中遺忘了似的。媽媽每天出外打牌，我放學回家，不得不料理一切瑣碎的家事，否則，媽媽晚上回來見到家中稍有不適的地方，便不能見到她的笑容，尤其在輸了錢的時候。我十六歲時，又犯了俗語所說的乾血癆，雖然爲我請醫吃藥，媽媽却一天到晚罵我藥蒲包，討債鬼，可憐我一面吃藥，一面受閒話，藥也等於不吃。大概吃了一年，媽媽說好了，於是我卸下了藥蒲包的名銜，可是這病究竟好了沒有，我到今還有點莫名其妙，因爲我現在仍有症狀發生。然而我絕對不同媽媽講，我甯

死不願再吃藥，免得再搨上藥蒲包的名銜。

媽媽因為愛賭成性，和爸爸真不知吵了多少次，然而媽媽改變了沒有？沒有！她說：要叫她賭，除非她『伏了土』！這有甚麼辦法！她恨我讀書，她說那錢等於丟在水裏一樣，爸爸並未徵求她的同意把我送進大學。她當我每次回家，就借故罵我，爲了我的前途，我忍着淚，咬着牙不回一語。可是她又沒有能力，祇會在爸爸給我學費以後對我罵，却沒有勇氣開口向我要回去，她的舉動就是這樣矛盾。親戚們稱讚我書讀得多，字寫得好，她好像很開心似的，然而背後，她又嚕噓，說我只要錢，不要臉，我有時恨極，便回答她，說將來再掙回來。可是天！她聽見這話，嘻開了嘴冷笑着，說我若能掙錢回來，要等太陽西天出！憑甚麼我的媽媽要如此笑我，不信任她女兒的話？我氣得祇有伏在床上哭了！

糊塗的父親

司徒英

提起了家，我心中總似乎壓上了一塊重石塊一般，我恨它，可是我沒有勇氣，毅然決然地逃脫這隻牢籠，總好像是有一條無影無踪的鐵索很結實的絆住了我一樣。

本來我的家在外觀上看起來很好，每月的收入也不少，生活也過得很舒適。但是我們全家的人，在精神上永遠是痛苦的，彼此都像仇人一般的絲毫尋不到一點溫暖的情味出來。

我父親本是一個留學生，現在又是一個私立大學的校長，照理家庭應當是快樂融融，十足的『摩登化』。然而因為傳統的舊式家庭觀念，在我父親與我母親結婚兩年後，祖父又以一個無知的婢女作了我父親的二房，過去二十多年，我母

親受盡了許多無名晦氣，一直到現在還是有時爲了一點小事而引起大風波，同時女僕們的刁唆，也常常發生一些無味的糾葛。例如：有人請客，只請我母親而沒有請她，她就會藉故尋事發氣；一個女僕摔破一隻小茶杯也會引起不幸的爭執。而且她對待下人也極端的苛刻，好像是她要將自己從前所受的烏氣，今日發洩來報復似的。她買了一個小婢女，假使這可憐的小女孩做錯了事，她就命令她將一盃水頂在頭上，跪着，倘若不小心將水潑了，或是把盃跌破，她就用鞭子給她一番毒打，後來這可憐的女孩子竟被她逼得跳井，幸而給人發覺打撈了起來。我母親因爲念過書，受過舊禮教的洗禮，一切都忍得住，我同我的姊姊弟弟對這些事就吃不消，但是受了父親的壓制，有話也不敢說，一切也只能聽其自然。現在呢，父親還硬逼着我們兄弟姐妹向這個無知的女人叫『姨娘』，要我們尊敬她，說她是我們的上人，但是她却不能在言語上，行動上令我們對她生出肅然起敬之心，而要迫着我們對她表示好感，這事我們萬萬難以辦到，因爲我們年青，我們

相信自己所表現出來的事情，都是出於衷心的，我們決不能作口是心非的諂媚態度，來博取任何人的歡心。所以父親對我們也無形之中生出一層隔膜，他有時還說：『年青人越讀書越不聽話，越糊塗。』

她，因為要取好於我的父親，於是以一種罪惡的手段來抓住他，引誘我父親墮入一種毒品的嗜好中，弄得父親現在身體瘦弱，作事也沒有精神。我母親雖然極力反對父親這種錯誤的行爲，爲了當局者迷的緣故，父親對母親的勸告毫無所動，反而說她多事，對她加深了惡感。因此母親有時也表現着極端的消極，成天困在打牌的桌子上，我雖然不贊成她這種生活，可是我同情她，她內心的痛苦，她需要找一種刺激，她不願自己的神志太清醒而想到這些煩惱的事情。我有時也想同姐姐弟弟聯合向父親作一個坦白的勸告，仔細一想，這也是多費唇舌；其實父親對於烟毒的禍患，自己也很明白，用不着別人說，因為前年禁烟拒毒會還請過他廣播宣傳烟毒的禍害，可是他自己却不能將自己從危險中拔救出來。這又是

誰的罪惡呢？我不敢不費思索地說，就是我這位賢明的『姨娘』，因為每次父親有事到別處去時，他的這種不名譽而且殺身的嗜好總一定是預先戒掉的，等到一回家，一個多星期後，他又會回復以前的舊狀。這真是令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我有時甚至想用一種野蠻的手段，來鏟除我這個家庭的禍根。

二十多年前，我這位賢明的『姨娘』也養了一個兒子，現在已是個碩大的偉男子，在學校裏除了一股蠻力專會打架外，平日功課等第老是最後一個，可是父親偏說他聽話，有時甚至誇獎他聰明。在家裏，他的母親常常鼓勵他來和我們兄弟姐姐胡鬧，有時在餐桌上，父親不在的時候，他甚至摔碗碟，捏着大拳頭，以粗魯無理的話罵我們，我與姐姐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弟弟也是高中畢業，對這種事，我們唯有忍耐，有理也說不過，只有等父親回來了告訴他。但是在父親回來以後，早已有人先在他面前說了一大篇道理，等到我再有機會向他說話時，我的話還沒有說三句，父親的嚴厲申斥早來了，永遠的裝上一副怕人的面孔，用

拳頭在桌子上用力捶着：『別說了，我知道了，都不是好東西，尤其是你，你以爲你受過大學教育，其實不過學了一點膚淺的時髦毒，家中的人都不能和和氣氣，將來在社會作事還成嗎？……』我父親是大學校長，是留學生，對他自己的兒女是這樣地處置！

去年，我弟弟致上中央大學，父親却硬說弟弟年紀輕，世故淺，跑遠了只有學壞，不讓去，甚至到現在，弟弟有時一人上街去都不放心。天哪！十八九歲的人還將他當小孩子看，這是做父親的正當心思嗎？當時我極力反對父親這種姑息的態度，結果只是換來一頓呵責，還加我一個罪名——逆子。所以當我讀易卜生的社會棟樑與曹禺的雷雨時，我總彷彿覺得卡斯登伯爾利克斯與周樸園是我父親的縮影。做父親的不讓自己的兒女去找自己的出路，去多多與社會接觸，却硬關在家裏要他學好，我就不知道這所謂『好』從何處學來，但是在他的學校裏，他却會對別人的兒女訓話，說得條條是道。

對姐姐也是一樣，採用一種無理的管束，姐姐本來是個很有理智的女子，可是她的自由却被父親剝奪盡了，甚至她的同學邀她吃飯，開會，事先都須得到父親的同意才行，有時還要檢查她的信件。『閨怨』影片中那位老頭兒，自以為他管束他的女兒遇到極了，事實上他逼得她們神經失常，走上不正之道。

當我想到這些事時，我常常想獨自一個人偷偷地離開這個黯淡的家庭，好叫我見不到這些令人憤恨，令人傷痛的事跡，專心去尋求我的幸福，完成我的理想事業。然而一轉念到我那愁容終日的母親，我那毫無自由的姐姐，我那意志不能自主的弟弟，我的決心又粉碎了，像泡影一般地幻滅了。我不願在他們愁上加愁，我知道這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還有別人，他們正是度着與我一樣的命運。有時候，我奮起，想盡我的力量，將我的家庭澈底改革一番，但是一想到我那專制的父親，那一副令我害怕的面孔，我的勇氣，我的決心，好像一陣風一般，無聲無嗅地消失了。我終日在這種矛盾心理狀態下彷徨，雖然我有舒適的物質生活，可

是一個人，在精神上得不到安慰，比飢寒之苦是有過之無不及的。不了解我的人，還羨慕我有一個好的環境，可是我却未曾在家裏呼吸過一點快樂自由的空氣，每到寒暑假家中來信催我回家去時，我總像是一個犯人將被送進監獄般的恐懼。當有人唱起『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的時候，我老是感覺着一陣冰涼透過我的脊樑，一直侵入我心的深處，令我一切的雄心與理想都沉下那深無底的死淵裏去了，我只覺到前面是一片愁慘與失望。

悲慘的家庭

凌素華

時代的巨輪向前飛躍，人們的思想蟬蛻出舊殼，朝着新時代的大道邁進，於是舊社會的意識形態換了新面目，舊日建築的婚姻營壘遭受了狂風凌厲的掃蕩，其始發生動搖，繼之呈崩潰的現象，最後必給時代的洪流沖刷得影跡全無。在這混亂，變動，艱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慘痛，悲恨，悲怨種種現象，血和淚交織成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知有多少。其中以女方的遭受尤為慘痛。

十餘年來，我家裏翻騰着的陰風惡雨，現在是霧消雲散風平浪靜的時候了，十年悲恨慘痛的回憶，往事只像一縷縷的輕烟在眼前飄過，心田勾不起甚麼波浪，有的僅是微風來時，海面起了鱗鱗的碎波而已。

瑰麗喬皇，苑柳依依的樓房，多麼夠人艷羨！但這家庭在過去曾經過無限的

風波，才得到今日的平靜。

我的父親是個聰明能幹的人，他一生也以此自負。在少年時家境很貧困，靠了他的才力，苦學，奮鬥才把家興起來，成就了今日的狀況。過去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動過些時，曾做過幾任縣長，也曾當過局長，法院推事，秘書。晚年脫離了政治生涯，執行律師職務，一直到現在。

因了少年時的窮困，故把青春的時間全部消磨在苦學的過程中，『羅曼斯』的事兒一點沒有嘗試過，故當由學校跑出社會，踏上政治舞台後，少年新貴，免不了自作多情，風流浪漫的事兒從此發軔了。公餘之暇，時作北里之遊，不久，娶了一位勾欄中的『安琪兒』，密謀金屋藏嬌；把居住鄉間，生長在舊禮教家庭，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母親，置於腦後。從此『祇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的悲劇序幕揭開了，悽惋動人的故事就此源源演出。

說起了我父親討的那位『青樓神女』，還有一段來歷，他跟她和平空裏打得

火熱的時候，是當他在C城任事期間；後來榮膺R縣縣長，走馬上任，不知是那位『安琪兒』自己想出來的計劃，以求早日脫離青樓生活，還是受鴿母的唆使，預先悄悄地走上他那日赴R縣上任的船，我父親全不知覺，船到了中途，她出現了，自作癡情，抵死相纏，要求我父親救她，如此願不達，惟有跳海自殺。我父親爲名譽計，不允其請，願給她幾百塊錢，打發她回去，她啼啼哭哭，聲聲說要跳海，爲避免這醜事洩露出去，我父親迫不得已，暫時應允了她，就把她帶上任去，後來完任，又把她帶回C城來。

這件事給我母親知道了，日夜以眼淚洗面，這時我們幾個孩子，還在鄉間學塾裏唸書，我母親就以帶我們出C城唸書爲名，直奔C城，逕撲香巢。以人地生疏，情形不熟，因此我母親初時不敢作怎樣的舉動，和我們姑且住下，以觀其後，一方面也是爲着息事甯人着想。誰知這位『青樓神女』，生就劣根性，暗懷鬼胎，加以我們的光臨，分裂了她『繾綣嬌恣』，『養尊處優』的生活，於是立

心排斥。爲先發制人計，於是手段橫來逆施，毒辣非常，這不止我母親感受絕大的痛苦，同時我們幾個孩子也有唇亡齒寒的悲哀。那『安琪兒』更施展狐媚惑主，掩袖工讒的手段；色令智迷，我父親這時竟成了個糊塗蟲，一面也想博所愛的歡心，於是對這個由鄉下出來的『黃臉婆』，加以種種難堪的虐待，處處吹毛求疵，甚至食飯時，因筷子太滑，把菜多夾了幾下，也成爲莫大的罪惡，父親就拍桌大發雷霆，把她罵得淚如泉湧，憤不欲生。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雖然這樣，但我母親猶持息事甯人的主張，和顧全孩子們的學業起見，對這種難受的虐待，亦祇得逆來順受，暗自飲泣而已。他方面是希望他有一日悟發天良，回心轉意，以便得重拾墜歡。不意時間一日一日的過去，而痛苦一日一日的加深。一次，我母親受了極大的委曲之後，憤與恨迸，竟於是夜更深人靜的時候，蓄意自縊，以了此悲憤的餘生，行將氣絕的時候，給我父親發覺救回。她在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界線下生活着，覺悟忍受不是法兒，於是心一橫，就決意跟那『安

琪兒』拼個你死我活。到C城來已經有三四年的時間，所交得的朋友不少，因此從他們裏得了不少的幫助，見識也漸漸增廣起來，可以應付事情了；我們這羣孩子也漸漸變大，可以做母親的生力軍了；母親的勢力就這樣雄厚起來，於是放棄了守的戰略，從此改用硬打硬，牙還牙的政策，漸進而迎頭痛擊，終至於長驅直入，果然大奏奇效，給了『安琪兒』以重創，畢竟她招架不住，乃有分爨的事情發生。

記得分居後不到一年，父親不知爲了甚麼緣故，想搬回來我們樓下居住——房子是自己的，事前未徵求我母親同意，當傢私器物攜來的時候，她糾合我們這些孩子，把所有的東西搗毀一空，卒之使他把搬來的念頭打消。

後來那個『安琪兒』，無所事事，終日又麻將，被人擺下詭計，因此輸了五百多塊錢；這給我父親一個醒悟，幾乎把她攆走了。過後不久，故態復萌，又中了詭計，這次輸的錢比前次的多出一倍來——一千塊錢，這回我父親可不饒她

了，知這樣的人，留之終爲後患，於是下大決心把她趕走。

事隔十年，去年因戰事從北方學校回到這C城來，一日，因事路過某地，遇着了這位曾跟我們有過一度關係的『青樓神女』；現在她淪落了，在一店門前設攤做買賣，憔悴蒼老，已非昔日。但我仍認得她，我長大了，她不復辨認得我了，我跟她對談，她全不知覺，人事的浮沉是難預料的呀！

那位神女趕走之後，我母親以爲雨過天青，可望破鏡重圓，從此融融洽洽地再過唱隨的生活了。不知道也是屬於空想，她和父親間積下的惡感太深，他又是個頂硬骨頭的人，故母親雖百般獻媚奉承，也挽不回我父親的絲毫好感。

不久，我父親又遇着一個新寡文君，年華少艾的少婦，她是個聰明伶俐，頗識翰墨，曉得大禮的人。非正式結褵之後，父親異常鍾愛她。曾搬來和我們同居過一個短時間。我母親在跟她相見之下，有我見猶憐之勢，不久，又行分居。一年後，她突然跟一位大學生私奔去了，這也是老夫少妻所難免的結果，我父親恚

恨之餘，呈請警署追緝——新親屬法未頒佈之前，卒之鴻飛冥冥，弋獲無望，不知她現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好印象，我不時尤想念着她。

這私奔的事，在母親固求之不得，但父親則心灰意懶，終日悒悒，不樂者有半年多。誰知禍不單行，非同小可的不祥事件晴天霹靂地光臨了！

當我父親四十五歲的那年，經他慘淡經營，變成資本雄厚的一盤大商業，平地一聲雷，石破天驚地宣佈破產了。破產的原因是各支店的經理虧空，和我父親主持的總店的司庫作弊，損失合計三百餘萬元，還要吃官司。這一個重大打擊他幾乎抵擋不住，思慮愁苦，白髮由是滿頭，家庭經濟因此也受到極大的影響，這算是家道中落的時期。

自家道中落以後，我父親尋求外遇的念頭，並未因此稍止。不久，又跟一位芳華已邁的寡婦姘居，直至她找着了正當的歸宿，再作馮婦去了為止。

父親到現在已是年屆知命的人了，但尋春作樂的念頭尤躍躍未泯，跟母親還

是一樣貌合神離。母親給鬱積着的悲憤，悲恨的情緒所激動，對他的行爲時發連篇怨言，結果當他更殘漏盡歸來的時候，常常有吵鬧聲驚破黑夜的沉寂，這種怨偶不和諧的現象，除非大家退出了人生的筵席各自歸去，是沒法彌補的。

我父親本來是個古道照人，性行筠淑的人，現在竟變成了孤冷怪癖，暴躁易怒，吹毛求疵的一種性格，這未始不是給怨偶的苦楚磨折成的一種變態心理罷！母親由廿九歲起就一直做有夫的寡婦到現在——行年四十六了，她一生是悲恨的連續，是時代的一個犧牲者。普天之下，像她這樣犧牲在舊式婚姻制度的，當不在少數。我們現在這班孩子性格行爲上，有些不和諧的發展，無疑是受『怨偶』家庭氣氛的影響。人生的幸福，是建築在美滿快樂的婚姻生活上面，未結婚的男女青年！對終身伴侶的抉擇，該給與怎樣的注意啊！

忍心的父親

周業理

父親是不相信算命的，但是母親把我的八字拿去批過，說是很壞。到底怎樣的壞，只怕算命先生也未曾切實的說過。不過我這二十三年的惡運，倒是被他猜中了。

我生下來的時候我的父親剛進大學，那是我母親告訴我的。至於那時候家裏怎樣省出錢來供給他，是我祖父說的。我自己只記得好像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父親，直至他從美國回來；才第一次看見他！因為我能夠記憶的時候，我的父親已不在家了，那是他在城裏做了兩年工，積了船費，不告訴我的祖父，自己跑去的。我那時候才五歲。後來我在父親的寢室裏，看見那三角的氈旗上繡着“Cornell 1928”，我算一算才知道他在美國七年。我十三歲的時候，他到家後，我就

跟他來城裏讀書；本來與母親在一起的，現在和父親在一起了。但是，父親不像母親那樣；我有時想：若是他們隨便指一個人叫我去跟他做兒子，也不會比我現在跟我父親這樣不自然罷。

我們住的地方是公司辦公室的一角，離學校不遠。父親說總工程師很喜歡我們住在那裏，因為設計室中還有幾具重要的儀器，當然，我們也不必出房租電水等費。我跟父親在一起以後，就學燒飯了，用煤氣燒兩個人吃的飯，也容易，菜是石燒的，他是公司看門的。

父親是個勤儉的人，這是我所敬佩的。他很少出門，晚上我讀書時候他只看些工程的雜誌，很早就去睡了。有時候他帶我出去走走，有時候——多半是星期六晚上——他就和我談些工程的常識，和一個人應該怎樣奮鬥。他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工作，若是他覺得這工作不滿意，他就應該奮鬥求上進，一直到他自足為止。他說，工作與求學在會刻苦的人並不衝突。他教我刻苦的地方很多。他雖然

一個月有二百元的薪金，——那是有一次他病了我替他領才知道的——他不給我一文零錢。他說：『隨便你要甚麼東西，只要是你應該有的，你回來告訴我，我就替你買。』這話我覺得非常有理，我也不十分需要零錢。只是有時同學一起出去吃點心，我不敢去，還有在街上要坐一段公共汽車沒有零錢，有一點不便當。

我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的母親從鄉下搬來，住在舅父家裏，離我們住的地方也不遠。到底是祖父的意思叫她來，或是因為她和祖母有口舌，我也無從得知；她自己只說是來『看看父親』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她到辦公室裏看過父親。並且她顯然也不是爲避氣來舅父家，因為她以後並不回去，一直就在那裏。她也常常提起祖父祖母，和家裏田園的事，又顯然不是祖父祖母不高興她。她只說來看看父親。

從此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恢復過來了。我常常到舅父家去，母親照樣愛我，給我零錢用，也常常燒扁豆朮米粥給我吃。我一方面得到父親的教導，一方面有

母親撫慰，我這時很高興。但是我不知道爲甚麼別人可以同時和母親與父親在一起，我只能夠一時和一個在一起，並且父親從來不提母親，母親也從來不問到父親，使我在他們面前也不敢說起他們從來不談的題目。我愛母親，我敬父親，但是他們兩個不相過問，也不因爲有我在他們的中間便互相接近。

念過初中，父親說我要學他一樣去讀工程，就送我到南門一個理工中學去。這在我有兩層不便，一則我多要了母親的零錢做車費（父親說走去好了），二則我只能每星期回家一次——我意思是回辦公室——來看父親，和到舅父家去看母親。那裏軍訓很嚴，生活很苦，父親說這樣才好，母親看見我穿着制服只說難看。那裏功課也忙得很，我勉強讀了一學期，夏天就回來，仍舊和父親在一起。就在這夏天裏，那最大的苦痛降臨了。我雖然也歡喜它已經來到，但是我既找不出這是誰的罪過，使我走到現在的地步，我就無端把這責任歸到那苦痛上，雖然我也無法報復。

那最可紀念的一個傍晚，我到母親那裏去的時候，牛梅嶺後面伸出千百道紅霞來，映得我的白衫也發紅。到了舅父的家，太陽已經下去了，那些紅霞也都轉了灰色。這天母親的樣子有點兩樣，在她美麗的臉上現出莊嚴的神氣來，我心想，是上學期分數不很高的緣故罷。說了幾句話以後，她叫我坐在她旁邊，說：『艾兒，我想你也大了，應該知道這些，』說到這裏，她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兩手拉住我的左腕，兩眼直望我，面上仍然是嚴肅的表情。『你父親——』這是她第一次對我提起父親——『是個忍心的人。那時候你祖父要他娶我，他說要讀書，不能成室。直到他中學最後一年的時候，你祖父不給他去城裏讀書，他才答應了，那時你外婆是怎樣歡喜的啊！』說到這裏，她喉中好像給甚麼塞着了。吞了一口唾，她又說下去：『但是你父親對你祖父說，他只能盡做兒子的本份，替你祖父生個孫兒，以後，他要去念書。那時你祖父只當他只是說着罷了，我就到了你家裏。你父親是個忍心的人啊！到我帶了你以後，他就去念大學了，一直不

回家。』（按：『帶』，主話，意思是懷孕。）這時候她吞下去的東西好像又上來了，並且到她的眼睛中去。她把眼一瞬，早滴下兩點淚珠來。『到了你十三歲時，』她接着說，『你父親從番國回來，我只想或者他會看見了你轉意過來，那知當你的祖父問他的時候，他說，「爺，兒子沒有別的意思，大嫂有甚麼不歡喜我，叫她自己回家去。要是不回去，就當聽我話，在這裏看顧爺娘。」』她用盡力氣說完，轉過臉去，抽一隻手拿出手巾來。我只是呆着，窗外透進來趕牛的聲音，和幾隻烏鴉的噪聲。一會兒，我站起來說：『媽，我回去。』母親轉過臉來說：『不要在你父親面前說。』我只答一聲是，出門去了。

此後我覺得母親比從前更愛我，我也比從前多來她那裏幾次。不過我心裏只覺得難過，有時好像要對母親說很多話，但是到了她跟前又沒有一句話說。

弱女的呻吟

廢名

我們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祖母，姑姑，父親，母親，三個女孩子，三個男孩子！看來我們該是個美滿的家庭，父親是留美的博士，母親非常美麗，畢業於滬上市立女中！而祖父又留給我們一百萬以上的遺產！即使父親毫無收入，也足夠我們舒適的生活，無愁無慮的度日了！

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的家人各具一副特殊的性格，各人都驕傲任性！所以祖父長逝後，婆媳不睦，姑嫂失歡的悲劇從此開始，終至鬧成現在淒涼不可收拾的局面！

祖父去世時，我僅六歲，父親與母親年紀都還輕，但已有了四個小孩，姊姊，我，妹妹與四弟！我生得最像母親，最爲母親所喜歡；但祖母惡我肖羊，說

是有壞家運；視我如仇！因此自開始來到人間，我就是一直在強烈的愛與恨二種不調和的感情中生長着的！

祖父一生創業就是建立紗廠，他死後，由父親繼承事業；但父親接任廠長後，揮霍的驚人，親友都爲之咋舌！祖父的好友都來勸告祖母，不如早日將紗廠出售，可得巨額進款，否則，父親終日不理廠務，整夜在外狂歡，一任屬下私吞舞弊，長此以往，結果將不堪設想；但祖母的脾氣拗執，又喜獨裁，一味偏袒父親，既不採納外人的忠言，又不顧姑姑與母親的着急；反苛執的行起封建社會中的禮節陋規來！

姑姑與母親在嚴厲的威振下吞聲飲泣的過了二年，第三年，較父親稍長，錯了嫁期的姑姑，不堪永遠的囚禁，以自己財產創建了一所小學，寄托她無窮的偉大的希望！

就在這年，父親的廠倒了！父親即日起程往日本避債，留下一堆茫無頭緒的

債務待理，所以此後二年中是紛亂的清債期間。母親日夜忙碌着應付賠款的訴訟，爭着產權的執管；我們小孩就終日隨着傭人的輿緻給予衣食！花園與臥房離得那末遠，納涼嬉笑的傭人永遠不會聽得見四弟睡醒後的哭喊；四弟就在一個衆星黯淡的晚上，不堪人間的冷淡，悄悄的死了！

四弟死後，祖母哀長孫之折，母親痛長子夭亡，家中似乎稍形相安。翌年，父親也自日本歸來了，一絲陽光照入我家！唉，不要忘記，我們一家人都有一副特殊的性格！四弟的死不過是暫時給這不安的家一個刺激罷了，它的功效很快的就消失了！

天！我決意要說：人類的本性是相互間的殘殺，在這殘殺間無所謂朋友，更無所謂家人！祖母對於母親愈來愈苛求，對於纖弱無能的我，更是竭盡欺凌之能事，我出痘的藥杯中她放進肉鬆，安放在我臥室的鞋襪，常常會有人看見她拿去拋掉！她是患了夢遊症呢還是患了神經病？沒有，她實在很強健，明明白白清清

楚楚着。她恨我肖羊，她更恨我和母親長得像！

我漸漸長大了，進了市立高小，但上帝已安置下更悲慘的命運在等我！母親因出外散心，迅速的養成了一種奢侈的狂遊疾。十年來祖母的苛嚴和父親的冷淡，一日間使母親的感情從壓抑轉到奔放，從憂鬱轉到激揚；她賭跑狗，她賭賽馬，她打牌，她上館子請客，她整夜盛裝在外！

母親的美麗聰明自然在社交場合造成了一個非常優越的地位，但也就永遠奠定了她孩子前途的黯淡！

這時，父親想入政界，上了北平，母親更能自由在地日夜遊耍了！

父親在外交界中幹了一陣，又在清華教了一年書，放蕩不羈的脾氣終究耐不住受人傭用的氣息，更受不了教書匠的辛苦生涯；辭了職便在青島買下房屋住下了，自然他常常去跳舞，常常請客，也常常有些女朋友去找他，生活因此很是悠悠自樂！

我由小學畢業而入初中，父親一直住在青島，母親一直就是肆意遊蕩。整個星期我都見不着母親，我早上起來，母親正在甜睡，等我放學回來，又祇能在母親房中想想母親罷了！

母親不再是溫柔可愛的母親，母親已經給撒旦抓去了靈魂！她不顧孩子的寂寞，孩子的傷心！

我怎樣來描摹我的生活呢？——除了在校的一些時候。我實在是過的修道士的生活！當傭人們都帶着小弟弟小妹妹去訪他們的朋友時，五開間三層樓的一幢屋子裏常常祇遺下我孤鬼似的一個人！每次我都想越過通道去看看草地對面屋子裏的姊姊，每次祇走到迴廊的門口，我又會悄悄的折了回來，我怕祖母給我的難堪會勝於這將出鬼的屋子！

陪我的傭人知道母親不知，常常藉口托故的溜出去玩，我嚇極了，總是用哭聲使屋子裏稍微熱鬧一點；一直到我發現爬上琴椅去按琴比哭有趣爲止！我對琴

發生了絕大興趣，一天盡按着琴！但是傭人們對我很是生氣，他們怕我弄壞了琴鍵，他們希望最好我整日都發呆，整日都瞌睡！

有一天晚上，母親不知爲何早歸，她驚奇的發現我彈的琴並不比她彈得壞，她下令允許我任意彈琴；但她並不因此爲我聘一位琴師。

母親僅能集中注意於她自己，這已成習慣了，孩子靈敏與否，引不起她長久的推敲，對於我這一次琴彈得不壞，她雖很高興，但也祇像一陣風一樣，吹過就忘了！我曾幾次請求母親送我去學琴，但母親的回答祇是要我用功讀書。實在，母親根本不知道我用功與否，不過她總說要用功。後來，因爲一部份屋子出租了，我到反獲得了一個學習提琴的機會！這是第二次破產以後的事情。

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在外久了，自然而然的會思家，父親在我初中畢業的夏季翩然歸來了！

父親歸來，家裏的空氣變得很多！

這與其說是由於父親歸來的影響，毋寧說因為母親那時似乎有點不尋常。果然，一個初秋晚上，當我正靜坐在窗前仰觀着天上的星星時，母親和父親的爭鬧聲音從隔了二間屋子的空隙中傳過來了。此後的半年中父親與母親均鮮有喜色，母親更甚，並且一改夜遊的習慣，常常上午出去。

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覺得母親的脾氣愈來愈壞，無緣無故的祇是拿孩子叱斥。直到有一天，姑祖母的兒婿來我家作客，告訴姑祖母在交易所碰見母親時，我們才恍然大悟。

父親整夜躑躅，母親整日嘆氣，本來就是不明朗的空氣，加上一天鬧兩場脾氣，你一定想像得出這是甚麼味兒！小弟弟們都躲在灶間裏邊的屋子去作耍了，我就閉了房門日夜讀最刺激的小說！這樣支持了兩個多月，父親和祖母忽然攜手，並且在祖母那邊屋子的三樓上排了一間臥室，就在那裏休息了！並且時時找我，數述母親的不好，母親的狂疾。最可驚的是，母親在投機事業中將我們孩子

的教育費全部輸掉了！後來見母親對我們孩子非常的吝嗇，才證實了這個消息。並且外祖父來向姑姑要求津貼孩子衣着費的談話進行後，事情完全披露了。

啊！如何騷亂可怕的一年，每點鐘都是不安寧的氣味！祖母欲休母親，姑姑又收集了許多謠言用來攻擊。那年在我們孩子真是驚心動魄，衣食失常！

明年，母親突然出走，自立謀生於他處，整個的騷亂又漸漸安定下來，告一段落。母親走了，一切自是由祖母掌管。祖母始終視我如仇，我也祇能以視死如歸的決心遷延着我的歲月。

時光永遠不顧人願意不願意，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不知不覺，我們都已中學畢業。因爲同年畢業的姊姊決定要繼續求學，我也被准許考入了一個著名的大學。朋友，是一定稱慶我吧！但是，相反的，我是如何的痛苦啊，所有幼年失寵而絲毫無感情的心情，加上僻居寡言倔强的性情，都是以最大的缺憾襯托出來，我果然得到大量男孩子的好意，但，我始終不是多數女孩子們所喜歡的人物；我

不善於詞令，又不善作週到的應酬。

啊啊，天，我要嚇得暈過去了！我們一家人，祖母和父親包括姑姑都對我大發雷霆，爲了那些魯莽的男孩子不時擲些美麗的紙箋來我家，穿得挺整齊地來造訪。我告訴祖母，我沒有請他們來，他們自己闖來的，祖母睜圓了眼睛喝道：

『是你妖嬈出來的！爲甚麼姊姊無人來找？』

姊姊並不怎樣醜，但二十年來祖母畸形的訓導下，常常打扮得有點老骨董！祖母逢人就誇姐姐，姐姐爲維持自己一貫的光榮，偶有改變的決心，也永遠不能實行她的改革。因之在校中被視爲年幼樸實的我，在家是妖嬈的小妖精。

姑姑以老處女憎厭男孩子的心情，常常過甚其詞的往親戚家胡言亂道；她想不到隨她興緻所譏的話會如何傷孩子的心。她眉飛色舞的把我講得不堪，像講她最得意的傑作。

望着天邊，我常常懷疑着生存的意趣。

我一定要說，人類的本性是相互間的殘殺，無所謂朋友，更無所謂家人。

誰說陰影過了就會光明，我們的家永遠聚集着整堆的陰雲，我們的家人都快陰沉得成爲幽靈；我們永遠被禁止出門，也永不歡迎任何客人；我們的晚餐席上會一直至餐終沒有一句說話的聲音；整年我們都像秋天那麼陰沉！

每當祖母入睡，我們常在遠處的屋子裏高歌遣悶；啊，那是夜半的歌聲，發洩着我們的鬱悶，祈禱着春天的來臨！

媽媽的主張

良朋

我不誇大，我是一個漂亮而純潔的現代青年；我有思想，有熱情，也有理想；喜歡運動，愛好藝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祇企求三樣東西，那便是真、美、善。因此我找對象的標準，也是這三樣東西。可是，不幸得很，我雖年青，我已做了一個妻子的丈夫與一個孩子的爸爸；而我妻子的資格却遠不如我希望的那般美好，因為她並不是我自己選擇的，乃是我的可愛的母親替我包辦的。這件事使我非常痛心；它耗費了我不少的精力與寶貴的光陰，它使我悲觀，使我幾乎墮落。

人常說我驕傲，也許有一點吧。其實有一點並不礙事，因為有時它是高尚心情的表現。那些祇以庸俗的事物為滿足的人，只是庸俗而已。我的妻也是那些俗

不可耐的東西之一。她是我的表姊，年齡比我大一點，從小便生長在鄉下，常在祖母的身邊做些廚房雜務，因為她的生母早死了。她的父親向來以農為業，在我結婚前不久去了世。現在她有兄弟三人，另外還有一個繼母，她的一個兄弟在鄉間耕田，一個在我父親的店裏做工，另一個似乎還是游手好閒，她的繼母更壞，既卑污，又下賤，從不大與人來往；至於她自己，她也是一庸人俗物而已，先天既沒有遺給她一點姿色，雅態，後天的環境也不會使她獲得一點科學精神或藝術修養。為着我的要求才在一個女子職業學校勉強混了兩年，現在連普通的書信也寫不通，看不懂。我的朋友們對我說：『你為甚麼不教化她一下？』對不住，她既不可教化，我也沒有這種興趣，因為我連看也不敢看她呢。

可是，我的大慈大悲的母親却很欣賞她的姪女；她說她的姪女能幹，燒茶煮飯，餵豬打狗，無一不能，而且據算命先生說，她的姪女助夫助子。這麼一來，我的老母親選擇媳婦便非她的姪女莫屬了。於是她便與她的弟弟——我的舅舅——

——狼狽爲奸，她要我的舅舅替我做媒，但是我却毫不客氣的拒絕了，並且當面給他一個下不去；然而我的母親意志很堅決，並不以我的反抗爲意。她以各種巧妙的軟硬的手段來說服我：她會請鄉紳市僧及親戚朋友來對我三番四次的說，她會哭，也會吐血來打動我的孝心。我究竟不是硬心腸的人，怎能抗拒這一套柔情軟意呢？結果，我終於屈服了，雖然犧牲了我的幸福與快樂。

訂婚的手續怎樣履行，我不得而知，我既沒有訂婚戒指，也沒有別的可紀念的東西。我祇覺得我幼弱的心靈上受了一點創傷，我無時不在愛情與義務，自由與服從的衝突中過活。爲着我將來的事業與幸福，當然以不結婚爲上策，爲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却非結婚不可，而且愈早愈好，可惜那時竟沒有一個明達的親友來幫助我，鼓勵我，不然我也許不致招這生命之浩劫吧？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我平時形影不離的朋友，此時也爲求得我父母的歡心起見，來假仁假義的向我作一種不負責任的規勸。甚麼是友誼啊！甚麼是愛情啊！它們祇令我

痛哭流淚而已！

我還記得我結婚的那年，我祇有十八歲，剛進高中一年級。寒假前，我的舅舅特下省替我購一點禮帽禮服一類的東西，我莫明其妙的跟着他跑，還有我的一個朋友也在場。我的舅舅並未對我明白地說買東西做何用處，我也將信將疑，半推半就地把各種衣帽鞋襪試一試。而我的朋友也好像『牆上一朶草，風吹兩邊倒』一樣，沒有甚麼主見，祇是順水推舟而已。

寒假到了，我真想不到我那時那般孝順，居然從省裏跑回家，去履行那最不可履行的婚約，去忍耐那最難忍耐的婚禮，我好像傀儡登場一樣，聽他們拉，聽他們推，那種繁文俗禮使我神昏眼花，那些出醜弄怪使我啼笑皆非。現在若有人強迫我履行一次那樣的婚禮，我誓死不幹。

新婚之夜我雖然與我的妻同床，可是異夢，我好像對她這樣說過：

『你爲甚麼到這裏來？』

『還不是你耍我來的麼？』

『我要你不來！』

『那是你母親要我來的。』

『我的母親並不是我呀，請你到我的母親那裏去吧！』

她終竟哭起來了。我最怕人哭，見人一哭，我的怒火便會全消——我真讚美女人這種自衛的利器。我想：她究竟無罪，何必使她爲難呢？結果我反賠了她一頓安慰，我之不能勇敢有爲，由此可見。

婚後的生活是一種頹廢不安的生活，我祇覺得昏亂而意志消沉。我的家庭目睹我這種萎靡不振反而得意起來，因爲如此，我可以成家立業，而不至於在他們之前耀武揚威，造反作亂了。可是，我究竟是不甘墮落的，蜜月還未度完，又毅然決然的冒着風雪往長沙去了。

自此以後，我顯然沒有從前的活躍了，我的靈性被摧殘了，我的自由被剝奪

了，我的肩頭常覺得有甚麼重擔壓着似的，而心胸也甚緊束，呼吸也不舒暢。我不敢接受女朋友，因為我怕她們識破我已不是一個處男。實際上我何嘗不想認識一些女性？何嘗不想找一個活潑天真，美麗可愛的愛人？我雖然已爲人父人夫，我的雄心未死，野心正勃勃呢；因為我還年少英俊，而我理想的愛人並未找着。這便是我最大的痛苦所在了。我曾構成種種幻想，希望與某某女士來往，可是當我一想到我的家庭——黑暗可怕的家庭，我的幻想全消，勇氣不復存在了。

我怕歸家，因為我的家裏有一個俗不可耐的妻子。可是有時久別家鄉，甚想見見我童時熟識的人物：那裏有我的朋友與愛人，有我的姐姐與爹娘。我雖有時恨我的母親，有時却也愛不忍棄，說句老實話，我的母親並無罪愆，如果她有過錯的話，那只是她太愛我了，她錯愛了她唯一的孩子還不自知。照她看來，她的姪女最靠得住，而且並沒有甚麼難看的地方。她以爲我們姊妹式的愛最爲親切，她怕我在外面爲一些不正經的女人所誘惑所敗壞，而她心目中的現代女性很少是

正經的。我想，她這種錯誤的觀點，這種錯誤的溺愛不是她個人的錯誤，而是整個社會制度，整個傳統思想的錯誤，故我並不怎樣埋怨或懷恨我的母親，反而常常掛念她是否無恙。

離家一年，我又回家了。我第一次碰着的家人便是我的妻子，她走出房門，向我作一種苦笑，我發現她有點兩樣，她的肚子脹大了。我領會了其中奧妙，我心裏自然覺得更加難過，因為不久的將來，我便有雙重的負擔與加倍的煩惱。而且事實告訴我：她比以前更加衰老，更加醜惡了。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結果我把對她的憎恨厭惡一概寫在日記內。有一次我因事外出，她竟把我的日記偷看了，而且當天晚上她的枕上責言，滔滔不絕，罵得我狗血淋頭。我當時甚感良心有愧，故不會向她對抗，而只得吞聲忍氣。直到次晨，我才得有機會把我多年的積鬱向我的母親發洩。我痛哭了一場，這時我的母親也惶然大悟，悔不該替我結緣，可是此時已太晚了！

自從那次痛哭以後，我的母親知道了我的隱憂與苦衷。她安慰我並答應我將來另選理想的愛人，祇是原有的妻子還是不得離棄。這雖使我開心一點，但是在這種場合下，我那裏有勇氣去找一個理想的愛人呢？我的命運終於是太悲苦了！

我真夢想不到我會到這麼遠的雲南來。現在我離家又有數千里了。我看不見我的妻子，這是我的快樂；我找不到我理想的愛人，這是我的悲哀。每當那月明之夜，我真想『乘風歸去』以了結這無窮的痛苦。

三 個 家

張 萍

我是一個善感，好強，悲觀的女孩子，內心充滿了人生的淒慘和罪惡的事實，對人生是萬分的卑視和厭惡。怎樣造成了這樣的我，則不得不歸咎於家庭。

我依着年齡在三個不同環境的家中生長起來。最初，我的家是個殺人的魔窟，它的組成是這樣的：一位無主見而潑辣守舊的祖母；兇險而狠毒的長舌的嫡母，祖母溺愛而養成了卑鄙下流的叔父，還有三個前母所棄下的兄姐，而母親又在家庭的汹濤中，舊禮教的白刃下孕育了我和兄妹三人。父親是個最不幸的人，因祖父的早死，他被長子的責任出賣了，十二歲便担起家庭重担，在生的征途上掙扎。這十餘口的家，沒人從事生產，都靠父親血汗的所得維持着，這樣他們更有的空暇和充足的精力來排演殺人的把戲。

『魔窟』二字對我的第一個家並沒有過分的形容，由前母的慘死便可證實了！她是個鄉間女子，因結婚後便日不得飽夜不得眠破衣舊履在鞭笞下過活着。她是祖母愛子賭後洩氣的對象，是她們消磨時光的玩物，她終於遍體鮮血的瘋了狂了以至於死亡。繼位而來的便是我的母親。她像前母一般的過活着，不過被調唆壞了的前母三個兄姐更剝削去了不少夫婦的愛情。

不久祖母死去，父親便將所有的家產交給了叔父，帶着我們漂流去了！這樣又展開我第二個新家庭，但是舊家庭的遺毒仍舊存在，在這裏又起了母子之爭。不管母親怎樣的容忍退讓和慈愛，都難融化那中了毒的三顆心。父親變得是那樣暴躁無理性，夫妻間竟成了仇人。這樣，兄姐便失去了家教，終日的吃烟喝酒不肯讀書，父親終於發覺了，他對他們學問的迷夢是打破了，父親本想培養他們去外國鍍金，但是被他們拒絕了，只要求早日婚嫁，父親心灰到極點，結果這新家庭減出了一部份。只剩了我和兄妹三人隨了父母東流西走。但是七七的侵略砲火

轟散了我的家，轟散這相依爲命的骨肉，在輾轉逃亡中，我失去了慈母。

現在我和兄妹又在滬地組織了四人的家——兄已結婚——這是我現在的家，在這裏又演着姑嫂之爭。嫂是一個舊家庭中沒受過教育的女人。但是都市的惡習把她熏醉了，她對我和妹的寄食是萬分的痛恨，她指桑罵槐的終日叨叨着，枕邊的眼淚沖去了哥哥昔日的面孔，在我四周的只有冷酷和鄙視。我感到萬分的慚愧和痛恨。我要利用父母給我的十八年心血，以自己的力量來養活自己，我不再要家，這殺人的凶手，這害人的陷阱，我要獨然隻身無牽無慮的來把身體供獻給國家。

誰是家之罪人？

蘆濱

我終生最引爲遺憾的，就是母親在我一無所知的年齡上，竟棄我而逝。我遂永遠不知道甚麼是慈母的愛，因此我只有一个寂寞的童年。

我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還有一個母親心愛的義女，母親故世後，父親乃將她收爲偏房，就是我现在叫做『姨娘』的。

我的『姨娘』是代替了母親的地位了，那時我們幼小無知的眼中都分明看得出。後來，我的『姨娘』生了兩個妹妹，當第二個妹妹生下時，父親討厭她又是女兒，當夜抱出門去，至今，不知這孩子流落誰家。可憐『姨娘』爲了這事哭得非常悲慘，隨後父親常出外，不多時，我們得到另一個消息，就是我們又將有一個新的母親了。

『父親爲甚麼要有許多的母親呢？』我痛苦地想着。

果然，不久這位新的母親來了。很美，很豐滿，一副傲慢的闊太太相，眼睛很厲害，因而我常常逃避她了。

我的哥哥長大了，進了寄宿學校，大姊因患沉重心臟病，在十九歲的春天夭亡，二姐寄養在伯母家，我和我『姨娘』唯一留下的女兒小玳受着繼母刻毒的待遇，在沉默中互相憂鬱地長大，而我的繼母此時已儼然做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的母親了。

至於我的父親呢？他甚麼都看不見，瞎了眼似的自得其樂地生活着，他愛那花言巧語的妻，把『姨娘』看作家庭之奴隸，他愛他新妻的孩子，於是其他的孩子便在陰洞裏永不見天日地吞聲飲泣着了。

可是我到底不能說得我繼母怎樣虐待我，她從來沒有打過我一下，或厲聲地罵過我一次，祇是那種冷漠的態度使我幼小的靈魂感着了人生莫可名狀的荒涼。

她把自己的四個孩子熱鬧地湊在一起，穿好的，吃好的，撇開我們，看也不看一眼，我們如同寄人籬下生活着，我時時聽着『姨娘』寂寥的太息，她抱着她最小的女兒（在小玳十二歲後，『姨娘』又添了一個小妹妹名華。）說：『孩子啊，爲甚麼又多了一個你？多了你，娘又得多掙扎幾年苦日子。把你養成人，死才瞑目啊！』

聽了這哀怨的話，我就刻骨地恨父親，父親是喪盡良心的人，『姨娘』是一個女子犧牲在父親的手下，他尚在夢裏哩！同時，我也想起了年輕患着沉重心臟病死去的阿姐，她臨終時曾說過『我死了誰也不留戀』的痛語。心是粉碎了一樣的苦楚。

我的繼母唯一的厲害處，也就是她唯一的弱點，原來當我們年小時，她百般冷落我們，到了我們長大時，她立刻戴上一副假面具，假情假義的討好你，她沒有知道印在孩子心裏的恨比甚麼都不易磨滅。二姊和我先後中學畢了業進了大學

校了，繼母就好像這是她的功勞似的，對人們誇耀着，其實自她入我家門後，沒有一次問過我們的功課，她何曾盡過母親的任務，看着她那虛偽的樣子，我加倍討厭她，她便常常在親戚面前說：『晚娘難做呀！小姐們都是頂有脾氣的。』聽的人們立刻同情了她，覺得祇有她是可憐的，她做人好，做晚娘的這樣愛惜前房的兒女，真是難得極了。

繼母的美名遠近傳聞了，這都是她的手腕，而終日勞勞碌碌的『姨娘』却不得人同情，大家都覺得『姨娘』不近人情，因為她不會連絡親戚，她花不出錢來款待人們，不能使人對她有好感。

父親漸漸飛黃騰達起來，大家說是繼母福相好，父親很老實，做大官，也不敢賺大錢，於是繼母天天在嚕嚇：『你看那個做官不刮錢的？』做了一任大官的父親，依然毫無積蓄，而繼母的私囊却隆起來了。她把錢往娘家送，私下積蓄在銀行裏，所以，現在父親失業後，債務山似的堆積起來，而繼母和她的孩子仍然

在過着天堂似的生活，孩子們吃補品啦，吃甚麼啦，都是頭等的好貨，叫他們關在浴室裏吃，意在不給我們和父親看見，面子上呢，做得孩子們都沒享受，好東西都是給長姊長兄們的，父親更加惋惜了，常對她說：『真難爲你啊！』

孩子們在繼母畸形教導下，百般專橫，我們爲兄姊的休想說他們一句。此時，父親已失業兩三年了，這麼沉重的家庭負擔，全擔在阿哥的肩上，阿哥自研究院畢了業，即被派往安南領事館任事，那邊人地生疏，遠在異國的困苦可想而知，阿哥月入三百餘元，全數寄家，自己却縮衣節食，而且每逢年暑假之末，各弟妹入學時，阿哥須另外借款以備學費；父親則高枕而臥，全未想到自己唯一長子的辛勞；我們白受長兄的供給，食不甘味，戰戰兢兢地度日，從不敢向父親多要一個銅板，而弟妹們却是太子公主似的奢侈，每學期要買三四套同樣的書籍，一切文具皆最上等，有時二姐看不過，說：『你們也得想想阿哥的辛苦！小孩子何必考究到這樣子？』繼母不歡的眼色立刻使阿姐啞然了。

孩子們嬌養慣了，從未知生活的艱苦，更不知向上。他們四人之中，留級的留級，降班的降班，阿哥熱心栽培弟妹，而錢又來得這樣不容易，可是心思是白費了，金錢也白花了。但父親偏見非常深，小玳和華稍有過失，吼聲如雷，他們四人，則是天之驕子，甚麼錯也是可恕的。我們呢？已經成年了，雖然面子上不受父親的責難，而父親對我們淡漠的態度是難忍的。我也看過父親無故的責罵『姑娘』，在我們家裏本來沒有誰把她當人看待，她的孩子病重了，昏迷中呻吟着，沒有湯藥，也沒有人溫存，繼母的孩子稍稍傷了風，十元廿元的大醫生請到家，親戚紛紛來慰問，父親愁容滿面。我呢？永遠是孤立的，這情形傷了我的心，我恨父親，也恨我的家。

家是溫暖的，而我們的家是悲慘的，爲了繼母，誰都犧牲了。而我們憑甚麼要爲我們的仇人犧牲呢？繼母到我家，名義上是代替母親的責任，看顧我們，而我們却因此認識人生的殘酷。她養了那一大堆孩子，叫阿哥爲他們作牛馬，大姊

憂鬱喪了命，二姐患了沉重的神經衰弱和失眠症，『姨娘』一天一天消瘦了，淚水永遠掛在眼角上，她的孩子也過着陰暗的日子，我們不是在過人的生活，一切罪孽都是父親一人所造成的。

我不能悶在家裏，因此常常往外跑，我偶然投點稿子，得一點稿費；在假期也找個家庭教師的地位，希望這樣可不用阿哥的錢，連和父親要錢這一點的小接觸都可斷絕；我要把自己訓練起來，待到羽翼長成，便可高飛出這樊籠。

我漸漸地認識了一個可愛的青年，他愛我，我也忘了自己的抱負；戀愛能使一個人變得軟弱，我從沒有受過任何人的愛，所以這個年青人的溫柔使我不能拒絕，我也愛上他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美貌，和自己的生命。

我的朋友也偶然到我家來玩，後來漸漸來的次數多了。我覺得交一個男友，讓他出入我家是對的，而父親却開始頑固地阻止我，甚至於侮辱我的朋友；繼母和其他親戚家人都看不起我，而同情的人是『姨娘』，阿姐，和小玳。她們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仍然來往，我的朋友是聰明的，不用我告訴，他已看出我們家庭的黑暗，便決心帶我出走，和他一起生活，他說，他要使我快樂。

我猶豫着，但日夜聽着父親的責罵和繼母在背後散佈的謠言和噱嘲，終非一個年輕的女子所受得了的。終於我走了，拋下了自己所最捨不得的兄姊和『姨娘』，和我的愛人在另一個都市裏度了一年溫暖而帶着辛酸的日子。

一年後，我們又回到上海了，未租定房屋先住在旅館裏，一年來在愛河裏的生活換來的是各方面的辱罵也夠抵得過了，名譽的損失更是意料中的事。

有一天，陰雨的天氣，我的愛人尚未醒來，我靜靜地躺在那裏，許多白晝的夢繞着我。忽然一陣叩門聲，走進來一個婦人和一個二歲模樣的孩子，使我驚訝的是這個孩子的面貌像我的愛人，我覺得迷糊得很，我尚未會發言，這婦人便自己介紹，說她是這睡着的人的妻子；同時，她對這闊別一年，遺棄她的丈夫投了一個依戀求憐的眼色，而對我却怒目相視，我同情她內心的悲痛，原諒了

她。

隨後，我的愛人，坦白地告訴我他是結過了婚，而且是被迫的婚姻，他從沒有愛過她的妻子，而在遇見我的當兒，他又覺得不能放棄我，悲劇是這麼演成的。

現在，怎樣呢？我自不能爲自己的緣故叫這一個毫無姿色，可憐的婦人被棄，我也知道我的愛人萬不能讓我走開；所以，我說，我願意我們共同住在一個屋簷之下，大家和和氣氣地過日子。

一切都決定了，我是從這一個家走進另一個家，一樣的不見天日。我的丈夫依然那末愛我，這是唯一的安慰，而這個可憐的婦人永遠仇視我，孩子也不對我親暱，我顯然非常寂寞，我不歡喜人和人之間有一種難堪的隔膜。

是誰的過失，家庭中永無陽光照耀？我不知道，我依然迷糊得很。有一個以上的女人爲一家之主，那家便失掉了家的樂趣，這是女人所致的吧！而『父親爲

甚麼要有這許多母親？」童年時代的疑問又湧上心頭，使我用同樣疑問的眼光看着我的丈夫。

雜亂的家

葉沛霖

我的家庭是一個亂到極頂的組合，裏面的份子都是被網在威迫的鐵鍊之下，都是被蹂躪的可憐蟲，可是同時却又互相敵視着。父親是這一家主宰，他有三個女兒三個兒子，但都不是同母生的。

我的父親是個聰明而有堅強毅力的人。我的祖父沒有留下夠一個兒子生活下去的基礎和社會上的高貴地位。我父親很小就過着飄泊流浪的生活。在他十幾歲時，便開始在刻苦的環境中磨鍊。他挨過餓，他做過人家極微賤的差使，他一面以靈活機警的手腕去適合每一個新環境新主人所必要的條件，一面又細心地將失敗和經驗作爲自己前進的指針。在可以利用的時間，他沒有忘記來教育自己，使自己成爲一個有修養的人。這些事故都是父親在我們大了一點的時候含着勗勉和

教訓的意味，講給我們聽的。

但是我們的眼睛所見到的，使我們的想像不能相信那是真的。因為父親的尊榮富貴，以及處世接物，都和一般素來富有的闊人並沒有兩樣，他有許多姨太太，他愛她們時，她們是可珍貴的玩物；他不愛她們時，她們極殘酷地被壓迫着。他要使餓着肚子的窮人，把重的認爲輕的，苦的認爲甜的。吃他的飯的人，不論是誰，要像棉花似的柔和，要像石頭似的忍耐。他的一生遇到凡與自己有利的事，怎樣也得達到目的。這些事卽令是損傷了別人，他的心決不有一點姑息。他是一個堅強自信到天上去了的人。他的成功造成了他德行上的虧累，母親們的悲哀，我們的苦痛。

父親二十歲時，地位雖然還是很苦，但已經逐漸可以得到上層社會人士的賞識，他漸漸地做比較能夠被人看出天才的事情。在C省他遇見了一位世代的紳士，他很驚讚父親的才智，極熱心懇切地盡力幫助父親。在學問上他給了父親許

多指示，在事業上他提拔了父親到一個相當地位。最後他終於把他最心愛的女兒嫁給了這位沒有財富與地位的青年。

她便是我的大媽，父親的正妻。大媽像舊小說上的女主人那般有良好的教養，琴棋書畫的雅事，樣樣通曉。對於書畫更特別喜愛。父親在他那坎坷的時候，得到了這樣的新婦，自然他的生活是滿足的了。而且父親對畫也很喜愛，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優閒而且有詩意，我的大姐在這個最可紀念的幸福日子降生了。

然而和靄親愛的時光是像海風似的跟着季候消失了。父親的地位更高了。官場中的應酬比工作還更重要，不規律的生活使他待在家裏的時間少了。家裏事務他以為大媽出身富貴，不曉家事，俱託重於他的姊姊（寡婦），我們的姑媽。姑媽因為自身的不幸遭逢，猜疑和嫉妬都逼她走上和她弟婦不和的路上。她知道父親很信託她，對待大媽，完全展開了舊式大姑的格調。可憐忠厚的大媽竟犧牲在束縛女人最厲害的舊禮教中。

父親這時候認識了一位走紅運的美妓。他們一個是才走上金迷紙醉的官場中，一個是嘗盡了艱苦痛恨惡濁的生涯；彼此互相愛戀着，最後由這位妓女以自己私產之一部贖身嫁給父親，想過點清白日子。她便是我的大姨娘。她和父親有海誓山盟之約，她的精神上需要一個把她當作一個『人』的丈夫。但她沒有容人的度量，大媽的退讓使她更以為可欺。於是一切本色都透露出來了。大媽有出身名門不屑與妓女爭愛的忌避，所以常以娶妾為風流雅事之舊說來作為失掉丈夫的解釋。從此駭浪起來了。

我的生母怎樣嫁給父親，我不清楚。據說母親是父親的下屬的女兒。她有健康的外表，純潔的心地，但為了保全她的父母的生計，不得已斷送了她的前途。她的淚直至她死的一剎那沒有乾過。

母親進門以後，大媽才覺到她對父親再娶的解釋的錯誤。她不能看他對女人的殘酷行為，然而她只能在心底架起反抗情緒。她很明白，因之對大姨娘和我母

親只有憐憫和同情。但大姨娘却因了母親之來打破了她和父親從前山盟海誓的甜夢。嫉妬和仇視是最可怕的毒藥，我母親生我後，不久即因抑鬱悲傷而逝世。

我的母親死後，據說父親很是哀悼她的早亡。因為在他的詩冊裏至今還留下不少悼亡的詩句。但我不敢相信那裏面的懷念有真的情意。在那不幸的事後，馬上有第三個姨娘來了。那末詩冊爲甚麼而寫，很明白了。

三姨娘來後，大姨娘的氣更難平了。但三姨娘在她恰好的運氣上是不讓人欺負的。大姨娘這時候很可憐地向大媽訴說她爲父親的犧牲。大媽同情弱者，不記前恨，給她許多勸解安慰。但大姨娘需要的是她所失掉而不能再得着的東西。所以她在家裏處處都引起她的沉痛悔恨。父親雖說對於他所遺棄的人極不關心，但他却不能容許在他掌握中的女人還有她們的自由和意見。他在門窗上配置了極堅固而華麗的鐵條和鎖鑰，彷彿告訴人這是財富的保障，實際全爲防範被遺棄了的家人們擅越雷池。姑媽又擔任了監察的重責。大姨娘一腔熱情幻念，都被悔恨憂

憤填滿了。終於將昔日從良所攜來之數萬私產一概託律師存在她女兒名下（我的二姐，據說不是父親女兒，也不是大姨娘生的），在一個淒慘的黑夜，吞服毒藥死了。

大姨娘死後，大媽突然病倒——父親的行爲，在她仁慈的心懷找不到恰當的解釋——三個月後，大媽才從棺材蓋上爬起來。但她的神經自此不曾恢復以前的清明。她瘋了。連吃飯都需別人替她增減。她並不胡鬧，也沒有令人驚懼的舉動，她仍然是躲在自己房裏。不過若是父親來看她，她是那麼按不下她的怒火的神情，狂亂地指着罵：『你是誰？禽獸，快滾開！』一會兒她糊塗得更厲害了，那大概和別的瘋人一樣失了理性的維繫。

她比較清醒的時候，愛買雀鳥。她幾乎拿她自己寶重的珠寶去換得的代價，全部花費在這種消耗上。然而她却連看都不看牠們一下，叫老媽子在她跟前籠籠的開釋了。當雀鳥重得了牠們自由，活潑地展開了雙翼飛去時，她格格有聲地

笑了，讓大姐淚珠滿面地扶了她進去。

悲慘的情境中，大姐休了學，接着害了不輕的肺病。病沒見好，而兩耳不幸又聾了。她心裏的苦況，真令人不敢想了。

大姨娘死後，三姨娘房裏的婢女又被父親收下了。當三姨娘明白沒法阻止這件事的時候，她留下了三妹，在父親宴客忙亂中，不知去向了。而這位婢女的好運也似晚間一般很快地被黑暗掩蓋了她的美麗。她生了二弟。父親說她的微賤的出身不會教養一個好孩子。所以二弟生後是由姑母看養。二弟大了是和別的家人一般地作踐凌虐生他的婢女，她，她只有嘆自己命太壞了。

其後又前後來了三位美婦人，有一位生了三弟。可是她們大概知道『來日』將帶給她們的是些甚麼，很悲慘地又在不同的方法中結束她們的美貌所賜給她們的不幸。她們怎樣死的？只有她們自己知道。

家庭出了這許多變故，父親詠詩，玩山，賞花，宴客，聽戲如故。但他內心

也藏着沉重的苦惱。有幾次他要帶着我們回到人迹罕到的故鄉，過兩年清靜而沒有罪惡的田園生活，但一般無恥者流又大大的張開了罪惡的無形鐵網，父親又裝糊塗進去了。

舊住宅也許給了父親許多良心上的責備，他不能再住下去，帶了擁有財富的二姐在另一所房子住下。而他的切費用也就由二姐擔負了。二姐讀書不感興趣，中學裏轉學多年不能畢業。她似乎不着急，依然玩興勃勃。

大概時代也影響了父親，他不再娶了，却巧妙地請了一位女秘書。這些年都是這位秘書跟隨他，大約是代替了那些不幸的人的地位。

我和三妹最好。三妹性情天真爽直。前年考入某大學，去年爲了某種原故請求父親爲了愛他的兒女們不要再做官了，她跪在父親前面是那麼沉痛的哭着，但父親除了責她不懂事外，沒給她一點安慰。夜晚她和我談到父親的天才埋沒在最令人痛心的罪惡裏，她又哭了。她說：『倘使上了軌道的國家一定能使父親爲社

會做出比他罪惡更大更多的好事業。』她的意思已向我透露了，她要脫離家庭，果然，第二天我再沒見着她了。

家庭是我最殘酷的仇敵，我們不能毀滅它，於是只好脫離它。現在我也和三妹一樣地出走了。

祖母瞑目否？

貝素娥

二十一年前的春天，在我十七歲的時候，就答應了我夫家的要求嫁過去了。那時我的年紀雖不十分小，不過總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姑娘，對於這出嫁的事情，感覺到十二分的恐怖和奧妙。

我有一個祖母，當我才曉得世事的時候，她便瞎了眼。整天躲在她的小房裏面念着經。她很仁慈，我每晚都和她一起睡。她常在半夜裏醒來，急促地咳嗽着。有時我被她急促而枯燥的咳嗽聲驚醒時，總替她敲着背，或輕輕地溜下了床，倒一杯熱茶給她喝，她總要稱讚我幾聲『好孩子』。我的母親是在我出世之後的一年死的，那時沒有照相館，母親並未留下一些影像給我，所以我的一生，就沒有看見過母親一眼。直到現在，我自己差不多四十歲了，我的女兒也已長成

了，我拿我自己對女兒的母愛的心去猜度我母親對我的心，我想母親一定很愛我吧！

我的父親是一個遠遊海外的船商，他的性情很暴躁。一年中至少有十個月在外面，他很能賺錢。祖母常對我說，她不願我嫁給一個船商，因為船商是不常回家的。她替我選擇丈夫時，要一個忠實的農夫，情願家裏稍微窮一點，可得要小夫妻們和和平平的。父親每年底回來一次，他帶來許多奇異的東西。他的脾氣和一般的船商一樣，又古怪又暴躁，一不順意就要和母親吵起來。因此，母親並不因遠遊海外的丈夫回來而得到快感，她疑心父親已在外面另娶了一個妻子。我聽祖母的口氣，母親的死大半還是父親氣出來的呢。當母親死後的一年裏，父親果然從外面帶來一個女人。祖母對於父親這種行爲，很覺不滿，但是兒子大了，要管束可沒辦法了。那女子很好，待我真像親生女兒一樣，要不是祖母告訴我，我一定相信她是我的親母了。但是，當我能跟她到桑園裏去拾桑菜的時候，這位可

敬的繼母也去世了。我記得父親還流過傷心的淚。此後一年，父親又到南洋羣島去，一去之後，便永遠不回来了。起初幾年，尚有幾封信來，到後來連一個字也不會寄來過。直到現在，我不知道我那暴躁的老父，是否還活在這世上。

父母都已沒有了，我祇得跟着祖母。我有兩個叔父，脾氣都很暴躁，這大概是我們一家的『門風』吧！他們有時也會覺得我可憐，買些東西給我吃。我跟着祖母輪流在叔父的家裏吃飯。在十歲上，我總算歸二父扶養。二嬸是一個精明的婦人，她對自己孩子尚不十分愛惜，何況對於我呢？每天清晨，我要幫她燒飯，把一束一束的稻稈送進灶裏去，沒有睡醒的眼睛常被烟熏得流出淚來。燒好飯又要替很小的弟妹穿衣服，一個個打發他們吃飯。二嬸和我總在他們吃好之後才喝一點冷的羹，吞一些焦的飯。我要洗衣服，補破襪，要採桑，要喂蠶，凡一切婦人應做的工作，我在十一歲上都能做了，而且能做得和大人一樣。因此村上都稱讚我，並且還打趣地說：我已能出嫁做當家人了。那時，我那無智的心也這

樣驕傲地想。

我有空立刻溜到祖母的小房裏去，替她添眼藥，洗腳，梳頭，纏腳紗，整理床舖，有時還學一些經。她常吶吶地說：「好笱出笱外」，我家的女孩子總是很好，男孩子總是很壞。」她並且向人說：像我這樣的姑娘，嫁出去，總不會坍台吧！我聽了這些很有些不懂，不過，我總覺得這幾句話是一個女孩應有給人家的稱讚。

我常跑到隔壁阿蘭嬸處去，她是一個年青的寡婦，她識字，並且能畫花。我常請她教我書，教我畫畫。她很和氣，總是熱心地教導我。因此，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我雖未踏進校門一步，但普通的信札也都能寫了。每當我到河埠頭去洗衣服的時候，總有人請我讀信給他們聽。

因為我做事能幹，並且村上的人都喜早婚，所以在我十五歲上便有好多人來做媒了。那時，祖母也以爲我已這樣大了，早些許了人家也可了却她的心事，所

以就在那年將我許給北村的周家爲第二房媳婦。周家很有錢，但我丈夫的爲人怎樣，我是無從知道的。此後我便很少出外去，因爲我已學會了怕羞，我覺得怕羞似乎是一個女孩子應有的虛飾，這種虛飾是任何女孩子所不可缺少的。

十六歲那年的冬天，在一個漫舞着雨的夜裏，祖母突然死去了。她的死在我的一生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影象。她臨死時拿了油燈照着我的臉說：『大因！你祖母看不到你出嫁，是死也不能瞑目的！』她說完這話，便斷氣了。

就在這第二年的春天，我的丈夫生了無藥可救的病。那時我稍懂一些事，常去打聽消息，每當我聽到他病勢加重的時候，也會在暗中爲一個未曾相識的男子流淚。後來周家想了一個辦法，說是把我娶過去，衝一衝喜，病便能好的。二叔也答應，我雖有些害怕，但一想能救人家的性命，倒也很高興去了。我昏暈地就這樣隨着衆人去了。

周家很有錢，但因兒子生病，所以不十分熱鬧。我被領到丈夫的床前，他向

外睡着，微睜開眼，臉黃瘦得像一張枯葉，額上突出了一根根的筋，唇邊還流着涎。我看着幾乎要發昏，我能嫁給這樣一個人嗎？我能和這樣一個人睡在一張床上嗎？但是再一想：我的終身都託付給這人了，我的命是這樣，我祇配嫁給這樣一個人，我的心才漸漸地平靜下來。我要日夜地服侍他，因為他是我的丈夫，我得更小心；因為他是我終身的依靠者，我當然也無所懼怕。果然，慢慢地，一個月後，他已能吃飯了，二個月後能夠走路了，三個月後完全恢復了少年的健康。我雖日夜地陪伴了他三個月，不過見他那時勇武的神色，似乎又有些害怕。繼而一想，我的終身都要依靠他，還怕些甚麼呢？有時我也這樣想：爲甚麼我要出嫁呢？是我應該嫁給他這樣的人嗎？他的臉並不像我理想中的男子那樣漂亮啊！這種種我所感覺到的煩惱，祇有天能給我安慰。好吧！一切都是天，是天要我嫁給這樣的人，是天要我這樣，我還能反抗嗎？我的命運隨着天搬弄。當我第一次被丈夫擁抱着的時候，我那無智的心中突然湧起了一種痴想，我想我會不會墮入像

我母親一樣的命運呢？

時光是跟着太陽的升落而飛逝的。當我第一個女孩子出世的時候，公婆都已去世了。我順從着丈夫到上海來，我覺得一個女人除丈夫外就無人可愛慕了。我的丈夫在一家銀樓裏當一個小職員，當然我們的家是無憂無慮的，我那寶貴的青春，就在這樣模糊中消逝去了。

我的一生始終沒有嘗着過快樂，我也不知甚麼叫快樂，到現在我有時也會這樣地呆想：要是現在我母親還活着的話，我將怎樣快樂呢？要是我小時連祖母及叔母都沒有的話，我能不能活着呢？要是嫁給另一個男人，我會怎樣呢？要是丈夫在我嫁過來後便死了，現在我會怎樣呢？我覺得世上一切的事都是機緣，並非偶然的，有時我想到出神的時候，簡直會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丈夫是一個安分的男子，他祇知道規矩地爲着妻兒而工作，絲毫不能瞭解我當時那種捉摸不定的心。我覺得我們的家並無快樂，但也並無痛苦，我自己好像

生活在一個朦朧的球裏。早上目送丈夫出門去，一會兒天晚了，在黯然的燈光下開了門接丈夫回來。我的生活像機械地單調，雖然有孩子，但我並不因有孩子而感到快樂，當然，我並不是說不愛我的孩子。我的丈夫除偶然和我談幾句家務的話外，簡直就不和我談其他的事。我真奇怪這二十年悠久歲月的過去，在我祇像是一個夢——是一個夢，兒時的一切我都記得，像祇是昨日的事，我要回到兒時去，但是不可能了，我呆望着鏡中自己的容貌。

我在十八十九歲，連生了兩個女兒，我小心地扶養她們，經她們能喋喋地叫我一聲『媽』的時候，我的心才感到人生的有意義，我好像曾經想過：養孩子才是女人的唯一職業呢？是的，因為我是女人，我應小心地扶養我的孩子。此後，二十三歲上，二十六歲，都生過女孩子，但都不到一星期便死了。三十歲上，三十二歲，三十四歲上，三十七歲上都生過孩子，但都是女的，也都死了。每當我生了女孩子時，我丈夫總像很不高興似的，他的輕視的目光比孩子的死還使我痛

心。當我將生產的時候，我總反覆地祝告着：感謝菩薩，給我一個男孩子吧！爲了還未落地的孩子，爲了丈夫對於男孩子的熱望，爲了我自己是一個女子的緣故，我忍着任何的痛苦，等肚裏的孩子生下來，這是女人的本分，但是『哇』的一聲，孩子落地了，丈夫的臉立刻變着色，我底虛弱的心靈更隱隱地痛着，我已計劃了半載的時光，我對於這肚內的孩子抱負，頓時都成了泡影。唉！又是一個女孩子，是我的肚子太不爭氣了，這是我的命——天不肯給我一個男孩子我能怎麼辦呢？不過我有時常想：爲甚麼女孩子不好呢？蔣委員長的母親不是女孩子嗎？宋美齡不是女孩子嗎？我真奇怪：爲甚麼丈夫要歡喜男孩子呢？丈夫有時也開玩笑似地和我說：請我下次不要再生女孩子。我聽了那些話，心痛得透不過氣來，我想：假如我再生了一個女孩子，恐怕丈夫一定要另外再娶一個妻子了吧！誰知道，一個無知女人的偶然的直覺，往往會表明了未來事實的真相。

三十四歲的那年，我丈夫也三十六歲了。我還是未曾生過男孩子。所生的女

孩子，也祇剩了最大的二個。我丈夫突然到溫州去出了二百元的代價買了一個十八歲的女子回來。他在未會和我說明之前，就恐怕我會不答應，所以先買給我一房紅木傢具和許多金銀首飾，很親熱地和我談着，我想爲甚麼丈夫突然變得這樣地可親了呢？是他年老了性情改了嗎？是的，但是，誰知不上二星期就給我發覺了。並不是我會嫉妒，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我會貪了一房紅木傢具，而讓另一個女人來陪伴我的丈夫嗎？我會貪着幾副金剛鑽的首飾，而讓另一女人來分去丈夫對我的心嗎？我會貪着多幾個私錢，而讓丈夫對我更冷淡嗎？不，我情願丈夫天天和我爭吵，可不情願他再愛另一個女人，我一樣都不要，祇要我丈夫整個的心，是的，我要丈夫整個的心。並不是我會嫉妒，試想：任何女子到了這樣的地位能不嫉妒嗎？並不是我在這兒暴露了女性的懦弱，我眼見很多有本領的女子在社會上尙站不住腳，更何況像我這樣一個無用的女子，除了依靠丈夫外，還能幹些甚麼呢？

老實的丈夫，我萬不會料想到他會不顧這二十年來的恩愛而另娶一個女人。好！不說別的，就祇說我日夜地服侍他三個月，他從半死中活過來，也應該要感謝我的大恩呀。我不要他用紅木傢具來報答我，我更不要他用首飾來感謝我，我祇要他交給我整個的心，一個女人，有了丈夫整個的心外還要別的幹甚麼呢？我有時也常想：人也差不多老了，女兒也已能出嫁了，我還要嫉妒甚麼，讓他去吧；可不成功，無論我怎樣地想開，這女性善嫉妒的心鞭策着我，我痛恨，我要立刻趕走那奪去我丈夫的心的女人，我要收回我丈夫的心，但是怎樣才能收回呢？

計算起祖母的死，已整整有廿二年了，她臨死時的話，我還清楚地記着——記着——直到我的死，要是她真有靈的話，見到了她心愛的孫女被丈夫遺棄時，我知道她一定不能瞑目了吧！

蠻橫的父親

馬 肉

提起了家，心中悠然感到無限的悽悲！

夜靜更闌睡魔未光臨的時候，腦海裏每憧憬着已往的家——它給我多麼深刻的印象啊！

一個家庭的好歹，對於兒女直接間接有莫大的影響。像我這樣一個不三不四，學業無成，前途渺茫的人，就是由於不良家庭的壞影響。在這裏我得咀咒父系家庭的壞處，可恨的沒理性的父親！

『富貴共享，患難同當』，做夫妻的是應本着這個公理的，可是，我這個沒理性的父親却反過來了，他忘記早年妻子跟他吃苦捱艱，忘記了自己母親苦心孤詣的撫養。他現在多麼優遊舒適，可是可憐的祖母和我們母子倆却各分西東！現

在我且壓抑下心靈深處的悲感，把我們這個波浪式的家庭生活描摹出來。

我們家庭組織很簡單：祖母、父親、母親和我四人而已。

祖母是個飽經世故的人，父親生下不上一月，祖父爲了兩村械鬥就給流彈射死了。她便在二十四歲那年起過着守寡的生活。家徒四壁的她，憑着一點勇氣，跑到廣州當女傭，終於把這個數代單傳的獨子撫養成成人，並且還替他討老婆，養妻室，給錢他學做生意。由討老婆起到生意失敗的兩年間，整整花了祖母五千餘元！那時祖母以一個女傭而掙得這麼多錢，這不可謂她沒有相當本領，然而，祖母生性固執、陰沉，她和母親的硬直性情是不能相容的，往往只因一點不相干的小事，而引起大大的吵鬧；姑媳之間暗地裏劃了一條鴻溝，她的嫉妒永沒有諒解。她憎恨我母親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母親不是她本鄉人。她絕對不喜歡討我母親，只爲着兒子強硬的主意沒法。因爲姑媳之間的鴻溝，而影響到家庭，今天家庭悲劇的遭遇，就是這個惡因收得的惡果：祖母要負相當責任。

父親是一個頭腦欠清醒，個性堅強而好勝的人，他自小不喜歡書本，讀了六七年的書，文字還很差。因為是幾代單傳的獨生子，祖母未免過愛他，這，就把他弄壞了。他自小就放蕩不羈，嫖、賭、飲、吸四大門頭，他沾染上兩門。他討了母親五年，當我出生四歲時，他才找到正當的職業——警察。警察這門職業在香港當時視爲一種卑鄙的下級職業，稍具知識，頭腦清醒的人，是不屑幹的，但這種職業對於他的個性確是最適合。他很幸運，不上兩年便擢升爲警探。十餘年來中間除曾發生一點小岔子外，可謂一帆風順；最末一年竟當過小隊長。

他的生活安定，家庭生活本來也該安定；可是，憑着自己的地位，和在他的母親恣意縱容之下，生來的歪性，更『得其所哉』了！

記得我剛滿七歲那年，便是他納妾的開始。他愛上一個下等娼妓，徵求母親同意要她回來；但雖經他的花言巧語，用物質來引誘，母親毫不客氣的加以反對。這當然的，臥榻之旁怎容他人鼾睡啊！然而祖母却贊成了。於是家庭之間的

糾紛無日無之，父親在祖母縱容之下，大發雷霆，手打腳踢，竟然動起武來；母親給他打得多了，在他武力控制之下，這個娼妓終於由祖母帶回來。那時父親總還有點良心，對於母親的愛情未嘗泯滅，管家權仍操在母親手裏。這個娼妓也很服從，對於甚麼煮飯呀，洗衣服呀、服侍我呀……家中一切細務，她都努力的去負擔，大小之間似乎沒有甚麼問題，聽不到有多大的吵鬧。不過，很奇怪的，母親不知爲甚麼，在有一個夜裏突然上吊要死，却給她解救下來。這個娼妓在家裏經過一年多，而父親對她討厭了，捨棄她了。但母親却很捨不得她；她離開我家時，母親很傷感，以後還私相來往呢。

這娼妓脫離後，適值省港大罷工，香港市面凌亂，父親的職務忙極了；家庭的吵鬧因此減少，夫妻感情很融洽。

這樣的幸福家庭生活經過兩年多，父親的舊性復發了。他狎着一個酒樓的女招待。他瞞騙着母親，母親也不知道。發現這樁秘密的却是我這小鬼頭。一天，

某世伯逗我逛街，帶我去她那裏找父親。這頭一次的初會，她給我氣壞。她硬要我叫她做『細姐』（港中人對小妾的稱呼），我不承認，硬不肯叫，同時還撇着嘴不睬睬她，她恨極我呢！這事我對母親講，母親知道後，家庭中融和之氣消失了，接二連三不斷的吵鬧下去。這時父親的景況較佳，可是賺來的錢全花在那個女招待身上。連家都幾乎不返，一月中最多回來一兩次。每回來一次便吵鬧一次，那種破口大罵，肆無忌憚的情形，稍具同情的人也覺心酸，母親吵他不過時，便淚淋淋的伏在一邊哭，我則心驚胆悸，面色青白起來！經過一番糾纏後，他總放下一點生活費。記得有一次在打鬥的吵鬧中，幾乎鬧出人命來！父親那時兇狠的情狀我委實不敢看，從同居的人聽來，知道父親拔槍追擊母親，追不着回頭要自殺，那時要非同居的搶救，家庭的慘變，可真不堪設想了！

這個女招待跟父親如膠似漆的相戀有一年，金錢用去不知多少，可是不知爲甚麼原故，他們竟然無條件的彼此分離。在他們分離前的一月，父親常常會回到

家裏來。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說來有點滑稽，他的回來是聽了一位『仙姐』的訓導。所謂『仙姐』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在年前的七夕因慕仙（廣東少女每逢七夕那晚或後幾天，很愛請仙姐降身，仙姐降上身後，怪狀百出，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喜歡人家問事，代人查訪陰間死者的生活狀況，種種式式，不一而足）而降上了一位仙姐（？），這位仙姐常常降落母親身上，那時母親便失了平時的知覺，亂唱東西，但如果你問她甚麼，她倒很有條理的答覆。以往的事當然靈驗，而未來的預料也頗料得準。父親起初不信，後來見解答的事多靈驗，也就信了。這回他能毅然擺脫女招待也許是聽仙姐的話語。

女招待脫離後，破鏡重圓，家庭的融和比前時更好得多。然而『花無常好，月無常圓』，一個快樂的小家庭，只過了三年的時光，父親的舊性又復發了！他愛上了一個女工。唉！這女工可壞了，把父親迷戀得失了理性，對祖母和母親都

不大理會，終於使一個好好的家庭拆散了！

這個陰險、奸詐的女人，母親始終不准她回來，始終不承認她做侍妾；母親從菩薩的懺語裏知道她是一個了不起非凡的女人——最壞的女人。然而，她畢竟是一個聰明的人，她爲了討好（？）母親，常常送東西來。有一次——好險啊，我們母子的性命幾乎送在她的手裏！事情是這樣，她說她的甚麼親戚嫁女，給了她很多酥餅，她便轉送過來。這種酥餅母親和我都不喜歡吃的，便分送給同居的吃。怎知吃的人沒一個好的：最吃得多是一個老婆婆，咳嗽了好幾天，便咯血死了；其次的是一個年青的男子，他也咳嗽，咯血，過了四五年才好；最吃得少的是一個女傭，她發燒了幾天，痾嘔了幾天！從這次的嘗試，她的心腸給母親知道了。母親在父親跟前大發牢騷，以後不准她送東西過來。父親說我們沒福消受。這個虎狼似的女人，母親和我都萬分的憎恨她，提防她；母親常常告戒我不要到她那裏去，要是不得已的話，則千萬別吃她的東西，就是茶也不可喝一杯。

這個虎狼似的女人，只會做父親的裝飾品充洩慾工具，除此之外只會吃喝；其他的事她全不曉得，甚至她連母性都沒有；她生過女兒，但她絕對不理會，不學做母親應做的事，不撫愛她的骨肉，任別人來料理。此外她也不懂憂愁，記得有一次父親做錯了一件事，事體頗嚴重，大家忙着替他設法，可是她還在跟人嘻笑、逛街、叉麻將。這一件十二分嚴重的事情，終由母親的努力奔走營救才得沒事。所以當時母親常說『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的恨語。又因為她擺弄得厲害，而父親的迷戀也日深，使家庭無日安甯，母親說她是狐狸精——妲己。

因為家庭的不安日甚一日，做兒子的我眼見這種蠻橫無理的情狀，心裏起了絕大的反響。那時我原在一間英文學校念書，但家庭的惡現狀終於熬不過，毅然的離開家庭上廣州讀書。這問題父親起初是贊成的，可是後來他却反對，但憑着當時祖母的庇護，終於達到目的。他心裏恨極我了，常常說我將來沒出息，找不到飯吃，一定不會發達。

我的讀書可使母親受難，每月的生活費都是由家用方面扣下來的；而母親每月跟他討生活費時，總得吵一大場。至於我的衣着，要是由母親向他討錢，也得吵一大場。總之，夫妻一見面是沒有好結果的。

父親那暴躁、固執、蠻橫的性情，終於把自己的地位弄糟了。離開香港後，他袋裏還有點錢，便攜了『姐己』到廣州做事去，把我們母子丟了，生活費一點都沒有。我的學業當然中斷了。

我們整個家庭的東西沒處安置，通通搬往一間尼菴，母親在那裏住了好些時候。當時送母親到尼菴去那種心情，可悲憤極了，恨不得自己即刻自立起來，掙扎給父親看，替母親爭回一點氣。然而，這希望到現在仍是夢幻，悽悲的景况仍是踐踏着悽悲的心房。

『孩子，現時的困苦是沒問題的，但須緊記你的父親，沒理性沒良心的父親！』母親常常用這句帶安慰而激動的話勉勵我。

四代同堂

小培

一提起家，心頭就像壓上了一塊鉛石，因為我雖然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家庭裏生活了好幾年，目睹過種種悲劇的演變，受夠了精神的苦悶和煩惱；但至今還不能把它改造過來！而且我也沒勇氣毅然的跳出這罪惡之淵！不過，那麼一天，總會到來的，因為別人都覺得家庭可愛，而我却感到它是可憎可恨的。

這個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份子的複雜與衆多是可想而知的，從祖父母以下分爲五房，因為父親是行四，所以我們是四房。我們一輩的人數佔着絕對的多數，但是因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所以並沒有甚麼爭執或意見，各種悲劇的主角與中心，都發生在父親一輩中，而以姑母爲中心人物。當第一個祖母留下了幾個兒子死去之後，就是現在的後祖母進門了；所有幾房媳婦，都是她一手經辦的，但是

她生性慈祥溫和，靜默寡言，所以沒有一個媳婦畏敬她。反當她是一個無用的人，百般地欺凌她，更談不上奉侍！她只生了一個女兒，相當的賢惠，刺綉、縫紉、烹飪都是她的能事，也曾讀過幾年書，可惜她嫁得很不如意；婆家既窮，丈夫又是一位她意想不到的糊塗蟲，她是舊禮教忠實的信徒——因此也就成了一個犧牲者，她又是一個絕對的命運論者，所以她除了暗自流淚，悲嘆命運的遭遇而外，並不抱怨他人，她仍然愛她的丈夫，像一般妻子應當愛她們的丈夫一樣。

當她的婆家宣告破產，房屋什物被禁封時，她在哥嫂們冷淡的譏諷中回到娘家。後來，她懇求祖父替她丈夫謀得一個職位，她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間房子，重新組織起家庭來。白天她來幫祖母操勞一切，晚上才回家，所以不用自己開伙食。這麼一來，閒話及種種意外的事就從此多了，何況她的幾位嫂嫂又都是很厲害的人呢；她們用圍攻的戰略，使她天天受着精神上的極刑。不過，她也同她母親一樣，是從來不知道反抗或辯爭的。我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她們母女二人

這樣能忍耐的好人了。

記得在某一年的元旦，東方魚肚甫白的時候，家中最忙的二人——祖母與姑母尚未休憩。而姑母正在客堂檯子上翻着表弟的一條新棉褲，她聽見隔室中我的一個堂弟在吵嚷着起床穿衣服，她就進去幫幫他的忙，這原是一樁極平凡的事，那知禍根却從此種下了。三四天以後，這位堂弟忽得了猩紅熱，於是他母親就說這是爲了大年初一觸的霉頭，因爲她認爲年初一翻褲子是不吉利的事；何況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日子，第一個跑進她房間的又是這位倒運的人呢，因此天天高聲罵着罵着，一直到他病愈爲止。

可憐的姑母，在這樣的環境中，刺激得太深了，所受的痛苦也太厲害了。她的眼睛就在每日的哭泣中散光而近視，她的身體瘦得如柴一般，她的神經亦幾度錯亂過，天啊！人生的苦茶那一天能從她口旁移開呢？

爲了利害關係的衝突，各列強亦有解體的一日。在對待一個可欺的弱者時雖

然曾一度合作過，但是相互間內在的矛盾，總無法久隱。因此，層出不窮的悲劇正多得很哩！兵家所用之策略：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分派間諜，那一樣沒有採用過？所以，這個家庭，真是一個碩大的舞台呀！

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裏，沒有一刻能使你的頭腦清靜一下的。每天都有着新的花樣，小孩兒打架會引起大人的衝突：這也是常見的事。此外，各房的傭人亦都仗着她們太太的氣派而幹着欺弱扶強的勾當……唉，單靠這枝笨拙的筆，怎能完全暴露它的罪惡與黑暗呢？真正的一切，還得靠大家根據這個簡單的敘述而加以細心的玩味哩！

無母之苦

孫霞

一提起家，每個人立刻會有一種舒適安樂的感覺，它能解除人們內心的寂寞，給我們無上的安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家是安樂之窠，無家可歸的孤兒是永不會享受着的。但是，家在我看來好似冷酷的冬天，使我得不到一些溫存，它好似暗牢，沒有熱氣，更沒有一些光線，它把我造成了一個被認為喜怒無常有怪癖的女子。

我也曾感到我的家可愛，兄弟姊妹互相愛好地玩着，慈愛的母親和並不怎樣嚴的父親來愛我們，無微不至，家庭中整日充滿了嘻嘻哈哈的笑聲，不過，這似乎是一場極短的夢，當我在六歲的時候，魔鬼帶去了我們的媽，不僅帶去了她，帶去了我們偉大的愛和充滿了快樂的家庭，換來了一個陰沉沒有生氣的家。

舅父對我說的話永遠深印在我的腦中：我的媽在養育子女和成家立業之下犧牲了，棄下我們兄妹五人，幼小得可憐，小妹妹剛生下，大哥只有十一歲，父親又年青，這是無可疑義的，父親決不會不續絃的，媽死了僅半年，新的媽就來了，從此我們就開始過新的家庭生活。

新的媽來了。她代替了我母親的位置，教養我們，父親把家庭的全權交給了她，我們亦在她的掌握下討生活。唉！叫我怎樣來敘述這一個新的家庭呢？繼母來了，又孕育了弟妹三人，她不許父親把她的兒女與我們兄妹排名；更不許僕人叫她女兒爲五小姐，要稱大小姐。假如有一只菜是她兒女所喜歡的，她就不許我們吃那小菜，放學回來後，她不許我們做功課，要領着她的女兒出去玩；但是成績不好的話，她又在父親面前說，這麼笨的人讀甚麼書，把錢晦氣，枕邊的訴狀奪去了父親對我們的愛。父親爲人精明能幹，他是一鎮之長，他有條有理的辦公事，解決鄉間的糾紛，可是一走到家裏，他又變得糊塗起來了。繼母的弟妹要錢

買糖果，總是笑嘻嘻的摸着他的袋袋，當我們要錢買書時，他常是嫌惡地說：『要錢要錢只有這麼幾來，沒有！』啊！這又誰能相信呢！我不是常看見他救濟外面窮苦的人嗎？難道他親生的子女在他看來已不及路上一個陌生的乞兒嗎？我真悲傷。現在我們爲甚麼不能從父親處得一些撫愛，我想問父親能不能像從前母親在時一樣的愛我們，可是當他把冷冷的目光向我一看時，我的熱忱凝結了，只剩下顆可憐畏懼的心。從表面看來家庭似乎還是可愛的，一到晚上，父親在講笑話，繼母拍拍抱抱她的三個寶貝讚美着告訴父親她的孩子如何的活潑可愛，屋中充滿了歡樂的笑聲，但是，現在，這天堂是不屬於我們的，這只是有着母親的那三個孩子才能享受的，而失去了母親的五個孤兒只能躲在屋角默默禱告上帝希望繼母再不要造甚麼話來告訴父親，說她們今天又作了甚麼錯事，讓她們受苦！

病中的人兒是需要安慰的，當我們兄妹中有人不舒服時，她永遠不進來看我們一眼的，父親若催促了她，她立刻厭惡地說：『我看了病又不會好起來，我不

是醫生，有甚麼看頭呢？』天哪！我真不希望她來看我們呢；我一見了她，我的心就緊張起來，我曉得，失去媽的孩兒是不應得到撫愛的。

二妹比我小二歲，當她在三歲時，生了一場很重的病，以致變成羊白眼。當母親死時，她已懂得媽是永遠離開我們不能回來的了，所以，當繼母來見面的時候，這毫無邪心天真的二妹，忽然說，『我的媽死了，她睡在棺材裏了。』她脆弱的小心靈，真不知道爲了這二句話葬送了她一生的幸福，爲了這二句話，繼母命她與僕人吃飯，一年四季，從不做一件衣服給二妹，間或親戚們見了不忍，送了她幾件，繼母還要把好的搶了走，她終日做着工作，有如啞口無言，受人驅策着的牛馬。爲了父母不愛她，僕人亦倚勢而欺侮她，她終日在她母子們的鐵掌下討生活，肉體的鞭撻作爲繼母賭輸了錢和她兒女們的洩氣的對象；繼母更以羊白眼看不清字來剝奪她讀書的權利。

繼母始終用了她一貫的毒辣主義，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來毀滅我們的幸運，

使我們永遠跌入苦海中，哥哥和姊姊留了二次級，在她的『不喜歡讀書，不要強迫他們』的口號下停學了；我沒有留級，她不能用這種口號來強迫我停學，但是，好一個殺人不見血的魔王啊！當我初中畢業時，她竟說女子多讀書無道理，最後終究又不是自己人，來打動父親的心。父親愛繼母是誰都知道的，又加上商人本來不甚贊成讀書的，竟公然點頭稱善，這真把我氣得發昏，殘酷的魔王，她摧殘我，摧殘我們姊妹五人，我們已成爲家庭中的眼中釘，多餘之物，我要問父親，爲甚麼要生我們呢？爲甚麼不叫我們同母親一同死？在一個得不到『母愛』，失去了『父愛』的家庭中的孩子是永遠吸不到新鮮的空氣的。

媽在成家立業和養育子女下犧牲了，我們該好自爲之，才對得起九泉下的她，但，我們該如何來做呢！事實告訴我們，只有奮鬥才有出路，懦弱的低首只有得着滅亡。對呀！我們該努力靠自己的手來幹呀！幹呀！

母親的痛苦

芽子

我的家庭很複雜。這個家庭終年都很陰鬱，家人之間有着很深的仇恨，沒有一點光明和幸福。它可以算是一個中國的典型家庭，它可以反映中國家庭中種種黑暗與痛苦，也可以顯示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更可以看出中國婦女的家庭的地位。

我生活在這個家庭裏，整整有二十多年。對它並不是沒有感情的。我相信我對父母的敬愛，對弟妹的關心，是非常深摯的。但是我願意坦白地把中國舊社會家庭中的一切黑暗，盡量地暴露出來，希望讀這篇文章的讀者，不僅是用欣賞文學的眼光來玩味，並且要用一種科學的態度來作個客觀的分析，作個社會問題的探討。我是素來喜歡研究社會問題的，我一向總是記述別人的身世，研究別人的

問題；這一次我願意把我自己的家庭問題的一部分摘要的敘述出來，給讀者做研究的材料。

(一) 父親和他的元配——父親本是鄉下人，祖父是種田的，祖母是祖父的續配，祖母只有一個兒子。所以父親從小很嬌養，起初種了幾年地，後來進私塾讀書，準備攷科舉，中狀元。他十七歲就結婚，這裏就是我所要說的『他的元配』。她比父親大五六歲，身材很高，帶着十足的鄉下姑娘的蠻強性格，像貌不很美麗。父親和她結婚不久，就爲了要攷科舉，離家到省城去讀書投攷，在省裏進了陸軍學校。數年後回到家鄉時，聽到許多關於她在家的風流豔史，甚麼稻田裏桑樹間種種調情的事，並且還找到她和村裏一個漢子發生關係的明證。從此父親不再愛她。如果不是爲了祖母的勸告，和傳統思想的關係，父親是要離棄她的，但是爲了這些，她就被『打入冷宮』了。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始，父親有了『重娶』的念頭。

那個時候，她已經生了一個女孩，兩個男孩。有許多人傳說，說這三個孩子裏面只有一個是父親的。因為這個原故，父親就和祖母一同到城裏來住，不再顧及家庭了。

(二) 母親痛苦的開始——母親是城市裏的大家閨秀，十歲起就沒有出過街門。她們姊妹四人，她行三。她兩個姊妹出嫁後，就輪到她了，她的姿色會傳遍那一個縣城。父親聞風後就託朋友們來提媒，那時父親已經三十歲，母親剛剛十七，在媒人的欺騙中，外祖父答應了這件婚事。因為媒人都說『前一個已經死了，這一個是續弦的』。母親奉着父母之命，相信媒妁之言，就許給父親了。她沒有見過這個『新姑爺』，只聽傭人說是一個又黑又瘦，一張小臉的鄉下佬，因此她會暗暗哭過許多次。

一直到結了婚後一年，她才知道她不是續弦。人們暗暗地熱譏冷嘲，說這位『姨太太』的長短，這就是她痛苦的開始。許多『鄉裏人』，父親的親友們，都

看不慣母親，都和母親合不來，因為母親是城裏的姑娘。城裏的年輕姑娘是不見男人的；偶爾遇到了，就低下頭往屋裏跑，從來不睬那些男人們——這是從小受的教育，學的規矩。但是鄉下人不是這樣；鄉下男女是很自然地在稻田裏談笑的，他們覺得母親有『架子』，瞧不起人，所以更侮辱母親。

(三)兩種性格——父親和母親是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父親是屬於『外向』一類的，母親是屬於『內向』的；父親生性多情，放蕩，一切都毫不拘束，年輕的時候作過軍人，也參加過革命，後來做了官，曾爲了審問某些案件，打死過人。他生長在南方，却流浪到過東北的黑龍江，他曾經裹着皮被，躺在馬拉的郵政車上，渡過廣大的沙漠。

母親是個沉默的人，從來不多說一句話，不作一件分外的事，在大庭廣衆談笑生風的場合中，她總是沉默着；她的儀容很恬靜，很美麗，她永遠是一副溫和的沒有表情的臉，你看不到她的憂愁，也找不到她的快樂，她就是這樣一個冷若

冰霜的女子。

父親有着非常熱烈的情感，愛與憎在他都是很強烈的。他的感情是常常變動的，他對母親也是一樣，常爲了一點小事就發怒，就咆哮，母親却始終很沉靜，常報之以沉默。

（四）婆媳衝突——父親的元配有兩個兒子，這是我的『哥哥』，這兩個哥哥在沒有出世時已經訂了婚，那是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在孩子還未生時，就講好了的。這兩個哥哥在十五歲左右都結了婚。那時父親的元配已經因病死去，所以母親成了他們的『婆婆』，她們和哥哥們一樣，當着母親的面說的全是甜言蜜語，背地裏却將她罵得一文不值。

二嫂比二哥年紀大，二哥有病，遵醫生的話，要和嫂嫂隔離，禁止房事。嫂嫂出嫁不久，身體健壯，性慾強烈，常爲此事苦惱。偏巧母親因小產流血過多，身體衰弱，所以父親和嫂嫂就發生了關係，當母親發現時，惱怒萬分，就開始不

顧一切，在家裏吵鬧，所以婆媳之間，更釀成冰炭不相容的衝突。父親總是壓迫母親，放縱自己的。後來經過母親多次的反抗，嫂嫂和我們分居了，這段糾紛，才告結束。

(五) 父子糾紛——母親生了哥哥和我，父親對待我們是非常嚴峻，有時甚至於是『苛刻』。他在家裏總顯示他的威風，一家人都對他『敬鬼神而遠之』。他以為『端誰家的碗，得由誰家來管』，家裏的人都是吃他的飯，所以都得受他的任何待遇。

哥哥大了，他進了中學，又升了大學。在中學時就有了一個愛人，他哀求母親要和這個愛人訂婚，母親又轉求父親；爲了得孫子，希望早早給兒子訂婚，於是父親也允許了。他們訂婚後來往甚密，每天嫂嫂放了學，總是到哥哥這裏來，深夜才去，遇到假期，他們更是朝夕不離了。父親頑固，看不慣這樣子，却又不好意思當面教斥兒子，總是背後向母親嚙噉，斥責母親說：『你生的好兒子，就

認識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他的命，他們每天在一起弄些甚麼？你說你這兒子還有啥用？……」一切都是母親的錯。

終於母親病倒了，在生產過多，體力衰頹，和這沉鬱煩悶的環境中，她常常流淚，常常痛哭，最後她患了心臟衰弱，和神經衰弱的病症。

*

*

*

以上的事實，可以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幾種問題呢？這用不着我來分析，讀者都會各有所見的。中國舊社會中婚姻不是由於愛情的結合，而是聽從父母媒妁之言，所以釀成了許多家庭的痛苦。而在那種男性中心社會裏，家庭裏有了痛苦，便全是婦女的痛苦，男子可以重娶，父親可以用兒媳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此外父子之間的衝突，是兩代思想的分歧，在別的國度中，也會有這些問題的。如果看過偉大的戀愛那本小說中的『三代的愛』的敘述，更可以瞭解這個問題了。

人生途上的駱駝

周少英

說到我的家庭問題，像是複雜，又像是單純。要談我的家庭問題，先要略述我的身世，和家庭的概況，由這兩者之中，就可把我的家庭問題的全部，反映出來。

我於三十年前生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專制家庭裏，因為我是長孫的長女，在懷着重男輕女之見的家長們，對於我的降生，並不歡迎，而且表示着厭棄的態度。在母憑子貴的時代裏，我母親不幸連續生了兩個女兒，因此她也遭受了許多笑啼皆罪，動輒招尤的慘酷待遇。我五歲的時候，我的父親也被迫遠走英國去謀出路；父親去後我們母女在家庭中所受的痛苦比前更多。不久，妹妹死了，我們母女倆在痛苦圈中足足過了九個年頭，父親才由英返國。為避免家庭糾紛計，父親

把我們母女遷到廣州去居住，同時送我入小學讀書。那時，我鑒於母親和許多婦女們，在家庭裏所受無知長輩的虐待，除了忍淚吞聲或懸樑自盡以求解脫外，絕沒有其他善法來解除自己的痛苦，因此，就覺得一個女人如果不能經濟獨立而去依靠一個男子或家庭來過活的時候，是沒有法子得到自由的。當我進了學校的時候，便覺得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時間是那麼長遠，費用是那麼浩繁，由我家的環境來看，恐怕不能從容不迫地讓我按部就班讀下去，於是想出一個躡等的方法來：每年在暑假期中，我就去補習英文數學，到秋季開學的時候，我便去別個學校，投考比原校較高的班次。如是下去，我終於讀了兩年小學，就考入初中二年級，翌年又考入高中一年級，學年終了，又去考進了大學預科。在考入大學那年，我父親經商失敗，宣告經濟破產；那幾年間，母親又先後生下兩個弟弟來，因此一家的生活，頓告困難，我的學業，不但無力繼續下去，事實告訴我，家庭的用度，也要急待着我分担一部份。我進了大學二年後，便託人介紹進一個師範

學校當教員，並在某日報社裏擔任編輯的工作；同時父親也在某縣政府謀到一個小差使。其時兩弟已到了入學的年齡，因此我們又要負擔他倆的教育費，這樣父女二人每月所得，差可維持一家的用度。次年暑假，我回到廣州，便和符君結婚了。符君是受過高等教育而富有熱血的青年，對於政治黨務等工作，很有興趣和熱心去參加，因此我的思想也受了他的影響，對於政治工作，也很有興趣去參加。婚後未幾，符君奉密令被派赴粵，任調查粵省民衆團體駐粵通訊員。其時粵省環境特殊，一切政權，均操在某當局的手裏而形成了割據的局面，所以被派赴粵省工作的人員，不得不採取秘密活動的方法，以免遭他的毒手。我呢，那時也幸運地進了某當局御用下的廣東省黨部裏工作，他們因為不知道我的政治立場，對我倒十分相信，坦然地令我負責辦理省婦女協會和各縣農會的一切事宜。我入省黨部工作，從事安內統一工作的進行，在某當局的偵探網裏都辦得相當順利，沒有甚麼危險，這樣一直幹了五個年頭，都是那樣平穩過去，不料霹靂一聲，某

位朋友被捕了。他被捕那天，剛巧我的丈夫也在座，無疑地是受了池魚之禍，同時被捕入獄。他在獄裏，自然是受盡慘無人道的酷刑，不必細說了。我當時懷着行將分娩的大肚子，眼見危機已至，故在某當局下令緝捕我的第三天，便棄職離省，而去香港，設法營救在獄裏的朋友，我到香港的第二個星期，就在精神痛苦中產了一個男孩。孩子還未週歲，我的丈夫和幾個朋友就被某當局殺害了。那時的痛憤情形，不是這枝秃筆所能形容的，在一切都已陷在絕境的時候，我也曾一度起過自殺之念，但我總覺得我的做人的責任還未了，所以咬緊牙根，負着笨重的十字架，大踏步地重上人生之途。喪事既畢，我懷着創痛的心，攜着弱小的孤雛，遠走南京，在某機關裏服務，直至某當局塌台，我才能自由地返到我底故鄉——廣州——服務。

溯我自初入社會之門，至廣州失陷之前夕止，在社會上鬼混，不覺足有十年長；我父親在某縣的工作，也是幹至某縣失陷時才停止。在這悠久的十年間，我

每年所獲有一千三百多元，父親每年也有六百多塊錢的收入。但我的父親，是一個現世紀中少有的人，他是絕無憂慮，秉性略帶遲鈍而又是一個極端固執和過於老實的篤信宗教者，家裏的困難，和我所遭受的悲慘事實，他全不放在心上，九年來他都將每月所得的薪俸，盡量地去做那無計劃，無預算的贈醫施藥，救恤貧人等善舉。對於他的妻子的生活費的供給，多者每月付回一二十元，但三元五元一個月也是常事，因此我對於那多病在弱的母親的經常醫藥費，兩弟的教養費，母親的應酬費等，不能不負起責任來盡量供給他們了。如此這般的費用，我每月至少也要負責供給他們五六十元，到了我的丈夫被害殉職後，我的責任更重了，一直到現在以至永遠，我是一個女盡子責，母兼父職的人。

廣州失陷以後，我祇得帶着簡單的行李，扶老攜幼的由廣州而至鬱南，而廣西的梧州，而大湟江。爲了母親的孱弱和別的原因，不能不按站停留多少時候，給她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樣經過了六個月的時間，終於到達了這生疏的廣西之北

部。我們的轉徙流離是爲着好好的保育孩子們，因爲他們是國家的主人翁，未來的建國使者，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我要盡力的教養他們，但我並沒有存着施恩望報養兒防老的癡念。今年我的長弟十七歲了，在高中一年級裏攻讀，幼弟年十四，也在初中一年級，現在都因轉輾遷徙的緣故停學了；我的孩子才五歲。對於孩子們的學業我想盡力供給他們，使他們都有一種專門的技能，但是否力從心願，就要看我以後奮鬥的情形良否而定他們的運命，因爲此刻我還是賦閒着。

我在家庭裏，一家大大小小的事——大的如孩子們的教養問題，小的如家裏的油鹽瑣事——都要我個人單槍匹馬的去奮鬥掙扎，替他們操心，家裏絕沒有一個人可以替我分憂的。我覺得我很像是隻人生途上的駱駝，我要任重致遠地邁步前進；我曾經過許多足以鍛鍊我底身心的事情，對於人生的苦杯，也曾很勇敢堅決地引飲下去；我雖有生不如死的痛苦，但我對於『死』沒有甚麼興趣，腦裏也沒有這種意念，因爲我要盡我做人的責任啊！

我回溯既往，除了痛悼我的丈夫的慘死以外，好像沒有甚麼遺憾和內忤，如要說有的話：就是十年來飢來驅我，心爲形役，使我沒有餘力和餘暇去學點專門的技能，由於內在的貧乏，使我痛苦憂慮，憂慮着我會被時代的洪流淹沒下去，永遠不得抬頭！我相信讀者之中，每個人的學問道德都比我好，看了我這篇文章以後，定能加以批評指導，使我有所遵循；這我是十二分切盼和歡迎的。

此
页
空
白

第二輯

我的婚姻問題

此
页
空
白

一個無靈魂的人

縵雲

我是一個有了丈夫的女人，也是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的母親。我結婚不過只一年多，在這一年多多的生活過程中，却很少嚐到所謂新婚的樂趣，我現在所覺到的人生意味，只有冷酷與失望。幾年來的磨折，已將我弄成一個無靈魂的人，行尸走肉而已。每天我只是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靜靜地等待死神來喚我。可是，天啊，我偏又這麼年青，我今年還只二十三歲，未來的時間正長，這悠久的歲月刑罰真叫我太難受了。

我雖然已結婚，現在却幾乎成了一個孤零的人，像一隻離羣失偶的雁，在黑暗中漫無目的地亂飛。有時使我興奮的，只是過去的回憶罷了——過去三年所身經的風波，像用刀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使我見了每件事物都會想到它們。

在這些風波中，我曾嚐到了許多人生的滋味，辛酸，甜蜜，痛苦，快樂……當我想到那些令我快樂的事，我就像一個久經飢渴的人，回憶他好久好久以前所享受過的美味一般，同時也更增加了目前的苦痛。

現在，我要將我的往事作一個坦白的敘述，因為這樣，我似乎可以將我沉重的心鬆解一點似的。不過在未說我的經歷以前，我得將我的身世簡單的交代一下，正如舊劇中的人物登場有一段自我介紹一般。

我是一個鄉下的姑娘，僅僅受過小學教育。但是幸運得很，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芸姐，她是我的堂姊，是一個高中的畢業生。她給了我好多機會念書，她教我怎樣讀小說雜誌詩詞，因此我也獲得相當的智識。我父親是一個小學的教師，一個優柔寡斷的好好先生，快到五十歲了。母親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抽烟、打牌、吃酒、不良的嗜好一應俱備，做事愛專斷亂來。我是在兄弟姊妹六人中僅剩的一個，其他都在童年時夭折了，這當然要歸咎於我母親的疏忽。我的家

庭很困乏，沒有產業，也沒有錢財，所恃的是父親每月少數的薪金，來支撐全家的生活。

我不幸的種子是我母親替我播下的。是在我十九歲與二十歲之間，我母親以數天的功夫，包辦了我的婚姻，將我許嫁給一個又傻又粗魯的表兄——我姑母的長子。事前我一點也不知道，等到一切辦妥後她才通知我，意思是叫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吧了。我真是遇到了一個晴天的霹靂，我還沒有聽完母親的話，我的頭都昏了，耳朵裏只嗡嗡發響。等到我定了一會神之後，我就痛責我母親作事乖張，發誓不承認這件事，我向她提出嚴重的抗議。她只是用『木已成舟』這句話來搪塞我，後來我鬧狠了，她就說：『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對這些事都不害羞，做娘的還不是望你好……』於是我抗辯着：『我爲甚麼要害羞？這是我的終身大事，我的幸福，我不能讓你替我作主。』我這些話只能引起她的惱羞成怒。後來日子久了，她索性不理我所說的一切。父親又一向怕母親，對我的事也只搖了搖

腦袋，嘆了嘆氣，從未參加他自己的意見。

但是，我却打定了主意，我是作困獸之鬥的。

第二年春天，我因一點小機緣，到H城一位族兄家裏，幫他們作些瑣事，我只想等待機會擺脫那條鎖鍊。

正在這個時候，我的生活起了一個大改變。我在我的族兄家裏遇着了一位程姓青年，是一個高中畢業預備進大學的學生，他是我族兄的舅弟，一個優美的男子。似乎命運之神給我們註定了，一見了他之後，我就覺得他有一種吸引人的熱情，我心裏老默想着：我只要有這麼的一個男子愛我，我就是天下第一個快樂的人了。至於他呢？他也常常在注意我，有時我們的視線相碰時，我心裏總不禁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跳動，馬上臉頰泛上一層紅霞。我們後來曾經說過好幾次話，他很驚奇我，覺得一個鄉下姑娘爲甚麼會知道這麼多的事，特別是新的小說雜誌上的常識。

我知道他已對我在內心中發生了極大的好感，他的表情已對我洩露了他心中的秘密，但是我却始終保持着緘默。有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是在一個初秋的夜晚，大家都沉入了睡海中，黑青色的清空沒有一點雲彩，月光水一般地浸着樓房花樹，我獨自一人在涼台上賞了一回夜色，寒露的清涼正逼着我回房裏去的時候，我忽然一轉身看見了他。

『啊！你怎樣一個人在這裏？小心着了涼。』他這麼的向我說了一句，很關心的樣子。

『不要緊，今夜月色太好了，我正在這裏賞月呢！程先生還不去睡嗎？』我
有點不好意思。

『還早啊！我們就在這裏談談罷。』

我當然不好拒絕他，實在我也想在這萬籟俱寂時有個人陪我說說。他那夜似乎表現着萬分不安的樣子，在我們閒談時，他總似乎是想將話題引到某一件事上

去。後來他終於鼓着勇氣，向我半吞半吐說出他的真情來了，他向我求婚，他說我聰明美麗。我告訴他我已訂婚了，他似乎很失望；我可憐他那一股傻勁，我才又將我訂婚的原委告訴了他，他馬上勇氣百倍地向我說：『好，我願意替你幫忙，解除這種無理的婚約。』這是我第一次和一個男子談到愛情的事，我記得我當時害羞到極點；幸而是在月色朦朧中，我那緋紅的雙頰沒有給他瞧着，但我談話的腔調是囁嚅的。

幾天後，我們就商量寫了一封信給我姑母，否認那件無理的婚約。這件事不到半月就傳遍了我那小小的全村，大家都談論着：『縵雲要和她表兄解除婚約了，張大嫂，你知道嗎？』『我想，她一定有個男人在替她撐腰。』『唉，何三嬾，如今世界真不像話，鄉下姑娘，也鬧甚麼婚姻自由，偷了漢子偏說戀愛。』我們的關係不久也被人家知道了，外人對我們的謠言更是愈來愈盛。首先來制裁我們的是我們雙方的家長，我的母親特別不遠數十里來且城逼我回去，可是被我

的決心拒絕了。他的家裏從父母兄姊到他的妹妹都一致反對他的主張，他們都認爲我是一個無知的鄉下女子。他的姐姐更非正式的對我下了逐客令；幸而他與他的姊丈商量，由他姊丈供給學費，將我送入了一個職業女校。因此，我又得有機會過學校生活了。我受了這次的刺激，我很能發奮向上，我曾在校內造了兩次第一名的紀錄。

我的學校生活總共不到一年。到學校裏來，除了我們兩人加上他的姊丈外，誰也不知道我這位鄉下姑娘已變了一個女學生了。家裏的人也不來追問我的下落，大約他們已不再理會我這個忤逆的女兒罷。可是我個人却在這短短的期間享盡了人生的快樂，雖然我像一隻野兔般偷偷地過着，我却毫不感覺着孤獨，我知道在世界上只要有了他，我是不會害怕的。我已將我的一切交給了他，我愛他，我順從他，我簡直像他的一隻馴服的小羔羊，因爲我信任他啊！同學們誰也不知道我是一個鄉下人，她們只曉得我有一個少年英俊的男子作我的愛人，我成了她

們妬羨的中心。在公園裏，在小河邊，在明月下，在大森林中……到處都有我們足跡。有時我們坐在小河的沙灘上，看那千變萬化的彩霞，穿梭似的水底游魚，晚上還有浸沉在水中的圓月，天上的星星在淡雲上浮滑着，有時也衝出雲圍來向我們狡慧地眨眨眼。我靠着他的肩頭，低低切切甚麼事都談到了，真是兩小無猜的。有時我們擁抱着，吻着。我們心裏甚麼都沒有，除我愛他，他愛我之外。我真要仿着李後主的口吻，向大家說：『快活如儂有幾人』啊！

命運之神是會捉弄人的，他不願一個人會永遠的快樂下去，當你太樂的時候，他馬上也許就給你一點苦頭嚐嚐，像是叫你別忘了世界上有痛苦這回事。我就如受了這種愚弄。我的樂園已給人發現了，被一個與我無怨無仇的女人發現了。這個女人是我的族姊，是我那位族兄的嫡親姐姐，她是一個懷着嫉妬，刻毒，潑辣心理的女人，她那雙眼睛就洩露了她這種性格。她在發現了我正在快樂忘憂的時候，她竟不惜費老大大功夫，用她那三寸不爛之舌對她的弟弟盡力挑撥

離間，所以在我第二學期終了的時候，我那位族兄就停止了我的學費供給，同時程家也對他的兒子加嚴了監視，並還說我引誘他，敗壞他的名譽。這一切我只有忍受。

我廢學了，住在H城一個伯父家裏，但是我那未經正式結婚的伯母却又視我若眼中釘，給我一些難受的諷刺。我只是想等我的愛人在最近不久會替我想辦法，我忍着目前的苦處，對於未來我總是抱着老大的希望，我總還覺得這個世界對我還是含着微笑的，充滿着希望的。但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的消息還是杳然，我的希望像一隻油將盡的燈火，逐漸暗淡，暗淡了下去。不過我還是原諒他，我知道他家裏的情形，也許他現在正在渴望我，然而他受了他的父母的監視。我沒有辦法，我只有暫時回家去，我希望着：也許我的父母會原諒我吧？因為他們畢竟是生我養我的人。可是，天啊！他們對我也似路人一般，當我跨進家門時，我忘記了我的旅途疲勞，我從心的深處很親誠地喊了一聲爹媽，他們回答

我的却是冰一般的沉默，連望也不願望我一眼，我呆立在他們前面，我的神經好像失了主宰似的，我機械地走入了我的臥房，倒在牀板上痛哭了一場。

回家好幾天了，從前常常向我問暖嘘寒的父親，（母親對我老是馬馬虎虎的），現在連吃飯都不喊我了，從前和我很好的姐姐妹妹，像我是一隻有毒的蛇蝎似的，對我畏而遠之，芸姐一向對我是特別要好的，她是我一向認為有理性的女子，現在也不來看我，我知道這裏也非我的地方了。無可奈何，我只有又重回江城，我寫信給我的愛人：我求他設法給我安排安排，我一封，兩封，三封……的信都像沉入大海的石頭一般，我想也許是被他的父母收到扣押了。可是我非找到他不可，我只得硬着頭皮，冒着恥笑，到他家裏找他去，前後也有五六次，看門的總說不在家，最後我留了一封信託他交給他。第二天下午終於收到他一封回信，我真是喜歡得發狂了，我用戰慄的手拆開，裏面有這樣幾句話：

「你說你前後給了我七封信，奇怪，我一封也沒有收到。今天聽看

門的說你來了好幾次，並且給我一封你留下的信。這些時我真忙，昨天才從姑母家啓程回來，累你跑了好多次，太抱愧了。至於你的事，實太難辦，我全家都反對我的主張，我實在無能爲力。我也想了想，假使真勉強作成了一件大家不高興的事，也是太不合理，我們不如趁早打斷我們的關係，以免日後多生枝節，誤了你的青春。以往的事，我認爲都是瘋狂，但是既然過去了，也大可不必重提。你還年青，希望你對你的前途善自珍重……」

我看完了這封信，我並沒有流淚，我的淚已給憤恨，羞愧之火燒乾了。我只覺得心裏空的難受，我恨；恨誰？恨我自己錯認了人。前途又是渺渺茫茫，以往的幻夢中的美景像一陣烟樣的消失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現在怨誰呢？

事後我才知道，他已與一個和他家門當戶對的女子結婚了，當一個無力的弱女子向他求援的時候，他正擁着他的新婚之婦，已樂不思蜀了。我這才知道他是一懦夫，他欺騙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然而他却找了很多的託詞來掩飾自

已。他毀滅一個女子的名譽，靈魂和肉體，他還好意思對她說出一些可鄙的話。就在這事發生了後不久，我又給命運之神作弄了一次。在我一個同學家裏，我認識了一個男子。他又極力向我獻殷勤，我也不記得他曾給我寫了多少信，每封總是那一大套，像許多亂七八糟的愛情小說，情書一束裏抄來的肉麻話，這也許可以叩開一個毫無經歷的少女的心門，而對我却沒有多大的影響，對於這些事我只像一個人吃甘蔗，先嚐了近根的半截再嚐上半截一樣的無味。

但是，我却接受了他向我求婚的意思，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接受他的要求，只是我無辦法中的辦法而已。我知道我已是一個被社會丟棄了的人，被幸福丟棄了的人，被希望丟棄了的人，我受不了人們的蔑視，奚落，而我自己無力自主，我像是站在一條絕路上，三面都是深陷的懸崖，只有這一條狹窄的小道可走。

一年多以前，我結婚了，像林語堂先生所說的，爲職業而結婚，爲生活而結

婚。現在我對任何男人不願也不敢談愛情這件事。我丈夫我也敢担保他不是爲愛我而娶我，他是以男子的地位來購買我的青春，因爲我當時還算不難看。我知道我們這種結合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但是我是一個沒有地位，沒有受過中等教育，沒有錢財的女人，而且又有一個被人鄙夷的歷史，誰會真心愛我呢？

一年多過去了，我現在已離開了我的故鄉很遠很遠，我雖然不再受人的白眼，諷刺，可是我却似乎在一個冰冷黑暗的牢獄中囚禁了十年。先前他還對我假意溫存，後來就用蠻無理性的言語侮辱我。我像一個無力的小動物，我絲毫也沒有一點反抗的力量，我很貼服地忍受了他的一切的粗暴。可是我從未流淚，我已失去了感覺嗎？不，我的眼淚都向肚裏流了。

近來他更與前不同了，有時他滿身酒臭地回來，對我帶着不耐煩的神色吆喝着；有時一連好幾個整夜留在外面，他的行踪我也懶得追究，我們已是貌合神離的夫妻。每當天色晚了，我常是伴着我的小孩子；孤燈如豆撒出昏黃的光來，將

我影子慘淡地貼在牆上，世界靜得像死了一般，只有幾陣颯颯的秋風給帶來幾聲啞啞的孤雁的哀鳴。偶爾攬着鏡子看看自己，我總是驚訝不置，我那昔日的健康身體怎樣會成了這麼一個形狀呵！

相反的兩極

藜輝

『戀愛是神聖的。』『由戀愛結合的婚姻才是滿意的。』這些話在我尚在初中裏讀書的時候就在我心裏生了根。隨着青春的活躍，並偶爾胡亂的讀一些時下的小說，更認為這些話是天經地義了。一個個甜蜜的夢接着在我心裏生長了出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簡直和我的心隔開了一條鴻溝；有時在家鄉聽人談起，就好像聽一個前朝的故事，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容，以為它已和人們的實際生活隔離得太遠，現代的青年是不會再受它的洗禮的了。

父親逝世很早，我唯一的哥哥又在我快在初中畢業那一年離開了我們，沒有為母親留下一個孫子。母親是一個舊式的婦女，娶兒媳婦，抱孫子就是她的傳統的思想和一生的願望，現在她零仃孤苦了十三四年，得到這樣的結果，當然對她

是一個強烈的刺激，要注意到我的婚姻問題了。媒人漸在我家裏出入了，每次的來信亦露出要我訂婚和結婚的意思來。當時我完全未介意這一回事。『要做現代青年』的這幾個字已經刻在我心上，我認爲母親這樣是好管閒事，我絕不會贊成她的主張的。婚姻是人生最基本的大事，應有個人的自由，一轉念間，把信向字紙篋一投就算完事了。

在這年的冬天，我回家裏去過寒假。夜間圍爐取暖的時候，母親常用那種極慈祥的眼光注視着我，對我說家裏的人少，很寂寞，並說她年紀已漸高，家裏的事越發無心照料了。我不作聲，老是用眼光釘着爐中熊熊的火。母親把頭抬了一抬，看看壁上掛的滿尺大的父親的遺容，像很失望的樣子，又把頭低了下來，似乎在乎悄悄的流淚。

『母親，家裏不是有嫂嫂陪着你老人家嗎？』我用極自然而又很堅決的口氣說：『我還太年青，我想我還是遲幾年才談婚事的好。』

『但你哥哥沒有留下一個孩子哩！我苦了這樣許多年，……』

『那末，瑛，你老人家覺得怎樣？』

『我們是甚麼樣的一種人家？並且她母親的規矩怎樣？你爹爹說的成家立業應是正道理。』

『我還太年青，我想我還是遲幾年再談婚事的好。』

一面是母親的眼淚，一面是理想的夢境；在我心裏綜錯不定。在初中裏與我同級的瑛，和我常通信而覺得很滿意的表妹，母親既無半點承認的意思，我又祇好發孩子氣了。我總覺婚姻是決定人一生幸福的東西，必須經過戀愛的過程，在學問相當和互相有深刻了解的條件下，來謀解決。想着自己還要上進，前途似乎還遠大得很，欲望上又生出慾望，認為現在就輕易的把婚事解決掉，實在可惜。於是以後母親每次提到我的婚事時，我總藉辭推托掉。

夏天我得到遼遠的北平去求學，我現在有婚姻自主的機會了，我快樂得幾乎

要發狂！一年半後，母親來信說很想我，要我回去一次，我當時堅決的藉故寫信去拒絕。唯一的原因還是我怕母親再向我提那麻煩的婚事。

智識和年歲一年年的增長了，母親也愈是衰老起來。社會的形色已漸污蝕了人白潔的心，我開始同情母親的遭遇，常常在心上秤秤許多的事，不會再像前任性的主事了。由戀愛結婚不見常有美滿的結果，悲慘的結局常在人心裏蒙上一層陰影。許多朋友由戀愛結婚的也在痛苦中過着日子，早年的思想已有些搖曳不定起來。遇到同朋友談到婚姻問題時，已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大大發揮自由戀愛的理論，祇好靜靜的在一旁聽了。自己也愈是疑惑起來。然而心裏還是認定自由結婚在理論上是對的。

六年流浪的生活如電一般的駛去，前年夏天我因母親病重，回到家裏。母親苦了一輩子，得到這樣的結果，想着她艱苦的把孩子撫育成人，又省下錢來讓我們求學，我的心也酸了，母親爲我提到婚事，我也不反對了。我總覺得很方便的

解決就好。母親是偉大的。在這個過渡的時代裏，不能太刻苦了你自己的母親。我當時這樣的想着。

去年夏天，由於一個中學老朋友的介紹，我就大膽的把婚事決定下來。事情的解決有點近於盲目，連這個女人像片，在婚前我都未曾看見，只不過憑腦子想了兩三晚上就完事。這樣輕易的決定，我事後想起來也覺得非常驚訝。然而人生的大事畢竟已告了一個段落。

這個女人，真的是同我前生就註定的姻緣嗎？我現在想起來都還覺得好笑。知識程度同我簡直不相稱，而且她的人品在事前我知道得亦不詳細。在婚期迫近的幾天，每天心裏總是熱烘烘的想，任何事都不適意。就像一個瘋狂的人，很後悔不該把這事情輕易的決定。偶爾想到現在的行動和早年的意志相隔得太遠，去經歷一個從未在心裏有半點影子的事，完全一點把握都沒有，害怕恐懼的念頭如潮一般的湧上心來。又想退縮，但似乎有一根繩子把我絆得緊緊，一點都動彈不

得。於是自己又把以前的意志修改一番，可惜仍找不出調和之點來。在失望的當中，祇好夢想着事實將不會是這樣的。

一個半月的蜜月生活過去了，心靈平靜得像一泓秋水，又是倦意，又是舒適。最使我感動的是她那柔和的性情，肅穆的舉止。久住在繁華嘈雜的城市裏的人，會喜歡樸實寂靜的鄉村，那好像是自然的事。起初我尚覺她有種種缺點，但不知怎的，到後來這些缺點都變做她整個性格中燦爛的明星，我愛它們，愛得幾乎要發狂。她臉上的溫存，美麗，在我所見過的女人當中，沒有一個比得上她的。她的態度和舉止可說是鄉村城市化的美，給你的印象不濃不淡，是調和，是快暢。

我同她相處的時候，我們總是互相敬愛的，我們就這樣開始培植起了我們的愛。許多事使你心情又是緊張，又是歡喜，愛的苗從心的深處吐露出來，真好像初戀時一樣。我們沒有在情感和行動上互相抵觸的事。我們彼此更加了解，沒有

虛偽，只有真誠，我們的心融合在一起了。

去年初冬的一個早上，我離開她，回到學校的懷抱裏來。當船兒從江岸搖出的時候，我的心簡直整個的破碎了，低下頭來，不敢看她佇立江岸凝視的情影。朝陽照得兩岸通紅，寒氣微微浸上人的雙頰，不禁使人抱怨了一聲：『天公太作弄人了。』

人性也是捉摸不定的啊！

這樣就經過了人生的大事。我以此嘲笑着自己，並嘲笑着我周圍一切的人。這好像是一個真理似的：『伸出你熱情的手，總會得到熱情的回答的。』

由隔膜到諒解

芳訊

我在去年夏天結了婚。無所謂婚禮，無所謂喜筵，無所謂賓客，無所謂新郎新娘。一對碌碌無奇的青年就這麼無聲無色地結了婚。跟着我們一起逃難的弟弟是唯一的證婚人，婚後一封信便是喜帖。空氣裏充滿了人糞豬糞雞糞的臭味，地板縫裏伏滿了噬人的跳蚤，這便是我們的新房。這樣，在逼人如火的炎炎夏日之下，開始了我們的新生活。

『結婚並是一件好玩的事！』是婚後的第一個感想。你瞧，有許多的破襪子要補，有許多的鈕扣要添，男人是如此的笨手笨腳，粗心大意。鴿籠大的房子總收拾不清，日常用的東西一天要報告幾次它的所在地。但是你說他真糊塗嗎？他可又嚕嚕噹噹地好管女人不願意他知道的事。他說：『我們兩人有甚麼話不好說

的？」唉，急煞了！

不同的身世，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個性，造成了兩個不同的人。雖說所受教育是相同的，可又各學各的東西。「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固然我們的結合是基於同情和了解，基於對人生共同的觀念，基於彼此間的信賴和尊敬，可是在許多我們以為無關緊要的小問題上，我們却不能互相適應。

「紅燒肉要擺臺，我從來沒有見過！」我說。

「味呀，你們福建人真是，放這許多糖！」他說。

「哈，這句詩真不錯」我說。

「好了，好了，書馱子，睡罷，時候不早了。」他說。

「出城到鄉下走走好嗎？」我提議。

「太熱了，鄉下也不穩當，還是在家裏休息休息好。」他反對。

「到老陳那邊去坐坐罷，」他提議。

『我不高興，那一副官老爺太太的臉！』我反對。

『你的弟弟妹妹（這時我的妹妹也來了）怎麼都不懂事？年紀也不小了。』他說。

『你那些朋友才真討厭，全是俗不可耐的東西！』我說。

『我們那邊人都這樣這樣做的』，他指導我。

『爲甚麼要照你們？江北老都是傻瓜，我們那邊人都那樣那樣做的，』我不接受他的勸告。

諸如此類，多麼的瑣屑，多麼的無謂！可是無謂會變成有謂，瑣屑會變成嚴重，大變動會起因於小事情，無關緊要的有一天會成有關緊要的。起初是口頭的調笑或無心的爭辯，漸漸地變成了習慣和有意的鬥氣，不愉快的感覺接踵而至，一重陰影便襲上來了。這是一個危險的時期——最初的三個月。

我的丈夫有濕氣病，一到夏天病發了，手足都不能下水；人又相當的胖，稍

爲走動一下便渾身大汗，於是『洗』便成爲我每日要事之一了。三餐不洗臉不用說了，還有擦背洗身，真是小保姆洗大嬰孩，要那麼小小心心詳詳細細的一部一部擦了又擦，擦了又擦，不許太輕，不能太重；這邊擦少了，那邊多擦了；屁股骯呀，脚臭呀！如此，如此，總得花上一個多鐘頭。等到我捧一盆黑水去倒時，自己身上已是一片汗漿粘成的怪物了。

除此之外，每日工作還有替同居小孩教書（盡義務的），洗衣，燒飯，打掃房子等等，家庭瑣事，應有盡有，就差個倒馬桶罷了。這在做慣的人看來是不足爲奇的，何況又沒有小孩子的麻煩。可是以做慣大小姐的我來做這些事情，的確感覺到許多困難，尤其難堪的是做這些事的確不是我之所願。我有我的志願，我的希望，我心中憧憬着另一種事業，另一種成就。一想到自己把寶貴的時間花在這種別人會做而願意做，但是在我不願意做而不需要我做的事情上時，心中真如火焚一般，有說不出的滿懷委曲。雖然自己回頭問心也覺得有愧，覺得太不能

耐苦，太怯懦了；可是有時總難免口出怨言，找他出氣。在他哩，又有滿腹的嚙嘛，有時覺得妻子太不能體貼他，原諒他。當初原說只求精神的安慰，而今却爲了物質的缺乏而不滿，可是回頭一想又覺得這難怪我，這完全是他自己的錯，是他對不起我。兩人心中都各有矛盾的心理在衝突着，兩人的感情也便隨着心理的轉變而轉變，忽濃忽淡，忽冷忽熱。衝突時是火山口上，是冰淵邊頭，隨時有崩潰覆沒之虞。和好時是風日拂照中，是春波蕩漾裏，誰也不肯離開誰。有多少次『離婚』兩字想說而不忍說，有多少次生活變成了苦海淚泉。有多少次牀頭的懺悔，深夜的誓言，……太多了，太多了。

三月之後因我丈夫職務的遷移，把家搬到新省會來。『好了，到省會做太太去了！』是一般人的推測。可是到省會做太太真不是甚麼好玩意兒。因爲『新』便甚麼都是舊，提菜籃上街既不雅觀，穿布底鞋子也不是漂亮，房子又低又小，密不通風，紅馬桶是那樣的礙眼礙鼻。廚房是二尺寬的走廊，牀舖是破板。可是

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的生活却漸漸從崎嶇的山路走上了坦途。

在這裏有和善的同居，有不很麻煩的房東；又有幾個痛痛快快的朋友，和客氣氣的親戚。在這裏我找到我所歡喜的職業，漸漸的所有的煩惱，無謂的唇舌，無端的猜忌都消除了。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去專心去注意，便沒有工夫去顧到那瑣細的小事了。而且我一星期中有四天不能住在家裏，因此我們便不能每日相見了。有別離才曉得相聚的時刻是甜蜜的，是寶貴的，誰都不願意去破壞它。我們又開誠佈公地談了幾次話，討論我們過去的缺點和今後的改善，漸漸的我們發現兩人之中是那麼的事事都好商量。我們漸漸懂得謙讓比固執好，妥協比吵鬧好，雖說夫婦之間用不到客氣，我們認清在這混亂的世界裏，夫婦之間必須合作。有甚麼關係能比夫婦的關係更密切哩？我們不能讓人家恥笑，不能讓那些吹毛求疵的人找出我們的弱點。漸漸我們學會了讓對方發展自己的個性，不要去干涉他，同時在可能的範圍內幫助他，也許我們在事業上會處於敵對的地位，可是

在家庭裏絕不提那敵對的事情。他做他的官，我教我的書；我做我的文章，他算他的賬；他讀他的會計學，我念我的絕妙好詞，這有甚麼相干哩？我也可以學學打算盤，他也可以試試唱幾首歌；我也可以勉強跟他的朋友們敷衍，他也可以時常到我那世界裏去參觀參觀，這不是很有趣嗎？我們現在看清了彼此的長處，也明白了彼此的缺點，男人多數有點自以爲是，女人多有點態度不分明。讓男子放棄他那丈夫的尊嚴，女人拋掉她那扭扭捏捏的態度，事情便好辦了。我們覺得家庭能夠和睦，丈夫的尊嚴也自然而然地能夠保留；同時生活上的順利痛快，又何損於女子天生的溫柔嬌媚之美。

如何是好？

李薇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走了二十六年了。那是一條康莊平坦的大道，沒有荆棘，沒有漚泥，沒有石頭絆足。我無憂無慮地生活，猶如一個搖籃裏的嬰孩。無論下雨落雪，在我是一樣的陽光滿天。我沒有疾病纏身，攪擾心靈的安靜；我沒有奢侈的嗜好，爲不能滿足慾望而煩惱；我沒有丈夫，因爲意見不合而反目吵架，或因外遇而鬧得翻天覆地；當然，我沒有子女成羣，噪鬧啼哭，還得擔心他們的病痛；最後，我更沒有情人，讓那戀愛的蟲攢心攢腦的，叫人一時快樂，一時憂愁。

誰不羨慕我呢？快樂、自由、有吃、有穿、有父、有母、還有兄弟姊妹。我的臉生得夠端正，我的腦子也不錯，我真可稱爲『天之驕子』了。

然而，最近我突然發覺我走路沒有以前那麼輕快了；遲緩、躊躇、沉重，正像我的心。爲甚麼呢。我不得不把時代的巨輪倒轉推一推了。

不久以前，有位已婚的朋友向我談起『我的婚姻問題』，她詳細地解說獨身和遲婚的危險及困難，多少人生的樂趣被削少了，幸福被褫奪了；她對這問題的重視和嚴肅的態度，起初笑哈哈漠不關心的我也被嚴肅化了。

現在，這問題日夜纏住我的腦子。

使我驚訝的是：這問題並非初次人家向我提起，何以我從前竟一刻也沒把它放在心上呢？這突然的發現真使我瞠目不知所對了。

母親和父親早就擔心我的終身大事了；那一個父母不是這樣呢？記得——啊，現在翻開舊帳簿才記起——是五六年前吧，母親曾對我說：

『再過二年你畢業了，現在該留意自己的事，畢業後好結婚啦。一見我大笑起來，她說：『難道你不要結婚，還想讀大學？』當時我心裏想：母親真的太性

急了，性急得叫人快要笑掉牙齒。不要說我還有讀大學的野心，現在，中學尚有二年未讀完，便說到這上來！這事真的一點也不用提及！所以：我笑嘻嘻地說：『還早哩！』一脚便把這事踢開了。

但是，母親並不就此作罷。到現在，她也曾幾次提起。有一次，她似罵非罵的說：

『你們這班人現在算是文明了，自由了，要結婚不結婚，父母也管不着了。我一提起，就說還要讀書呀！還要讀書呀！我看你讀飽一肚子書，去找甚麼了不起的丈夫。年年都說還早，還早，這麼大年紀了，還不知道。中學給你讀完了，又學得一手鋼琴，現在，又說要等鋼琴畢業了，才談到結婚。這樣畢業了，又要等那樣畢業，甚麼時候才畢得完呢？一等，二等，年紀大啦，本事高到天去，有甚麼用呢？人家可不等你呀！你就不肯好好兒聽我的話！』甚麼甚麼的，許多。

真的，每次母親一提起，我便掩着耳朵不要聽。我真不明白母親爲甚麼這般

着急，就好像不早些結婚，遲些便沒有男人了似的。而我呢，總以為學業最要緊，讀書的時候祇管讀書，結婚的事實在無暇顧及，而且也不應顧及。學問有了，怕沒有丈夫？到要結婚的時候再來談結婚也不遲呀。母親着急的態度倒叫我暗地裏笑個不止。想到結婚，做母親，——啊，這簡直不可以想像，原因是：我自己還是小孩哩。

就是這樣，我無憂無慮地生活着，一年過了又一年，從不把『婚姻』二字放在心上。我一直酣睡着。

可是，我的朋友的話將我驚醒了。她說：

『你不要以為讀飽經書便甚麼都容易了；你以為人家都站在你旁邊，等你要結婚的時候便在他們當中挑選嗎？啊，世上可沒有這回事！像踢球一樣，你得追它，球本身並不來就你的。但你，從來是不肯向這問題看一眼，當幾個人聚在一處，談論起這事的時候，你不但參加意見，而且一聲不響，快快走開。你怕，

你有意或無意地規避它，你不敢正眼直視它。你願意永遠做小孩，這樣避掉你所應負的責任，說得難聽些，便是懦弱。……你說學業最要緊，是的，學業誠然是要緊的；但是，認識幾個男人並無妨礙你的學業呀，是不是？中國是個早婚的國家，二十五至三十歲的男人早就做了爸爸了，所以，要找一個三十以外的未婚男子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我並不是贊成早婚，太過早婚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然而，你的年紀呢，也是結婚的時候了。本來，你如已經有了『意中人』的話，你們願意多等二年，那也不遲的。可是，糟糕，你連影子也還沒有呀。』最後，她罵了我一聲『糊塗蟲』。叫我快些睜開眼睛，不要再酣睡下去了。

啊，啊！這真是一個難題！我聽過的和在書上看過的都是些婚後的問題，或者些舊式婚姻的不如意等等，像我，生長在自由的氣氛中，婚姻也成爲一個問題，這真是！

起初，我四方八面的替自己辯護，替我的懦弱辯護。我不願意讓她那樣說。

可是，有一天早上，天還未亮，我就醒了，外面刮着風，本來，我還想多睡一會兒的，可是怎樣也睡不着；我發覺我的腦子已經在跟那風賽跑了。我從來不曾遇過甚麼問題；我上面說過：我所走的是平坦的康莊大道；現在，突然的，石頭擋住了我的前進！於是，我焦急了，我彷徨了。我的眼睛望着帳頂，在那上面寫滿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天亮了。風也停了，我的腦子跑得倦極了。

『噢，舊式婚姻不是很好嗎？聽憑父母去作主不是省事得多嗎？』我心裏這樣在羨慕着。

突然，我聽到一個笑聲。『我現在還不把你捉着？你還不承認？哈哈。懦怯！懦怯！躲避現實的家伙。』

該死，該死，一萬個該死，我沒有話可說了。

那聲音笑得很厲害，我不能再這樣躲躲閃閃的了。我決定把阻住前進的石頭

搬開。我相信並不會怎樣難的，只要先下了決心。天下無難事，只要你有意思。

*

*

*

後記：這篇東西看來很似報紙上的徵婚之類，請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竟跑到雜誌上來徵求夫婿了。我寫這篇東西的意思是因為有不少女孩子是像我一樣的耽擱着這件事，我就有二位這樣的朋友，讓她們不要站着等人來找她，她們應該自己去找他們！

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西風社徵文
當選第一集

樊籠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西風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五

★紙價飛漲暫加三成發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737R

